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16

兩棲人

亞雷克桑德・貝烈耶夫著／葉振聲譯

國語注音

兩棲人

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16

THE AMPHIBIOUS MAN



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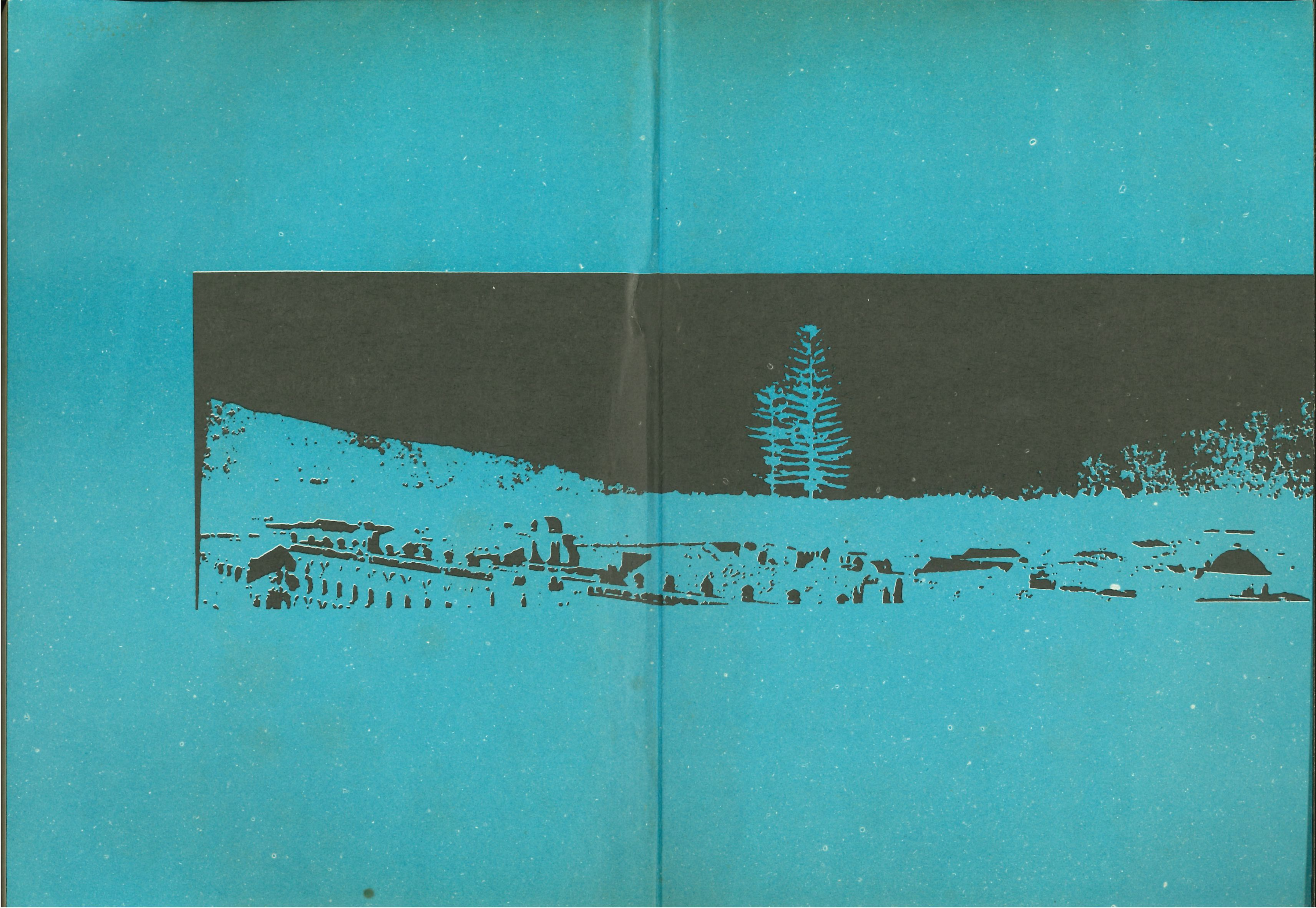
譯者：葉振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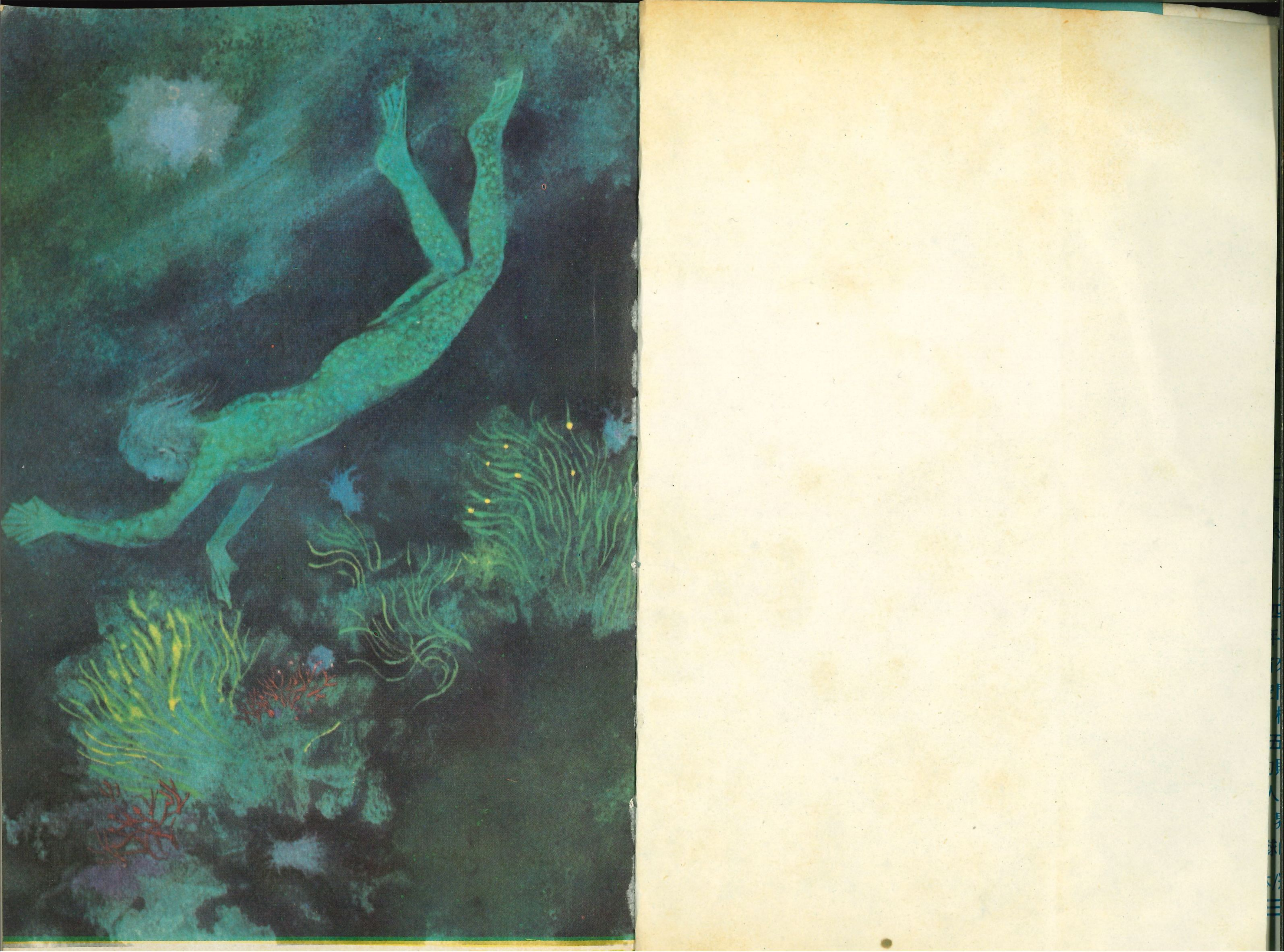
出版者□大衆書局□高雄市五福四路一四六號□郵政劃撥儲金帳戶四〇〇〇一號□電話（〇七）五五二七六六號□發行者：大衆書局□發行人□王餘德□本局業經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登記字號局版台業〇五四五號□印刷者□美光美術印刷廠□台南市塩埕七號□

67. 7初版

特價四十五元







前言

在所有生物中，有幾種被稱爲兩棲類的動物，牠們非但能夠在水中，同時也可以在陸地上生活，例如青蛙、蠑螈和鯢魚等，都屬於此類。

據說地球上的生物，最初是在海中產生，爾後才逐漸進化爲在陸上生活的動物；至於兩棲類，則是以陸上生活爲始之最初的脊椎動物。由此可見，兩棲類並非高等動物。然而，話又說回來，要是人類像兩棲類一樣，能夠在水中，在陸上自由自在的生活，該是多麼奇妙呀！不管怎麼說，地球上海洋畢竟是比陸地廣大的。

然而，這個世界並不見得樣樣儘是美妙的；總而言之，請閱讀這篇兩棲人的故事吧！

目錄



兩棲人

THE AMPHIBIOUS MAN

海中魔鬼

悶熱的阿根廷夏夜來臨了。在漆黑的天空中，星星正滿佈在天空閃爍著；美多薩號已拋下船錨，漂盪在海浪上。除了浪潮聲聲外，海面上一片寂然。

在美多薩號的甲板上，撈取眞珠的人赤裸著上身，到處橫臥著；每個人均因疲於白天的工作與炎熱的太陽，而睡得沈沈的。

水手們時而迷迷糊糊地站立起來，搖搖晃晃地走去喝水；只因喉嚨乾渴的不得了。由於水中的壓力很大，因此白天潛入水中工作時，什麼也不吃；只好等到天黑回到船上後才吃飯，而飯菜也只是抹上鹽巴的魚類罷了。

夜晚，正是印第安人（南美的原居民）巴魯塔薩爾在船上值班；美多薩號的船長是佩多羅·茲利達，而巴魯塔薩爾則是茲利達的最得力助手。

巴魯塔薩爾在年輕的時候，就是個撈眞珠的能手。他能夠潛進水中較諸常人有兩倍久的時間。

「若說爲什麼？這卽是從小鍛鍊出來的呀！」，巴魯塔薩爾經常向撈取眞珠的年輕人說

。「我大約在十歲的時候，便被送到一個叫保薩的人那邊去學習撈真珠。保薩那兒總共有十二個學習的小孩。這位嚴格的老師將白色石子丟進水中命令道：『潛下去，給我檢起來！』。一檢回來，接着又丟進更深的地方。如果在水中感到難受，沒有拾起石子便浮上來的，必會遭受嚴厲的鞭打，或像小狗似地被丟進水裡。『喂，再檢一次！』。他就是這樣嚴格的訓練我們，使我們學會潛水的。

接下來，便是長時間潛在水中的訓練。這種訓練也是非常辛苦。大人潛入海底，先把籃子緊緊地綁在船錨上；然後要我們解開它，將它帶回船上。繩子可不是隨便就能解開的喲！可是，若沒有帶著籃子浮上來的話，就得遭受一頓毒打。總之，我們是經常被挨打的。忍受不了而逃走的人很多，所幸我能熬過這段痛苦，而成為這一帶最優秀的撈真珠者。」

一上了年紀，巴魯塔薩爾不再從事打撈海底真珠的危險工作；巴魯塔薩爾的左足曾被鯊魚咬到，變得無法彎曲；他的側腹也被鉛錨的鐵鏈鉤到，現在還留著很大的傷痕。於是，巴魯塔薩爾在布耶諾愛雷斯開了一間小商店，販賣真珠、珊瑚、或貝殼等等。然而對在海上長大成人的巴魯塔薩爾而言，陸地生活實在非常無聊，所以他仍經常乘坐撈取真珠的船隻出海。

所有真珠業者都很賞識巴魯塔薩爾；因為這一帶再也沒有像巴魯塔薩爾那麼清楚海底情形真珠所在以及一眼就能分辨真珠好壞的人。

巴魯塔薩爾坐在木桶上，閉眼悠閒地吸著煙；四周一片寂靜，只有聽到海浪聲以及睡覺着的人的鼾聲。

突然，從遙遠的海面上傳來奇怪的聲響；巴魯塔薩爾睜開眼睛，覺得好像聽到有人在吹角笛；同時又聽到「啊！」聲，一個很有精神的男子聲音。

同樣的聲音又傳來了。

此種聲音不同於船隻的汽笛聲，也不像溺水人的哀鳴聲。巴魯塔薩爾走到船邊，凝神注視著黑暗處，結果什麼也沒有。巴魯塔薩爾用腳踢醒一個躺在甲板睡覺的人。

「喂，正在吼叫著的，一定是那像伙沒錯。」

「什麼都沒聽見呀！」

那人一面揉揉眼睛，一面站立起來注意傾聽；那時候，像角笛似的聲音以及「啊—啊！」的叫聲，又劃破了四周的寂靜。

「沒錯，一定是那像伙。」

那人如此說道，害怕地顫抖起來。

其他的人也接二連三地站起來，同時聚集到掛在桅桿的燈火下；角笛聲與叫喊聲，再一次由遠處傳來，不久便消失了。

「正是那傢伙……。」

「（海中魔鬼）呀！」

漁夫們互相耳語著。

「不能再此地拖延了。」

「那傢伙比鯊魚還可怕呢！」

「趕緊叫船長來！」

一陣腳步聲，船長茲利達打著呵欠走到甲板上來。茲利達赤裸著上身，在長褲的腰帶上配掛有手槍。

「怎麼回事？」

茲利達粗壯的聲音以及穩重的腳步，使印第安的漁夫逐漸穩定下來。

每個人都爭先恐後地說著。

巴魯塔薩爾以手勢抑止眾人的騷亂，然後向茲利達說道：

「剛才，那個……聽到（海中魔鬼）的聲音哪！」

「神經作祟吧！」茲利達睏倦似地回答。

「不是的，大家都聽到了。」

「像那樣又吹角笛，又叫喊著的只有（海中魔鬼）啊！」

「我們非得趕快離開這裡不可。」

眾人七嘴八舌地嚷道。無論茲利達怎樣平息，騷嚷只有愈加厲害；眾人顯得非常害怕，而又興奮。

「好，我知道了。既然如此，我們天一亮就立刻起錨出航吧！」

茲利達勉勉強強地答應道，然後返回自己的寢室。

現在睡意已全消，茲利達點燃了香煙，在房間裡面走來走去，腦海內思考著最近出現在這附近，威脅著漁夫們的怪物。

雖然尚未有人見過，但是，海上出現了怪物的傳聞早已在漁夫們之間傳開了；漁夫們又好像担心被怪物聽見似的，常常竊竊私語著。

聽說那個怪物雖然常做壞事情，但有時候卻也會幫助人們。老一輩的人都說：「這是海神；每千年一次從海底出來，以懲戒地面上的壞人。」教堂的神父們則對有這種迷信的西班牙人威嚇的說：「這就是（海中魔鬼）；由於大家沒有在教堂祈禱，因此怪物才會出現的。」

這些謠言一傳十，十傳百地傳開來，最後傳到了布耶諾愛斯。報紙不斷地刊載（海中魔鬼）的事情，例如漁船不知緣由地沈入海底，漁網被弄破，好不容易捕捉到的魚兒消失等等，這些完全是（海中魔鬼）在作祟。其中也有人說，（海中魔鬼）把大魚丟進漁船，或救助沈溺的人們等。

至少有一個人是眞的被幫助過的；聽說那個人被海水淹溺而即將沈入水中時，不知誰將他背在背上，並游至岸邊將他放下。

而奇怪的是確實見過（海中魔鬼）的人，卻毫無一人。因此，也沒有人知道那奇異的怪物長成什麼樣子。當然也有所謂見過的人，這些人或說過這隻海怪長著角，或說像山羊似的長著鬍鬚，或脚像獅子，或像大蟾蜍等等各說各話。

在耶諾斯愛雷斯市的警察，起初只當這些謠言是某人想像出來，而未加理睬。

爾後，漁夫們的不安愈來愈劇，停止出海的漁夫也日愈增多，慢慢地城裡便無法買到魚了。至今，警方才決定調查這些傳言的根源。沿岸的警備汽艇分散各處，在附近的海面及海岸到處搜索了兩星期，結果只抓到幾個散播謠言的漁夫而已，（海中魔鬼）卻連個影子也沒看到。

於是警察署長便發出公告：

「（海中魔鬼）這件事已調查清楚，一切只不過是無知的人所謠傳，這些人已遭警察逮捕。此後敬祈各位漁夫不要相信無聊的謠言，並請安心出海捕魚。」

這張公佈在短時間內還有效用，然而（海中魔鬼）並未停止牠的惡作劇。

有一天晚上，到遠洋捕魚的漁夫們，聽到小山羊的哭叫聲，紛紛吃驚地睜開眼；山羊不知什麼時候已坐在船上了，而牠到底從哪裡來，沒有人知道。約在同一個時候，其他漁船的漁網，也被弄得破碎不堪。

新聞記者對於（海中魔鬼）的重新出現大感震驚，便決定要請科學家來說明牠的真象。

許多的科學家也和警察署長一樣，不相信海中會有魔鬼，認為這一定是某些人故意的惡作劇。

當然，亦有反對此種論調的科學家。這些科學家們說：科學並無法完全洞悉地球上的所有生物；即使在海中，或許也還有意想不到的生物存在。

最後，為了結束這個爭論，便決定派遣學術調查隊，來做科學性的調查。

這個調查隊沒遇到（海中魔鬼），雖然發現了一些新事實；可是，這些事實卻無法當做（海中魔鬼）存在的證據。

調查隊完成了如下的報告書：

1. 在沙灘上的某些地方，有人類的細小脚印。這些足跡很奇怪完全由海中出現，並且又回到海裡。不過，即使坐小船靠岸的人，也會留下那種足跡的。

2. 調查過一些所謂在捕魚當中，被尖銳利物所割破的魚網，然而，若是被水中的岩石或破鐵片刮到，魚網也會有同樣的破裂情形。

3. 依據漁夫們所言，暴風雨的日子裡，有一匹海豚被打到沙灘上；後來那隻海豚在夜晚不知被誰又搬進海中；沙灘上留有足跡，以及很長的爪痕。雖是這麼說，可是，這也只能認為是某個人的惡作劇而已。

4. 關於小山羊一事，這一定是哪個淘氣鬼偷偷地以小船載來，然後放進漁船裡面。

以這樣的說明而覺得不滿意的人也很多；如果全部都是某個人的惡作劇行爲，爲什麼那個人在這麼長的時間裡，都不被發現呢？而且，雖然科學家們的報告書沒有寫出來，但每個事件都是在短時間中、在距離相當遠的各個地方發生的。如此的話，除非（海中魔鬼）能以驚人的速度游行，就是牠不只一隻，而且有好幾隻了。如此一來，將會變得更可怕了。

在茲利達如此回想之際，天已逐漸明亮，玫瑰色的陽光已照射在窗上了。茲利達關掉電燈，開始漱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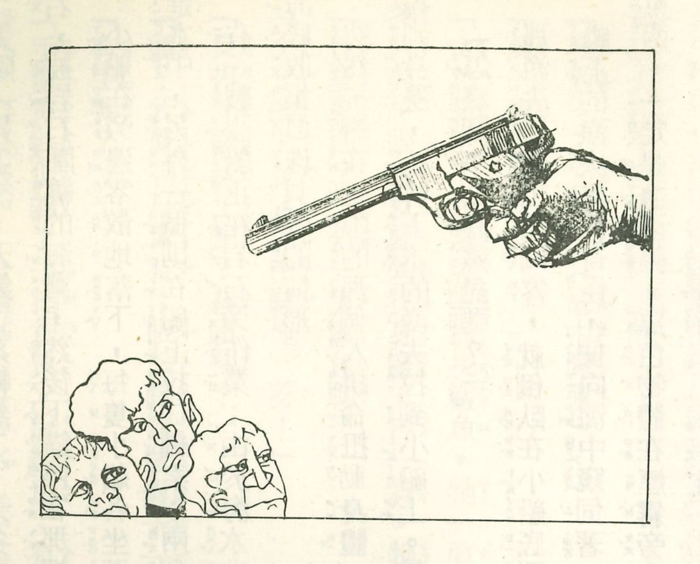
這時候，突然甲板上傳來一聲哀叫，茲利達抹著剛開始洗滌的臉，急忙跑上舷梯。

赤裸著上身的漁夫們在船舷邊搖手騷嚷著；茲利達往下面看，原來，那幾艘以繩纜綁住的小船，全部被鬆開而漂到遠方。

茲利達命令漁夫們下海將小船推回來，不料每個人都躊躇不前，不想跳進海裡，茲利達又重覆命令一次。「船長若想讓（海中魔鬼）吞噬，就自己跳下去好了。」

這時，不知哪個人這樣說道。

茲利達拿起腰間的手槍；漁夫們個個往後退，聚集在桅桿四周，同時用憎恨的眼光注視著茲利達。衝突看來似乎避免不了，這時，巴魯塔薩爾走進裡面打圓場說：



「不管是鯊魚，或是（海中魔鬼），我都不怕。」

巴魯塔薩爾如此說著，便很快地跳進海裡，並朝向最近的小船游過去。

大家都心驚胆跳地注視著巴魯塔薩爾；巴魯塔薩爾雖然上了年紀而又跛腳，可是游起泳來卻很快；不久，便游近小船並爬上去。

「繩纜是被刀子割斷的；從這個斷口看來，一定是剃刀之類的尖銳刀片。」

巴魯塔薩爾叫喊道。

看到巴魯塔薩爾沒有任何意外發生，其他的漁夫也就一個一個地跳進海裡了。

騎坐在海豚上的怪物

太陽一昇上來，天氣立刻轉熱了。美多薩號飛快地駛到離布耶諾斯愛雷斯南方二十公里左右，被岩石圍繞的海灣，然後下錨停在那裡。

小船在旁邊零散地落下，每隻小船各坐著兩個撈取眞珠的人；其中有一個身上綁著繩索潛進水中，另外一個則在船上拉住繩索；兩個人不時交替地潛入水裡。

有一艘小船正在岩石旁作業；由於海水非常清澈，因此，從船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同伴潛入海底收集眞珠貝殼的情形。

突然，潛在水中的那個人拼命扭動身體，而且用力拉著繩索。在小船上的男子急忙將繩索拉到身邊，並將下水的漁夫拉到小船上。被拉上來的漁夫鐵青著臉，很痛苦似地喘息著。

「怎麼回事？有鯊魚嗎？」

那漁夫什麼也沒回答，就倒臥在小船底下。

船上的漁夫覺得奇怪，便向海中窺伺著；從海底的岩石背面，緩緩地冒出紫紅色煙霧般的東西。一定是血沒錯。黑色物體在煙霧旁邊蠕動著，後來消失在岩石背面。是鯊魚。

船上的漁夫急忙抓起船槳，將昏迷不醒的漁夫載回美多薩號。

然而，那個漁夫即使回復清醒，也只像啞吧似地，嘴巴一張一合而已，好久無法說出話

來。

衆人甚爲担心，都聚集到那漁夫身邊。

那漁夫好不容易開口說話了。

「我看……看見了（海中魔鬼）。」

「眞的嗎？」

「當然眞的！我無意中發現鯊魚，牠一直向我這邊浮過來；我覺得這一下將被吃掉了。牠張開大嘴，眼看就要到我身邊；再一看，牠後面又游來一隻……。」

「什麼東西？另外一隻鯊魚嗎？」

「不是的，是（海中魔鬼）呀！」

「長得什麼樣子呢？有頭嗎？」

「頭？我覺得好像有；眼睛睜得像盤子一般。」

「有手嗎？」

「手像青蛙似的；手指很長，呈綠色；有指甲，也有蹼；身體像魚鱗一般地閃爍著。（海中魔鬼）靠近鯊魚，突然伸出一隻手，而鯊魚的肚子就噴出血來……。」

「那傢伙長得什麼樣子的腳？」

一個漁夫問道。

「腳嗎？沒有什麼腳；只有很長的尾巴、尾巴前端分叉爲二。」

「你是害怕鯊魚，或那隻怪物呢？」

「當然是怪物啊！牠雖救了我的性命，但畢竟是（海中魔鬼）呀！」

「不，也許是救助人類生命的海神吧！」

年老的漁夫說。

這個消息立刻傳遍整個海灣，漁夫們紛紛乘坐小船，擁擠到美多薩號來。

被（海中魔鬼）救助的漁夫，一面重覆說著同樣的經過，一面也開始趁機添加「那隻（海中魔鬼）從鼻孔噴出紅色火焰，長著尖銳的獠牙」等等胡說八道的事情。

茲利達一面注意傾聽那漁夫的談話，一面在甲板上走來走去；那男子逐漸談得更起勁，

茲利達覺得他是遭鯊魚襲擊受驚，而說著自己編造的謊言。

（可是，似乎也並非全是編造；或許有誰刺破鯊魚的肚子是眞實的，因爲海水變紅了呀！這畢竟是一種奇怪的現象。）

茲利達正如此想著之際，突然從岩石背後，傳來角笛的聲響。

美多薩號的船員們，一聽到那聲音，便像遭到雷擊似地大爲震驚，他們停止交談，鐵青著臉，一直注視著發出聲響的方向。

在海岸岩石附近的海面上，出現了海豚群；有一隻海豚，好像應和角笛之信號似的，大呼著鼻氣，飛快地離群向岩石方向游去。大家都提心吊胆地注視著。突然，那隻海豚又出現了；海豚背上，剛才那漁夫所談論的海中怪物，就像騎馬似地跨坐在上面。

那隻怪物有人類的體形，臉上兩顆像汽車前燈似的眼睛，受到太陽光照射而閃閃發亮著；皮膚上有藍色金銀似的光澤；手像青蛙一般，指頭修長而長有蹼。由於腳部從膝蓋以下都漫在水中，因此也分不清究竟是長着像尾巴呢？或是和人類的腳同樣。那怪物帶著一只海螺似的貝殼，將它靠在嘴邊吹著；牠以人類的笑聲爽朗地一笑，接著以美麗的西班牙語叫喊道：

「利丁克，全速前進！」

然後以青蛙似的手，拍著海豚的背。而海豚也就立刻全速游走了。

美多薩號的船員們看到這般情形，不由得發出叫喊聲。

乘坐海豚的奇異怪物，回頭一看，知道那邊有人類站著，便像蜥蜴似的，飛快地從海豚背上滑下來，隱藏在海豚的背後。

現在所能見到的只有拍打在海豚背上的那隻手而已。海豚天眞地鑽進水中，和那怪物同時躲在海底的岩石背後。

美多薩號船上呈現一片騷嚷狀；印第安人們都跪在地上，開始向海神祈禱；年輕的墨西哥人爬上桅桿，大聲騷嚷著，而黑人們則進入船艙，害怕地抖擻著。

如今已不再有人談論撈取眞珠的話題了，茲利達和巴魯塔薩爾好不容易才使大家安靜下來。美多薩號收拾船錨，朝向北方出發了。

茲利達的失敗

美多薩號的船長茲利達，一回到自己的船艙，便一面用冷水冲頭，一面喃喃說道：

「海中怪物說著標準的西班牙話，實在令人驚訝！這難道是夢嗎？不會的；每個人都看到（海中魔鬼）呢！即使無法相信，那怪物卻的確沈入海中啊！」

茲利達又再度冲了一盆水，以冷卻頭腦。

「不管怎麼說，怪物確實有著與人類相同的頭，同時也能做出與人相同的工作；而且，無論在水中或是陸地上，都能自由地到處活動；不僅如此，牠甚至還會說西班牙話也就是說，牠能夠和我們交談。對了，把怪物抓來加以訓練，讓牠在海中撈取真珠，這不是很妙嗎？由於牠能在海中生存，因此只要有牠，便可以不必雇用其他的人。要是雇用漁夫，必須給予每個人酬勞，而所得的真珠還得分給他們四分之一；反之，要是雇用那隻怪物，卻什麼都不必給予。如此的話，就可以賺一大筆錢了。」

茲利達暗自高興地竊笑著；過去，茲利達一直夢想變成一個大富豪，所以曾在不讓任何人知道的地方，找尋真珠貝殼。伊朗灣、錫蘭、西海岸、紅海及澳洲海岸等地，乃以撈取真珠而出名；唯茲利達的船隻太小，難以到達這些地方，何況他又沒有購買新船的經費。

茲利達因此不得不在阿根廷的海岸忍耐著；他相信只要能夠捉到（海中魔鬼），僅需一年時光，就能成為富翁；但為了達成這個計劃，是必須要謹慎行動的；首先，一定要保守秘密。

茲利達登上甲板，召集所有乘員說：

「各位應當知道散佈（海中魔鬼）謠言的人，會受到什麼處置吧！這種人一被警察抓到

，立即會被關進監獄裡面；雖然他們也在注意這件事，可是我們若跟人家說見過（海中魔鬼），卻會立刻被捕入獄，而一輩子出不來的，若想愛惜生命，就別向人談起（海中魔鬼）之事吧！」

茲利達說完了，把巴魯塔薩爾叫進自己的房間，向他說明所有計劃。巴魯塔薩爾聽完主人的計劃，考慮了一會兒，說：

「這確是好辦法，（海中魔鬼）比一百個漁夫還要有價值。不過，要怎樣才能抓到牠呢？」

「用網子捕捉。」

茲利達回答道。

「那傢伙是會將漁網像鯊魚的肚子一樣地擘開呀！」

「我們用金屬製的漁網。」

「誰去抓那怪物呢？這船上的人，只要一聽到（海中魔鬼）便怕得兩腳發軟了呀！」

「巴魯塔薩爾，你去如何？」

巴魯塔薩爾縮著肩，說道：

「我不曾與（海中魔鬼）博鬥過，因此實在很難說；那怪物若僅是骨肉之軀的話，我想倒不難殺牠；如果想要活捉，可就棘手喲！」

「巴魯塔薩爾，你害怕（海中魔鬼）嗎？」

「這，對方的眞象不太了解，一定會害怕呀！不過和可怕的動物博鬪，我可是最喜歡呢！」

茲利達握住巴魯塔薩爾的手，立刻開始商議。

「我會重賞你的；不管怎麼說，參與計劃的人愈少愈好；你和那些印第安人商量，然後收買五個人即可，而這些人必須是勇敢的。（海中魔鬼）必定是在海岸附近；首先必須找出牠的藏身處，如此一來，便能夠用漁網輕易地捕捉到。」

茲利達和巴魯塔薩爾立刻開始進行工作；茲利達訂購一付筒狀的大金屬絲網，巴魯塔薩爾則說服五個印第安人，使其參與活捉（海中魔鬼）的工作。

一切準備就緒之後，美多薩號朝向首次發現（海中魔鬼）的海灣出發；為了不讓（海中魔鬼）發現，美多薩號在稍離海灣的地方拋下船錨。茲利達和他的伙伴們，打扮成來此海灣捕魚的樣子，然後非常仔細地注視著海面上。

兩星期消逝了，（海中魔鬼）仍然未見出現，茲利達逐漸担心起來；隨著日子的消逝，

金錢漸漸減少；茲利達一向是個吝嗇的人。

第三星期開始，（海中魔鬼）終於出現了。

巴魯塔薩爾一捕完魚，就將裝滿魚的小船綁在岸邊，然後去到住在附近村子裡的朋友那兒；當他回來一看，小船裡已空空如也；巴魯塔薩爾覺得，這一定是（海中魔鬼）的惡作劇。

當天晚上，其中一個印第安人報告說，他在海灣南方聽見角笛的聲響；而且，兩天後的早晨，一個年輕的印第安人終於看到了（海中魔鬼）。聽那年輕人說，（海中魔鬼）和海豚並列游著，一到海岸附近的斷崖時，便和海豚分手，潛進水中。

聽了這些話，茲利達非常高興地說：

「白天，（海中魔鬼）必定躲藏在海底某處，我們得立刻找出牠的隱蔽地點。誰要去呀？」

大家害怕碰到（海中魔鬼），個個都遲疑不定。

巴魯塔薩爾走到前面，斷然說道：

「我去。」

美多薩號的船員，全部乘坐小船靠岸，然後走到海灣的斷崖處。

巴魯塔薩爾在腰部綁上繩索，並將大石塊挾在兩脚之間，沈到海底。

每個人都提心吊胆地注視著黑漆漆的海底；過了四十秒、五十秒、一分鐘，終於從海裡傳來把繩索拉上來的信號，巴魯塔薩爾一浮上來，便深呼了一口氣說：

「狹窄的通路直通到地下的洞穴，裡面一片漆黑；（海中魔鬼）所躲的地方，大概就是那裏吧！」

「太好了！如果一片漆黑，反而更加方便。就把網撒在那邊吧！如此的話，相信一定能捉到。」

茲利達興奮地說。

太陽一下山，印第安人將金屬網綁在粗繩索上，放到洞穴的入口；繩索上已事先綁好鈴子，只要稍微碰到便會發出聲響。

茲利達和巴魯塔薩爾都坐在岸邊，默默地等待著。

突然，鈴聲響了。大家急忙跑近繩索旁邊，開始拉起金屬絲網。網子很重，繩索哆嗦著，好像有什麼東西在網子裡拼命掙扎。

把金屬絲網拉到水面一看，網裡面有一個不像人亦不像動物的東西胡鬧著。（海中魔鬼）想伸出纏在網中的手，以驚人的力量亂闖不已。好不容易從網中伸出一隻手，接著牠抽出插在腰際的短刀，準備割破金屬絲網。

「混蛋傢伙！還能讓你割破嗎？」

巴魯塔薩爾一面將繩索拉近身邊，一面叫吼道。

金屬絲網終於破了；（海中魔鬼）飛快地撥開割破的缺口；印第安人急忙將金屬絲網拉到岸邊。

「再拉快一點！」

巴魯塔薩爾叫喊著。

可是，眼看獵物卽將到手的瞬間，（海中

魔鬼）已從金屬絲網的破口逃出，同時跳進水中消失了。

印第安人甚為驚訝，金屬絲網便從手中落到地面。

茲利達咬牙切齒，甚覺懊恨。

「畜牲！我絕對不會罷休的；我要雇用潛水夫，在整個海灣佈下金屬絲網，設置陷阱，以將你這傢伙活捉起來！」

薩魯巴特博士

茲利達實現了他所說的計劃；他在海灣底下滿佈著有刺的鐵絲網，並在所到之處設置陷阱。然而，誤入陷阱的只有魚類而已，（海中魔鬼）卻全然不見踪影。

天氣慢慢轉壞了。海浪掀得很高，海灣的水亦因岸邊的砂土而逐漸渾濁。

茲利達每天來到岸邊，注視著水面；「如此一來實在束手無措，（海中魔鬼）這傢伙一直躲在海底的隱蔽地方，一點也不想出來；若要捕捉牠，看來非得我們這邊採取主動不可了。」

茲利達如此一想，便轉向巴魯塔薩爾說：

「你立刻到布耶諾斯愛雷斯，替我找來兩套潛水衣和兩組氧氣筒；另外再買兩付水中用的手電筒。」

「打算到（海中魔鬼）那兒作客嗎？」

巴魯塔薩爾問道。

「當然。你也一起去。」

巴魯塔薩爾點點頭，立即走到街上，買了兩組潛水衣和手電筒，同時還買了短刀回來。

第二天清晨，海面上雖然波浪洶湧，但是，茲利達和巴魯塔薩爾很早便穿上潛水衣，潛入海底去了。兩人潛進環佈在洞穴前的鐵絲網，進入狹窄的通道。通道附近一片漆黑。

一打開手電筒，一群小魚便整列游過來。

洞穴之中相當寬廣，高約四公尺，寬約五公尺左右。這裡一片空寂，只有小魚群游蕩著而已。

茲利達和巴魯塔薩爾小心翼翼地向前前進，洞穴漸漸狹窄起來。突然，茲利達大吃一驚站立不動了；手電筒的燈光，照在粗大的鐵方格上，而那些鐵格子則阻擋了前面的去路。

茲利達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便抓住鐵格子搖晃看看；結果方格子一動也不動。那些鐵

格子好像被鑲在岩石壁上面，並有門栓從內側鎖上似的。

這又是一樣新的謎題。

（海中魔鬼）不僅腦筋聰明，而且一定還擁有特殊的神力；因爲（海中魔鬼）既能馴服海豚，又知道造鐵；甚至能夠在海底做成堅固的鐵格子。不，這種事情絕不可能；要在水裡煉鐵，這是沒辦法的。如果推測不錯的話（海中魔鬼）必定不僅能在海中生活，同時也能夠爬到陸上長時間生存。

茲利達向巴魯塔薩爾作個手勢，兩人離開洞穴。

一爬上岸，脫下潛水衣，茲利達便問道：

「巴魯塔薩爾，你覺得如何？」

巴魯塔薩爾聳著肩，回答說：

「我們必須用炸藥破壞那些鐵格子。」

「巴魯塔薩爾，你不覺那個洞穴有兩個出口嗎？一個在海灣，另外一個則是在陸地上。」

「我還未想到這點。」

「我們在陸上查查看。」

兩人立刻開始查尋海岸。

茲利達在岸上步行途中，偶然碰到了砌在白色岩石上的高大圍牆；這座圍牆包圍著十公頃左右的地面。茲利達從頭到尾繞了一圈，其入口只有一個，門則是以厚鐵板做成的；那扇門從裡面被反鎖住，推起來一動也不動。

圍牆四周盡是岩石和斷崖，而下面則是寬廣的海灣。

大概是要塞的樣子吧！茲利達想著。

在這二、三天之間，茲利達一直在圍牆四周踱躂，暗中窺伺著入口的情形。他發覺入口一次都沒打開過，也沒有人從這兒出入；甚至圍牆裡面一點聲響也聽不見。

茲達利於是回到美多薩號，叫來巴魯塔薩爾問道：

「你知道誰住在海灣上面的那座要塞裡嗎？」

「知道呀！我聽種田的印第安人說，一個叫做薩魯巴特博士的人住在那兒。」

「薩魯巴特博士是怎樣一個人呢？」

「是神明。」

巴魯塔薩爾回答道。

茲利達驚訝得瞪著大眼。

「不要開玩笑吧！巴魯塔薩爾！」

「我只是照所聽來的那樣說啊！這附近一帶的印第安人，都把薩魯巴特博士稱爲神，或救世神。」

「從什麼地方把誰救出來呢？」

「把人們從死亡之中救出來；薩魯巴特能夠實現奇蹟，讓跛腳的人裝上完整無缺的腳，爲瞎眼的人裝上眼睛，而且，聽說還能使死人復活。」

「眞是胡說！難道海灣裡有（海中魔鬼），岸上就有（神明）嗎？巴魯塔薩爾，你不覺得（海中魔鬼）和（神明）之間有什麼關連嗎？」

「我覺得在還沒有什麼嚴重事情發生時，最好是趁早離開這裡吧！」

「你確實見過被薩魯巴特博士所醫好的人嗎？」

「嗯！看過。我曾遇過腳扭傷，被薩魯巴特博士醫好而又蹦蹦跳跳的男子；另外，也見過頭骨折斷一度昏死過去，後來由於薩魯巴特博士的救助，而又起死回生的人。」

「這麼說，薩魯巴特博士是在醫治病人吧？」

「他所看的只有印第安人而已。」

茲利達從巴魯塔薩爾處取得這些情報之後，立即趕往布耶諾斯愛雷斯。

在布耶諾斯愛雷斯裡，茲利達探知薩魯巴特博士確實在替印第安人治病，且被印第安人像神明一般地尊敬。之後，茲利達又拜訪了當地其他醫師，聽說薩魯巴特博士雖是個天才的外科醫生，但卻是非常怪癖的人。薩魯巴特博士也是個出名的外科醫生，無論歐洲或美國的醫學界幾乎無人不曉；醫生們一碰到棘手的疾病，便請薩魯巴特博士幫忙；無論何時何地，薩魯巴特博士都會去救助那些即將病亡的病人。爾後，當他積存許多錢財時，便在故鄉的村子裡建造一所屬於自己的研究所，終日躲在研究所中專注於醫學的研究，而醫療工作可以說完全停止了，不過，唯有替印第安人看病仍然持續著。

（如果薩魯巴特博士是個醫生，他是沒有理由拒絕看病的；好，我就假裝病人潛進那棟房子看看。）

茲利達心中暗自決定。

茲利達走到鐵門前面敲著門，雖然他一直用力的敲，但卻沒人出來；茲利達生氣起來便

拾了一塊大石頭，用來敲著鐵門；響亮的聲音震驚了附近一帶。

不久，圍牆裡面響起狗吠聲，不知是誰走近鐵門來了。

「有什麼事嗎？」

鐵門裡面問道。

「是病患，請趕快開門好嗎？」

茲利達回答。

「若是病人，不會那樣敲門的，請回去吧！醫師不看病了。」

「要是醫生，就不應該拒絕病人來呀！」

茲利達叫吼著。

對方沒再說什麼；並且腳步聲已遠離而去了。

茲利達怒氣沖沖地返回美多薩號。

回到船上之後，他的怒氣仍然難以消除；所幸隨著日子的消逝，茲利達已逐漸恢復穩定，並開始思考今後應該怎麼辦才好。因此，他又恢復了原有的幹勁。

茲利達走到甲板上，不知想些什麼接著下令起錨。

美多薩號朝著布耶諾斯愛雷斯前進著。

生病的孫女

在太陽炎熱照射而灰塵滿佈的鄉間小道上，一個年老的印第安人，拖著腳步緩慢走著。他所穿的衣服破舊不堪，兩手抱著一個生病的女孩子；在女孩的喉嚨上，長著一顆大腫疱，不時以可憐的聲音哭泣著。

「請別離開我們啊！」

老頭子如此嘟噥著，便加快腳步。

年老的印第安老頭來到鐵門邊，以左手抱住小孩，然後用右手在門上敲了四響。

鐵門迅即啓開了。

印第安老頭戰戰兢兢地進入裡面；裡面站著一個穿白衣的黑人。

「小孩生病了，希望博士能替我看看。」

印第安老頭說。

那黑人點點頭，在門上上鎖之後，便以手示意要他跟著走。

印第安老頭環視著四周，此地是個不太寬廣的中庭；這個中庭是被外側的圍牆，與裡面另外一座圍牆所圍繞起來的。

在庭院後面的第二座圍牆門邊，有一間白色房子。房子前面的地面上，正坐著一些生病似的印第安男女。

印第安老頭抱著小女孩走到那些人身旁時，一個跛腳的老嫗開口問道：

「是你女兒嗎？」

「是孫子。」

老頭子回答。

「你孫子的病已經很嚴重了；不過，不用憂煩，他會醫好那嚴重的病，而使你孫子恢復健康。」

老嫗說。

印第安老頭點點頭。

穿著白衣的黑人環視病人之後，走到老頭身邊，指著白色房子的門。

印第安老頭走進廣大的房子裡，房子的正中央，有一張舖著白色毛毯的細長形桌子。裡

面的玻璃房門一開，穿著白衣的薩魯巴特博士走了進來；他個子高大，肩膀寬濶，皮膚呈淺黑色；眼睛則像禿鷹一般銳利。

印第安老頭抱著孩子行過禮，薩魯巴特博士一接過生病的女孩，便立刻解開裹在她身上的破爛衣服，然後將女孩放在桌子上，非常仔細地檢查喉嚨的腫疱。

檢查完畢，他對印第安老頭說：

「好了，一個月後請來領回這個女孩；這段期間我將會醫好她的病。」

如此說完，便抱著女孩消失在裡面的房間。

印第安老頭對著薩魯巴特博士的背影行禮作揖，之後便離去了。

一個月後，印第安老頭又站在那寬濶的房間裡面。

裡面的玻璃房門一開，一個穿著新衣服的活潑小女孩，蹦蹦跳跳地走來；印第安老頭迎上去將女孩抱起來；那女孩喉上的腫疱已完全消失，只留下手術的小疤痕而已。」

薩魯巴特博士跟在女孩的背後走進來，今天的博士眉開眼笑，同時撫著女孩的頭說：

「噢，請把這孩子帶回去吧！還好你及時把她帶來，要是再延遲一天，恐會來不及，而這孩子的生命也會白白送掉了。」

印第安老頭流出眼淚；他放下女孩，跪在薩魯巴特博士面前，眼淚涔涔地說：

「博士，你救了我孫女的性命，我卻沒錢償付；爲了酬謝你的功勞，請把我的生命拿去吧！」

「要你的命幹什麼！」

博士驚異地說。

「雖然我已上了年紀，不過可還有氣力；我將這孩子送回她母親身邊之後，便會立刻回到此地。請您收留我吧！我想將自己的餘年獻給博士您，請雇用我好嗎？什麼事我都願意做的。」

薩魯巴特博士沈思著。

博士不太喜歡雇用新人，只是工作實在很

多；廣大庭園的管理，也不能完全委託吉姆一人；嗯，這個印第安人大概沒有問題吧？

「你是說你想在這裡工作嗎？好吧！什麼時候開始來？」

「一星期後就來。」

印第安老頭高興的叩頭謝禮。

「你叫什麼？」

「庫利斯特。」

「那麼，你也該回去，一星期後，我等你來喲！」

庫利斯特抱起那女孩，女孩哭了起來；庫利斯特於是迅速離去。

奇異的庭院

一星期過後，庫利斯特果然來了；薩魯巴特博士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庫利斯特的臉，說：

「庫利斯特，仔細聽著，我決定雇用你，連帶伙食、薪水都會如數按期給你。」

庫利斯特連忙搖著手說：

「不要什麼薪水的，只要能讓我在此地工作就可以了。」

「不要插嘴，好好聽我說；薪水如數付給，只要你遵守一項規定，就是在此所看到的一切情形，絕對不能向外人說。」

「如果說了的話，就請割掉我的舌頭吧！」

「我不願意這麼做，只請你確實遵守規定。」

如此說完，薩魯巴特博士便叫來穿白衣的黑人命令道：

「把這個人帶到庭院交給吉姆。」

那黑人默默地行禮之後，帶著庫利斯特走出白色房子，通過中院，來到第二座圍牆的鐵門邊敲著門。

從圍牆裡面傳來狗吠聲，接著門扉緩緩地打開了；黑人把庫利斯特引進裡面，並對著站在門扉對面的另一個黑人，很快地不知在說些什麼，然後就回去了。

庫利斯特受驚地將身子貼在圍牆上，這時一隻黃色參雜有黑色斑點看起來像豹的動物，朝著庫利斯特走過來；庫利斯特急忙爬到附近的樹上。像豹的動物，用似狗叫的聲音嘶吼著；黑人面對那隻奇怪的動物，噓了一聲，那動物便停止吼叫坐在地上。

黑人接著又向樹上的庫利斯特噓了一聲。

「怎麼，你只會說噓—而已嗎？是否沒有舌頭呢？」

庫利斯特在樹上叫喊道。

黑人生氣似地呻吟著。

是啞吧？庫利斯特心裡想著，不禁想起與薩魯巴特博士的約定。難道這個黑人是說出秘密，而被割掉舌頭的嗎？如此一想，庫利斯特便逐漸害怕起來。

黑人走過來拉住庫利斯特的腳，庫利斯特沒辦法只好爬下來，他勉强地裝出笑臉，並伸出右手握著黑人的手問道：

「你是吉姆嗎？」

黑人點點頭。

「你是啞吧嗎？」

黑人沒有回答。

「你沒有舌頭嗎？」

黑人默不作聲地抓著庫利斯特的手，將他帶到豹似的動物身邊，然後噓—噓地說些聽不

懂的話。那動物爬起來嗅嗅庫利斯特，便乖順地離開了。如此，庫利斯特才放下心來。

吉姆用手招呼著庫利斯特，為他介紹這廣濶的庭院。

庭院內一片翠綠，它向著海岸方向逐漸傾斜，而不斷延伸得很廣；由貝殼所鋪成的小路，縱橫交錯著；院子正中央有一座人工水池，噴泉把水高高地噴到空中。

整個庭院裡，洋溢著各種鳥類及野獸的叫聲；庫利斯特在來此以前還不曾看過這些生物；這裡面，的確住有許多不同的動物呢！

六脚的蜥蜴，閃爍著綠色鱗片橫越小路時；一條兩頭蛇從樹上爬下來，伸出血紅的舌頭，靠近庫利斯特身邊。庫利斯特大吃一驚，急忙後退，吉姆大聲地噓了一聲，那條蛇便搖著頭沒入草叢裡面。另外也有兩隻脚的蛇；鐵絲網裡還有一頭獨眼的小豬呻吟著。

兩隻身體連在一起的白色老鼠，在小路上東倒西歪地跑著；也有兩個軀體完全連在一起的羊。

最令庫利斯特驚訝的，乃是玫瑰色的無毛狗卻連接着猴子的頭、胸部及手，這些彷彿是由狗身上長出來一般地連在狗的背上。這條狗走近庫利斯特身邊搖動尾巴，猴子則用雙手在狗背上拍打著。

長著鸚鵡頭的麻雀，在樹上飛來飛去；遠處的草原上，有一隻長著牛頭的馬嘶啼著。

庫利斯特覺得如夢境一般；他想冷却一下自己的頭腦，便走到水池邊；當他面對著水池面，竟看到有長著魚頭，魚鰓的蛇，長有青蛙脚的魚，以及長有蜥蜴般長頭的大蟾蜍等等，都在水裡面游動著。

庫利斯特幾乎想逃出去了。

接著，吉姆又帶著庫利斯特到滿鋪著石子的廣場去。在廣場的正中央，有一棟由大理石所砌成的漂亮建築物。

在建築物的後面，有住屋、作業場，以及倉庫等等。而房屋對面，則有仙人掌的叢林一直延伸到白色圍牆那邊。

（又有圍牆！），庫利斯特在心裡叫著。

吉姆又將庫利斯特帶到一間矮小而涼快的房間，他以手勢說明那就是庫利斯特所住的房子之後，便留下庫利斯特獨自離開了。

第三座圍牆

庫利斯特逐漸習慣這座奇怪的庭院，住在院子裡的動物，無論鳥，獸、或蛇，都被馴服得非常乖順。第一天嚇倒庫利斯特的豹身狗，也變得喜歡跟在庫利斯特背後了。

十二個黑人共同照顧此地的所有動物，每個人都像吉姆一樣，不知是啞吧或不愛說話，從來沒有人開口過。吉姆是這院子的負責人，主要監督大家的工作；而庫利斯特則為吉姆的助手。在此工作輕鬆，吃得好，庫利斯特雖然沒有什麼不滿，可是對於沒有人開口說話，卻有點兒不是滋味。

薩魯巴特博士每天的工作時間分配得非常嚴緊；早上七時開始到九時為止，替病患診斷病情，九時至十一時施行手術，其後就一直呆在庭院正中央自己的研究室裡，利用動物做各種實驗。

庫利斯特很想看看第三道圍牆裡面的情形；有一天白天，他估量大家都在小憩的時候，便走到第三圍牆的旁邊看看；圍牆裡面傳來一陣小孩子的聲音，而且夾雜於孩子們的聲音之中，還可聽到更為尖銳但不知何物的聲音。

某日，庫利斯特在院子裡遇見了博士，博士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庫利斯特的臉，說道：

「庫利斯特，你來這裡已有一個多月的時間了，你的工作認眞，我感到很高興；現在內院有一個佣人生病了，你就暫時代替那個人的工作吧！時間只有兩個星期。不過，在內院裡無論看到什麼，絕對不能對別人談起呀！好嗎？」

庫利斯特默默地點頭。

「噢！對了，你很了解安第斯山脈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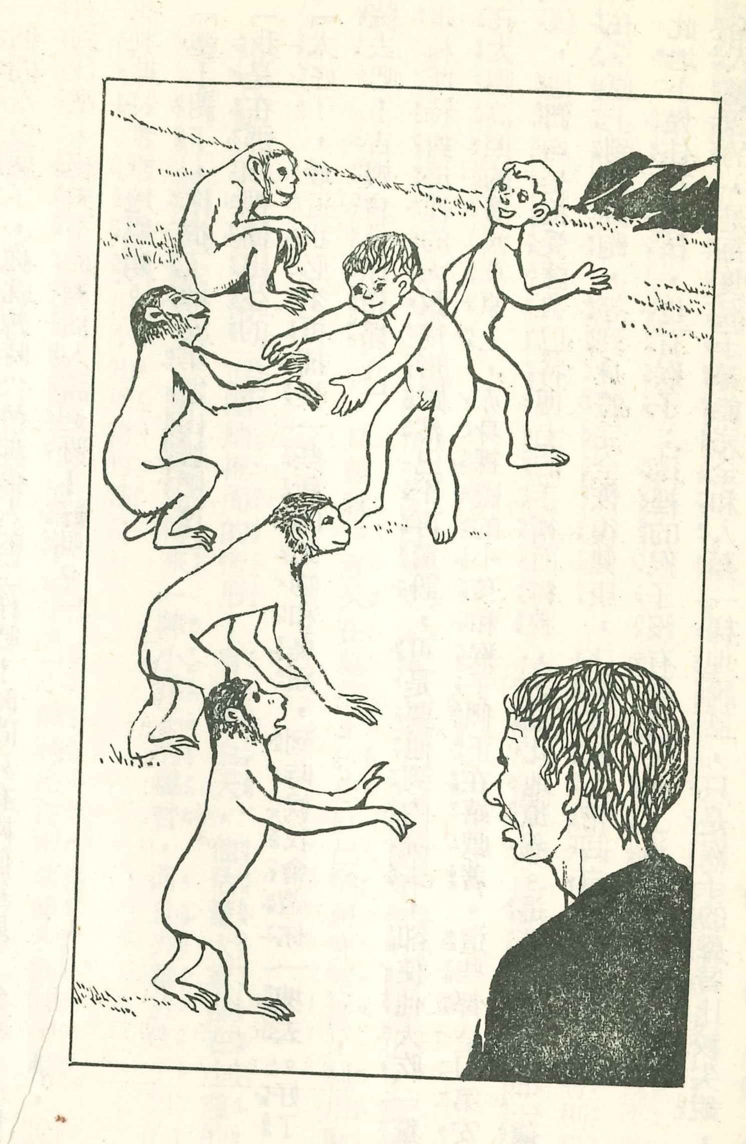
「我是在那山裡面出生的。」

「太好了，最近我必須再捕捉一些新的動物和鳥類，到時候我會帶你一塊去。好了，請到內院去吧！吉姆會為你帶路。」

庫利斯特對這裡的大致情形雖然已不再驚訝，可是要他到內院去，卻使他大吃一驚。

在太陽高照的廣濶草原上，赤身裸體的小孩和猴子們正在嬉戲著。這些都是印第安各族的小孩，他們均是接受薩魯巴特博士的手術而得救，並在此地療養。這些三歲到十二歲的小孩，在草原上到處奔跑，等到身體完全恢復健康，才讓其家人帶回自己的家。

此地不僅住有小孩，也有猴子；這裡的猴子沒有尾巴，身上沒有長毛。令人驚訝的，是每隻猴子都能完全和人類一樣地說話，只是猴子的聲音比較尖銳，難以聽懂。猴子們和小孩一面交談一面玩耍著。



庫利斯特已逐漸分不清這些到底是猴子，或是人類了。

庫利斯特走在院子當中，知道這個院子比前面的庭院更爲傾斜，也更接近海面；院子的盡端，有一塊大岩石像牆壁似地聳立著，一靠近那塊岩石，便從岩石的彼方傳來波浪的聲音。

庫利斯特很小心的，暗中在庭院裡到處搜查。幾天之後，庫利斯特發覺庭院盡端這塊牆壁似的岩石，就是人造岩石：上面還附有鐵門；只是鐵門被塗成與岩石相同的顏色。

這扇門到底通往何處呢？難道是通到海裡嗎？

突然間傳來孩子們的叫喊聲；庫利斯特回頭一看，孩子們全都仰望著天空。只見一個紅色氣球正在天空中飛盪著，橫越庭院直往海面飄去。

當看到紅色氣球隨風飄去的那一利那，庫利斯特已擔心起來了。於是，等到因病休息的佣人一回來，就迫不及待地到博士那邊請求道：

「博士，再過幾天我們就得趕往安第斯山，我想到了那邊，便有好一段時間不能回來；我希望在臨出發之前，能先與女兒、孫子見一次面。」

博士皺著眉頭，他向來不喜歡佣人離開這裡；庫利斯特默默地等待回音。

「沒辦法，就給你三天時間吧！記住，這裡的情形絕不能向任何人談起啊！等一等！」

博士走到隔壁房間，拿出一個滿裝金幣的小袋子。「這些是要給你的孫子用的，另外，也算當做守口如瓶的代價吧！」

埋伏

「巴魯塔薩爾，今天那傢伙不回來，我就要和你解約，另外雇用更有能力的人了！」

茲利達在布耶諾斯愛雷斯市郊遇到巴魯塔薩爾時，立即如此說道。茲利達看來一付急燥不安的樣子。

巴魯塔薩爾什麼也沒回答，他開始有點後悔將自己的哥哥庫利斯特，送到薩魯巴特博士那兒當密探了。

庫利斯特比巴魯塔薩爾大十歲，年紀已相當老了；然而他仍然很有力氣，而且像山貓一般敏捷。庫利斯特是個為了金錢，任何壞事均毫不在乎的人；這樣的人固然最適合當奸細，卻不太守信用；如果為了本身的利益，即使自己的兄弟也會背叛他。巴魯塔薩爾了解這個道理，所以比茲利達更為擔憂。

「巴魯塔薩爾！你，你想庫利斯特會看到飄在空中的紅色氣球嗎？」

巴魯塔薩爾模稜兩可地聳聳肩。

太陽逐漸西傾，茲利達和巴魯塔薩爾已等得不耐煩了。

驀地，遠處響起了尖銳的口哨聲；巴魯塔薩爾抖動著身子說：

「是我哥哥！」

「來了嗎？」

庫利斯特以穩健的腳步走過來；從他的身影，實在看不出帶有任何老人的味道。

「如何？看到（海中魔鬼）了嗎？」

茲利達迫切地問道。

「還沒有。不過，相信一定在那裡；我被薩魯巴博士雇在那邊工作，他很信用我；因為我把一個生病的女孩做為我的孫女帶去給他醫治。」

「在哪兒弄到那個女孩呢？」

茲利達問道。

「小女孩到處都有啊！我說要醫好她的病，而暫且借用那女孩，等痊癒之後再抱回來；

她的母親非常高興，並且還要給我錢呢！」

庫利斯特對於薩魯巴特博士給他金幣的事，隻字不提；當然，他也不會將這些錢拿給那女孩的母親。

「薩魯巴特博士有一個令人吃驚的動物園。」

如此說著，庫利斯特便將自己所見的情形，完完全全地說出來。

「的確很有趣；只可惜你沒見到（海中魔鬼）；今後你要如何做法呢？」

「我將和博士一起到安第斯山打獵。」

「太棒了！薩魯巴特博士的住屋距離村莊甚遠，我們可趁他不在之際偷襲住處，然後奪取（海中魔鬼），如何？」

庫利斯特搖搖頭說：

「其實，去了只有被那兒的豹咬斷頭呀！沒有頭的話，還能找尋（海中魔鬼）嗎？」

「不然這樣好了；我們伏擊出來打獵的博士，將他捕捉以交換（海中魔鬼）。」

「埋伏倒是個好辦法，可是博士會遵守約定，把（海中魔鬼）交給我們嗎？」

「究竟該怎麼辦才好呢？」

茲利達顯得焦燥起來。

「慢慢地等吧！薩魯巴特博士現在已信任我了，如能讓博士更加信任的話，一定會讓我看（海中魔鬼）的。」

「那麼？」

「你們仍依照原計偷襲薩魯巴特博士，再由我幫助他脫逃，如此一來，博士將會完全信任我。」

「這樣也好。」

三個人開始商議襲擊博士的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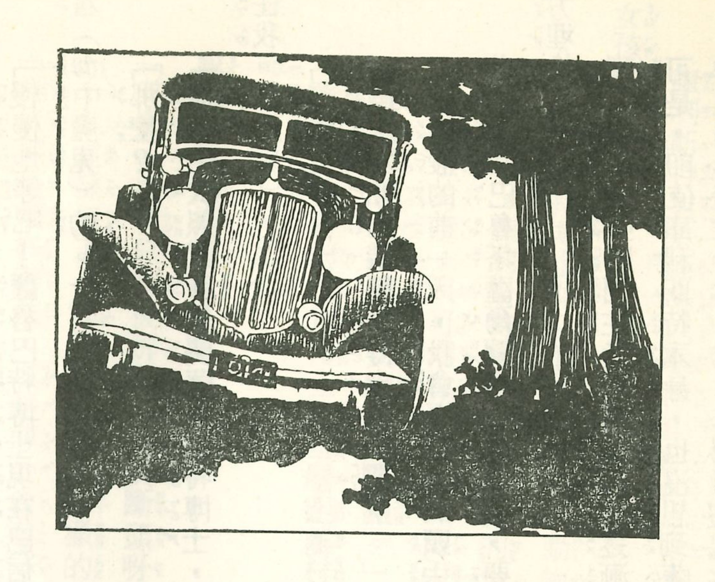
「在出發的前一天，我會把紅色石頭丟到牆外，屆時你們就可以開始着手準備。」

茲利達和巴魯塔薩爾雇了十個流氓，要他們攜帶武器偽裝成强盜，騎馬到遠離住家的地方埋伏。

到了夜裡，盜夥們注意傾聽由遠處逐漸而來的馬蹄聲。

可是，即使庫利斯特本身，也沒想到薩魯巴特博士竟然是坐車出來打獵。

汽車的引擎聲愈來愈大，很快的從小山背面閃出耀眼的燈光，眼看之間，黑漆漆的大坐



車已飛快地從盜夥們身邊穿越而過。

茲利達頓足搥胸地懊悔不已；巴魯塔薩爾趕緊安慰道：

「不用憂煩；只因白天悶熱，他們才會夜間行走，他們白天一定會找地方休息，我們即刻從後面追趕去吧！」

盜夥們快馬加鞭前進著，約走了兩小時，看到遠處有一處篝火。

巴魯塔薩爾獨自去偵察回來說：

「就是他們。好像是汽車發生故障正在修理；庫利斯特現在正在看守；趕快！」

接下來的一連串動作，可說是眨眼之間完成的；盜夥們同時竄出來，薩魯巴特博士來不及回頭就被綁住手腳。

其中一個强盜向博士索取大量的金錢。

薩魯巴特博士稍微猶豫了一下，回答說：

「現在沒帶那麼多錢來。」

「如果不把錢交出來，天亮以前就要殺掉你們！」

「現在沒有那麼多錢。」

博士鎮靜得令盜夥們驚訝不已。

盜夥們開始在車內尋找，裡面有標本用的酒精，大家爭先搶著喝。結果一喝醉，卻紛紛東倒西歪的躺在地面上。

即將黎明之際，有人悄悄地爬到薩魯巴特博士的身邊，說：

「是我，庫利斯特。我已巧妙地解開繩索了，盜夥們全部都睡著了，司機也將車子修好了，我們快逃吧！」

博士等一行人迅速鑽進汽車裡，黑人司機發動引擎，車子立刻飛馳而去。

其後的喊叫聲，槍聲吵雜不已。

薩魯巴特博士緊緊握住庫利斯特的手。

兩棲人

庫利斯特猜想，博士可能會立刻讓他看看（海中魔鬼）。殊不知薩魯巴特博士僅給予庫利斯特獎金，便又像往常般地整天躲在研究室裡。

庫利斯特遂開始走到第四道圍牆，去調查秘密門扉。門扉上有個小疙瘩，往上面一按，門就毫無聲息地被打開。這扇門厚得有如金庫一般，庫利斯特立刻進入裡面，而門又自動關閉起來。庫利斯特心中一急，便想再次啟開門扉；然在上面卻找不到疙瘩的凸狀物，門扉再也打不開了。

庫利斯特沒辦法只好環視著四周，這是一座滿植樹木的院子；院子盡頭、與海交界之圍牆旁邊，有一座很大的游泳池。

庫利斯特走近池邊時，突然噗通一聲，不知什麼東西跳進池裡。庫利斯特嚇了一跳；想必是（海中魔鬼）沒錯；終於讓我找到了！

庫利斯特走到游泳池緣，窺伺著池裡面。

浮泳池底下坐著一隻猴子，牠戰戰兢兢地從水裡注視庫利斯特。實在令人驚訝，猴子竟

然能在水中呼吸；而其胸部一鼓一縮，便是證據。

庫利斯特不由得笑了出來。什麼！這就是（海中魔鬼）嗎？這分明是在水中能夠生存的猴子嘛！

庫利斯特因找到秘密而覺得十分高興，同時也對於這東西何以會使漁夫們害怕，而感到困惑。再說，這模樣亦和傳說中的描繪不同。

然而，已不能在這裡停留了，他必須立刻返回才行。庫利斯特回到圍牆旁邊，攀上旁邊的高樹，然後從樹上移到牆上，再彎著身子跳下來。

在跳下地面站起來的同時，剛好傳來薩魯巴特博士的叫聲：

「庫利斯特！你在哪兒？」

庫利斯特抓起旁邊的掃帚，假裝正在打掃小路。

「在這裡。」

「庫利斯特，走吧！」

博士向著附在岩石上的秘密門扉走去。

「這扇門這樣可以啟開了。」

博士按下庫利斯特已經知道的凸狀物。

（我已看過（海中魔鬼）了呀！）

庫利斯特在內心嘟喃著。

那隻猴子仍舊坐在水池裡面；庫利斯特趕緊裝出一付有如首次見到猴子似的樣子，可是，後來庫利斯特卻真正感到非常吃驚。

薩魯巴特博士並未對猴子深加注意，僅僅揮揮手而已；猴子急忙從水池裡爬出來，攀登到附近的樹上。薩魯巴特博士彎下身子，在草叢中找尋，然後用力按下叢裡綠色的鐵板；等水池兩側的昇降口一開，池裡的水便立刻消失；接著昇降口又關閉起來。而不知從那裡又伸出鐵製的梯子來。

「走，庫利斯特。」

薩魯巴特博士走在前頭，朝水池底處走去；到了池底，博士踏了一下腳邊的鋪路石，水池中央便打開一個約一平方公尺左右的昇降口，而這裡有一架鐵梯正是通往地下室的。

庫利斯特跟隨博士背後步下樓梯；樓梯很長，地下室一片漆黑；此時已走到地下室的走廊。

「別跌倒喲！庫利斯特，已經快到了。」

薩魯巴博士摸索著牆壁，打開開關；四周立即明亮起來。眼前有一道青銅的門扉，博士啓開門進入裡面，然後又按下開關，這是一間用玻璃做牆壁的寬濶房間；博士又按了開關，房間便暗下來，而玻璃牆壁之對面是一片光明；那是一座廣大的水族館，不！與其說水族館，不如說是建築在海底的大玻璃房子。

藻類及珊瑚從地面長出，魚兒穿梭其間到處游動，在海藻之間，出現一隻有如人形的動物；眼睛大而突出、手像青蛙一樣；身上微帶藍色的銀色鱗片散發着光芒。那隻怪物飛也似地游到玻璃牆邊，看到薩魯巴特博士點點頭，便進入另一邊的小玻璃房間，並且關上門。那房間裡面的水很快就流光了，那奇異動物打開第二道門，走到庫利斯特他們所站的房間來。

「將眼鏡及手鰭取下來吧！」

薩魯巴特博士說。

那奇異的生物摘下眼鏡，脫掉手鰭；站在眼前的，竟然是一位身材修長，長得瀟灑的青年。

「我給你介紹，這位是伊夫基安德魯，在水中亦能生存的兩棲人；被稱爲（海中魔鬼）

的就是這位青年。」

青年微笑著向庫利斯特伸出一隻手，以西班牙語說：

「午安！」

庫利斯特不知所措地握住他的手；驚訝之餘，庫利斯特竟講不出話來了。

「照顧伊夫安德魯的黑人生病了，麻煩你暫時代替他的工作；如果你能照料得體，以後就讓你一直做下去。」

庫利斯特默默地點頭答應。

伊夫基安德魯之一日

天色雖一片漆黑，但已接近天明了；空氣濡濕而溫暖，並含著木蘭的芬芳香味。只是四周仍是一片死寂。

伊夫基安德魯走出了水池，漫步在庭院的小徑上。腰間懸掛著短劍、水中眼鏡、手鰭及足鰭等。來到水池旁邊，伊夫基安德魯便佇立不動，然後戴上水中眼鏡、手鰭、足鰭跳入水中。池水雖然冰冷，但令人感到舒適，這時候，兩邊的鰓有節奏地鼓動著；原本的人已變成

魚了。

伊夫基安德魯抓住水池欄杆，鑽進通往大海的水中隧道。隧道雖然黑暗深遠，可是對伊夫基安德魯而言，卻已是往返自如的道路了。在隧道通往大海的地方，有一道鐵製的方格門；伊夫基安德魯摸索地打門鑰匙，然後開門游出大海去了。

大海中仍然一片黑暗，海中會發光的生物，到處散發著青白的光。不久天亮了。伊夫基安德魯最喜愛早晨這片寂靜的大海。

很快的，陽光照進了海底，各色各樣的魚都睜開眼，到處游動；伊夫基安德魯活動着手腳，精神飽滿地在廣濶的大海中游來游去。

早餐伊夫基安德魯只隨意的摘取附着在海底岩石上的柿子來吃，這是味道最好的食物。吃完早餐，稍微休息一下，然後愉快的與魚嬉戲，與海豚遊樂，或在大海中到處游動。

汽船和漁船經常從他的頭上駛過。

偶而游到水面上，仰望著藍天，戲弄著海鷗，信天翁，或者乘浪遊樂。只有在看到遠方有船隻駛來，才立即潛入海底；伊夫基安德魯遵照薩魯巴特博士的命令，儘量遠離人類。

南方的海面是美麗的；海水非常清徹，紅、藍、黃等顏色的魚，就像鳥群似地不斷到處

滑遊。

就這樣，整天的時間幾乎全在海中渡過；到了傍晚，伊夫基安德魯才再啓開隧道入口的方格門，回到水池，爬到陸上，一路聞著花的香味，返回自己的屋子，然後甜蜜地進入夢鄉。

年輕女郎和鬍鬚男子

某日，伊夫基安德魯在暴風雨過後，在海裡到處游動。

當他遊到外海，便探頭往水面瞧看，這時他發現不遠的海面上有著白色帆碎片似的東西漂浮著；游近旁邊一看，原來是個人，而且是個年輕女郎。那女郎將自己的身體綁在木板上，看來已精疲力竭了。伊夫基安德魯大爲驚訝，不知她已斷氣，或僅是昏迷而已？

伊夫基安德魯抓著木板向岸邊游去，此地距海岸甚遠，必需以最快的速度前行；他覺得非設法救活這個女郎不可。

上了岸，他解開繩索，輕輕地抱起女郎，將她放在砂丘背面的草地上，開始施行人工呼吸。



伊夫基安德魯覺得那女郎的睫毛似在微動著，便將耳朵貼在女郎的心臟上，卻聽見輕微的鼓動聲；還活著呀！伊夫基安德魯高興得幾乎要跳起來。

那女郎睜開眼睛看到了伊夫基安德魯；她顯出一付害怕的臉色，又再次閉上眼睛。伊夫基安德魯雖然覺得很失望，但是，他也高興能救活一條人命。她既已甦醒過來，爲了不讓她更加害怕，伊夫基安德魯必需要離開這裡；可是他考慮是否能讓她獨自留在此地呢？

正考慮的當兒，遠處傳來人類的腳步聲；伊夫基安德魯立刻跳進海中，在岩石背後窺伺著情形。

從沙丘對面走來一個留著鬍子、膚色微黑的男人；那個人看到女郎趕緊跑近旁邊一看，又立即跑到岸邊，跳進水中將自己的身子浸濕。然後，再回到女郎身邊開始運用人工呼吸。(爲什麼還要那麼做呢？)伊夫基安德魯覺得很奇怪。那男子彎下身在女郎的臉上吻著，說：

「…妳不該這麼做的，幸好妳是把身體綁在木板上。」

女郎睜開眼；她的臉上現出驚訝又失望的表情；長著鬍子的男人一面不知說些什麼，一面扶起女郎；女郎雖站了起來，卻又立即跌跌蹌蹌地在沙丘上坐下來。約過三十分鐘，兩人

才起身離去。他們兩人走過伊夫基安德魯所隱藏的岩石旁邊。

女郎顯出驚奇的臉色向鬍鬚男子說：

「那麼，是你救我起來的囉？眞謝謝你，相信將來神明一定會庇佑你。」

「與其神明的幫助，我倒希望妳的幫助。」

「好奇怪！我覺得剛才好像有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物我的身邊啊！」

「那是妳的錯覺；要是眞有怪物的話，可能就是想吸食妳的血；現在有我在此，妳大可放心了！」

美麗的少女與心地不太善良的鬍鬚男子，消失在沙丘的對面。留鬍子的男人爲何要編造謊話說是他自己救活那女子的呢？伊夫基安德魯眞的想不通這個道理。

伊夫基安德魯感到有點莫名的悲傷。

傭人

薩魯巴特博士看到庫利斯特將伊夫基安德魯照顧得那麼微至，便決定不帶庫利斯特同行，就自己出去打獵了。庫利斯特非常高興，只要博士不在，他便能自由自在地連絡巴魯塔薩

爾。庫利斯特已將發現（海中魔鬼）的消息通知巴魯塔薩爾；今後，只要考慮如何才能騙出伊夫基安德魯就可以了。

庫利斯特搬進了伊夫基安德魯在水池邊的房子，所以經常可以與他見面；兩人立即變成要好的朋友。不曾與人類交往過的伊夫基安德魯，對於將陸上有趣地生活告訴他的老年人庫利斯特，感到非常友善。至於海的一切，伊夫基安德魯比任何一位科學家都要清楚；而且，他對於地理學、天文學、物理學、植物學及動物學等，也都非常的瞭解；唯獨有關人類的事情幾乎完全不懂。他不知道陸地上住著什麼樣的人，也不知道人們過著怎樣的生活。

白天天氣較熱，伊夫基安德魯便經過地下的墜道到海中，整天在海中生活著；到了夜晚，天氣轉涼之後，才回到家中直到隔天早晨。至於下雨天，或是海上有暴風雨時，則整天呆在房子裡。

伊夫基安德魯的房子裡，有廚房、佣人房間、餐廳、圖書室，以及他自己的寢室；寢室甚為寬濶，正中央有像水池那麼大的浴漕，窗戶旁邊有臥床。伊夫基安德魯有時在床上睡覺，大多在裝滿水的浴漕裡睡。只有在薩魯巴特博士要外出時，才會命令他每週至少要在床上睡三天；因此，每到夜裡，庫利斯特總要到伊夫基安德魯的房間，像奶媽似地申斥他，為什

麼不到床上睡覺。

「我總覺得在水中睡舒服多了。」

伊夫基安德魯反駁道。

「是博士要你在床上睡呀！不遵守你父親的吩咐是不行的。」

伊夫基安德魯稱呼薩魯巴特博士為父親，庫利斯特此時故意探查他們的關係。伊夫基安德魯的手和脚的肌膚相當白，此乃經常泡在水中之故。

庫利斯特常想看看伊夫基安德魯身體的膚色，可是伊夫基安德魯始終不脫掉那件緊貼在身上像魚鱗似的衣服；這件衣服看來是以特種材料做成的。

「為什麼你脫衣服時，不順便脫掉那件呢？」

「因為這件魚鱗衣一點都不會讓我感到難受啊！它既不妨礙到鰓和皮膚的呼吸，同時穿上它，也不用担心會被鯊魚襲擊，或被刀割破。何況這雖然非常柔軟，卻是比鐵還要堅硬呢！」

「那麼，你那付眼鏡和手鰭是做什麼用的？」

庫利斯特望著橫置在床上那雙青蛙腳似的手鰭，詢問道。

「這雙手鰭和足鰭，乃為了快速游動之用；這付眼鏡是水中眼鏡，是為了在水中保護眼睛；每戴上它，還能清楚地看到水中情形哩！」

「平常你都是從水池游到海灣的嗎？」

庫利斯特刺探著。

「當然啊！不過，最近都改通過旁邊的海底隧道了。前一陣子曾經有壞人在隧道出口處設置捕網，想捕捉我；打從那次之後，我便深加注意了。」

「如此說來，通往海灣的隧道不只一個了吧？」

「是的，有好幾處。倘若你能在水中生存，我定會帶你去的；而且也能讓你騎騎海馬。」

「海馬？那是什麼？」

「就是海豚啊！在一次暴風雨中，一隻海豚湧到岸上，我看牠的鰭實在疼痛不堪；覺得很可憐，就將牠拖回海底，照顧牠直到牠恢復健康為止。那隻海豚非常馴服，現在我們已變成非常要好的朋友了；其他的海豚也認識我呢！和海豚同遊，實在有趣。另外，我還有許多

其他的朋友！每次在海中游泳，魚兒便一群群地跟在後面。」

「有沒有敵人呢？」

「敵人也有呀！譬如鯊魚，大章魚等等。我並不害怕，因為我有短刀。」

「要是敵人偷偷地靠近來呢？」

伊夫基安德魯對於這個問題，大吃一驚。

「我從很遠的地方便能聽見呀！」

「在水中能聽見嗎？要是對方悄悄地靠近來呢？」

這次倒是庫利斯特驚訝了。

「當然呀！耳朵及身體各處都能聽得到。只要敵人從遠方開始行動，水就會發生振動比人還要快速地傳到我這裡；我一旦感應到某種振動，便能防備敵人偷襲了。」

「連睡覺時也這樣？」

「是啊！」

（雖然茲利達再設計要捕捉這個青年；可是，想在水裡捕捉他是不可能的啊！我得趕快將這些情形告訴茲利達才行。），庫利斯特想著。

「也許我不該問，可是我不知道你為什麼要將漁夫的網割破，或把滿裝魚隻的船弄翻，而讓漁夫們困擾呢？」

「因為他們捕捉太多的魚，自己吃根本吃不完呢！」

「漁夫是為了賺錢才捕魚的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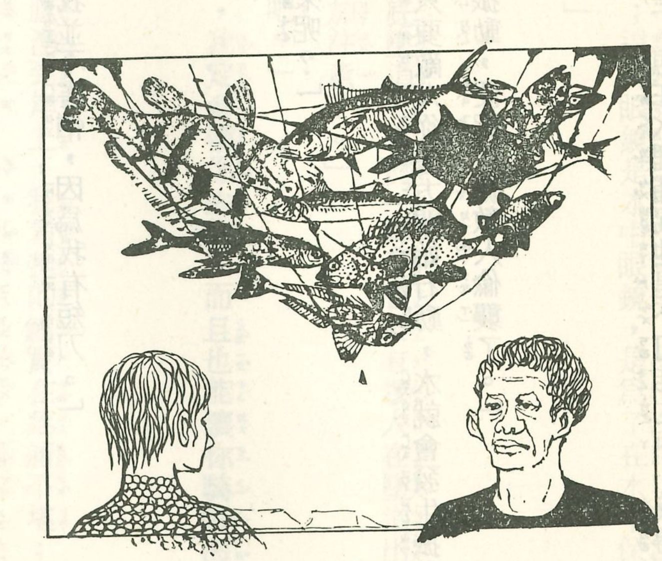
對伊夫基安德魯而言，他並不了解這句話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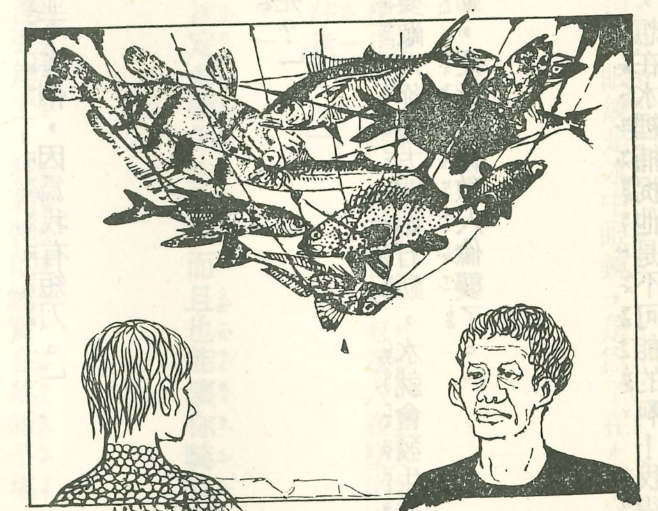
「總之，這些魚是其他的人吃的呀！」

庫利斯特說明道。

「有那麼多人類嗎？陸上的鳥和動物還不夠他們吃嗎？為什麼人類連海也要來呢？」

「這個道理無法簡單說得清楚。今天就談到此為止，別忘了要在床上睡啊！」





庫利斯特說完，便回到自己的房間。

翌日清晨，庫利斯特很早就去看伊夫基安德魯，可是，他已經不在了。混凝土製成的床，被水沾濕了。

庫利斯特想：

「又在浴漕裡睡覺，而且一定又到海裡去了。」

午餐時，伊夫基安德魯很晚才回來；不知何故，竟毫無精神。

「到那裡去啦？」

庫利斯特問道。

「今天，我和海豚一起到布耶諾斯愛雷斯附近的海岸去，看到一個非常漂亮的女人；她有著碧綠色的眼睛，金色的頭髮；那個女人一看到我，竟嚇得跑走了；大概是我戴上水中眼鏡，以及手鰭的原因吧！前些日子，我曾救過一個在海中即將溺斃的女人；而今天所看的，我覺得好像是那個女人。」

「然後這麼了？」

「我一直在那兒等著，可是那個女人卻沒有再回來；庫利斯特，那女人還會再來嗎？」

(他喜歡女人這可就太好了，只要將他誘到街上，便能輕易抓住他了。)

庫利斯特如此想著。

「也許不會到岸邊來了，不過我們可以去找找那個女人呀！你換上城裡人所穿的衣服，和我一起到城裡去吧！」

伊夫基安德魯眼中閃爍出光芒，問道：

「這樣能遇上那個女人嗎？」

「城裡有許多女人，或許能遇上也說不定呀！」

「那麼，現在立刻走吧！」

「今天已經太晚了，明天早上早點出發吧！你從隧道到海灣來，我帶著衣服在岸邊等你。我去借一套你的衣服。」

(今晚，必須去見弟弟。)，庫利斯特想著。

城裡

伊夫基安德魯浮出海灣，走上岸邊；此時，庫利斯特已帶著西裝在等待他了。伊夫基安

德魯彷彿看到蛇皮似的注視著那件西裝，而且不太願意地穿上了。伊夫基安德魯是第一次穿上這種普通衣服。庫利斯特幫他結上領帶，然後很滿意地注視著伊夫基安德魯。

「喏！走吧！」

庫利斯特爲了想讓伊夫基安德魯驚訝一番，便帶他到城中心的鬧區。但是，鬧區吵雜的人群，以及天氣的悶熱，使得伊夫基安德魯立刻變得精疲力盡；雖然如此，可是每當遇到年輕女子，他就會叫道：

「有了！」

然後拉著庫利斯特的手；等發覺認錯人時又覺得失望不已。

到了中午，庫利斯特走進一家小餐館吃飯；餐館仍舊吵雜而悶熱。

伊夫基安德魯只喝著冰水，一點也不想吃飯，一副可憐兮兮地說：

「在海裡找魚比在人群中找人要容易多了；這種叫做城市的地方實在令人討厭，我的側腹已開始疼痛起來；庫利斯特，我們回去吧！」

「好吧！不過在回去之前，先繞到我的好朋友那邊去。」

「我已不想到人所住的地方去了。」

「反正是順路，並不花費時間呀！」

庫利斯特付完帳，和伊夫基安德魯走到大街上。伊夫基安德魯低著頭，一面痛苦地喘息著，一面跟在庫利斯特後面，越過大街小巷，來到了郊外。

「就是這裡。」

庫利斯特說著，走進一間微暗的店鋪裡面。

伊夫基安德魯環視著店鋪內部，這裡就像海底一般，各種大小不同的貝殼散佈在牆壁或地上；天花板上用絲綫懸掛著珊瑚、海盤車，以及螃蟹等；而玻璃箱子裡，則裝入了珍珠。伊夫基安德魯看到這些熟悉的東西，才稍微安心一些。

「稍爲休息一下吧！」

庫利斯特說著，待伊夫基安德魯坐在破舊的椅子之後，才朝著店裡面叫道：

「巴魯塔薩爾！葛芝艾蕾！」

「庫利斯特嗎？請到這邊來。」

從隔壁的房間傳出聲音。

庫利斯特打開門走進房間，然後又立刻關上門。

這個房間是巴魯塔薩爾的工作所；此刻他正在琢磨珍珠。

「午安，巴魯塔薩爾；葛芝艾蕾呢？」

「到隔壁去借熨斗；馬上就回來了。」

「茲利達呢？」

庫利斯特又問道。

「不知到那兒去啦？今天早上又吵了一頓呢！」

「爲了葛芝艾蕾嗎？」

「是啊！茲利達爲她神魂顛倒，每次見面就說請嫁給我吧！葛芝艾蕾卻總說不要、不要，而到處躲藏，實在是令人難以捉摸的少女。即使城裡最漂亮的美人，也不會拒絕嫁給像茲利達那樣有錢的人呀！茲利達一定又在哪兒喝悶酒了。」

「那麼，怎麼辦呢？」

「帶來了嗎？」

「在外面。」

巴魯塔薩爾走到門邊，從隙縫處往外面窺伺。



「不在呀！」

「就坐在店裡的椅子上嘛！」

「除了葛芝艾蕾以外沒有旁人呀！」

兩人打開房門走進店面卻發現只有葛芝艾蕾茫然地站在那兒。

「不是有一個年輕人在這裡嗎？」

巴魯塔薩爾問道。

「我一走進店裡，那年輕人便瞪大眼睛，突然站起來逃走了；我立刻跑到路上去看，結果還是不見他的踪影呀！」

（哈哈！他所說的女子，或許就是葛芝艾蕾了。）

庫利斯特心裡想著。

這時候，伊夫基安德魯一溜煙地跑過街道，向海岸奔去。一到海邊，他立即躲進岩石間環視著四周；並且飛快地脫下西裝，將它藏在岩石下面，然後就跳進海裡面。只要鑽進水裡，他覺得疲勞就迅速消失了；伊夫基安德魯沿著海岸游去，這附近一帶，他是非常熟悉的。

庫利斯特在水池邊的房子裡，非常担心，伊夫基安德魯已經三天沒回來；到了第四天，

他才鐵青著臉出現。

「到那裡去啦？」

庫利斯特很高興伊夫基安德魯能安全回來，趕緊的詢問道。

「在海底呀！」

「為什麼鐵青著臉呢？怎麼回事？」

「我也不知道呀！」

伊夫基安德魯似乎對庫利斯特隱瞞了些什麼。

「肚子餓了，給我東西吃吧！」

庫利斯特就為他準備了餐食。

伊夫基安德魯默默地吃完飯，又立刻帶著水中眼鏡，手鰭和足鰭出去了。

小小的報復

在珍珠店門前，偶然遇到藍眼珠少女的伊夫基安德魯，雖然當時張惶失措地逃走，可是，現在卻想再見她一面；他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如果拜託庫利斯特或許輕而易舉；但是庫利

斯特在的時候，他總覺得不好意思和她見面。

伊夫基安德魯每天都游到第一次遇見那女子的岸邊，整天躲在岩石後面，等待她的再次出現。他每到岸邊，為了不讓對方害怕，便脫掉眼鏡和手鰭，改穿上白色西裝。有時候，甚至在岸邊連續呆上二、三天；而晚上則潛入海裡，捉些魚或牡蠣裹腹，然後在水中睡覺。

有一天黃昏，伊夫基安德魯下定決心到珍珠店去看看；店雖然開著，那女子卻不在，於是又折了回來。回到海邊，卻看到那少女正站在懸崖上，時而往大街方向注視著，好像正在等人的樣子。伊夫基安德魯迅速地隱藏在岩石背後。

那少女不知向誰揮著手；伊夫基安德魯定睛一看，一個身材高大的青年，正快步由大街上走來；青年走近少女身邊，溫柔地說：

「妳好，葛芝艾蕾！」

「你好，歐爾歐恩！」

少女回答。

這個叫做歐爾歐恩的青年，緊緊握住葛芝艾蕾的手。

伊夫基安德魯看了這個情景，心裡覺得既嫉妒又悲傷。

「帶來了吧？」

歐爾歇恩望著葛芝艾蕾的珍珠項鍊問道。

葛芝艾蕾點頭示意。

「沒被令尊發現吧？」

「沒有啊！再說這是我自己的珍珠，要做什麼都是我的權利呀！」

葛芝艾蕾和歐爾歇恩走到海邊斷崖的邊緣，葛芝艾蕾取下了珍珠項鍊，將它拿在手中，愈看愈覺得可愛。

「好漂亮噢！一受到陽光照耀，更顯出特別的光彩！你說呢？喏，你拿去吧！」

歐爾歇恩伸出手，這時候，葛芝艾蕾不小心珍珠項鍊從手中滑下去，落到崖下的海裡去了。

「哎呀！怎麼辦？」

兩人束手無措地一直站在那邊。

「若潛入海裡或許可以檢起來吧？」

「不行呀！這海很深的；歐爾歇恩—這下可糟了。」

伊夫基安德魯看到葛芝艾蕾憂煩的樣子，再也沈不住氣了；在這一剎那，連嫉妒歐爾歇

恩的心理也忘掉了。伊夫基安德魯從岩石後面出來，走到他們兩人身邊。

歐爾歇恩皺著眉，葛芝艾蕾則驚訝地望著伊夫基安德魯。她已看出他就是前幾天從店裡跑出去的青年了。

「妳的項鍊掉進海裡了吧！我替妳撿起來好嗎？」

伊夫基安德魯問道。

「我父親是個有名的潛水夫，連他都覺得這個地方太深呀！」

「試試看吧！」

伊夫基安德魯簡單地回答。

然後，不顧他們兩人的驚訝，連衣服也沒脫就從高聳的崖上跳進海中。

兩人茫然望著海面。

時間一分一分地溜過，伊夫基安德魯還是沒有浮上來。

「死了嗎？」

葛芝艾蕾担心地嘟喃着。

伊夫基安德魯不想讓葛芝艾蕾知道他在水中也能生存，因此，一發覺自己潛的時間太長，便慌忙浮上來，同時微微地笑著說：

「請再稍等一會兒吧！海底太多岩石，一時難以找到，不過，我一定會找來給你的。」

兩分鐘之後，伊夫基安德魯又浮了上來。

「找來了。」

伊夫基安德魯沿著岩石，爬到岸邊；水像瀑布般地從衣服上瀉出來。對於伊夫基安德魯毫無喘息的情形，葛芝艾蕾感到非常奇怪。

「請收起來。」

「謝謝。」

葛芝艾蕾一面驚奇地注視著伊夫基安德魯，一面收起珍珠項鍊。

三個人一時之間均默默無言。葛芝艾蕾不好意思在伊夫基安德魯面前，將珍珠項鍊交給歐爾歇恩。

「妳不是要將這東西交給他嗎？」

伊夫基安德魯指著歐爾歇恩說。

歐爾歇恩紅著臉。葛芝艾蕾只好說：

「啊！是的。」

然後將項鍊交給歐爾歇恩。

伊夫基安德魯覺得很高興，因爲這件事對歐爾歇恩而言，可說是小小的報復；歐爾歇恩能從葛芝艾蕾手中取得項鍊，全是伊夫基安德魯的功勞。

伊夫基安德魯向葛芝艾蕾行過禮，就飛快地跑離開了。

然而，等他離開時，卻覺得有種種疑惑；叫做歐爾歇恩的青年到底是誰呢？爲什麼葛芝艾蕾要將珍珠項鍊交給他？

當天晚上，伊夫基安德魯又和海豚一起在海裡到處游蕩。

翌日，伊夫基安德魯整天都潛入海底找尋珍珠；又隔一天的早晨，他很早便到往日的海邊，換上西裝等候。到了傍晚，葛芝艾蕾果然獨自一人來到海邊。

伊夫基安德魯從岩石背後走到葛芝艾蕾身邊；葛芝艾蕾看到伊夫基安德魯，微笑而又親

密地問道：

「你一直跟在我背後嗎？」

「是的，從第一次看到妳開始……。前天妳將珍珠項鍊交給歐爾歇恩之前，都一直注視那條項鍊，妳喜歡珍珠嗎？」

「是的。」

「那麼，這個給妳，算我送你的禮物。」

葛芝艾蕾非常了解珍珠的價錢，何況伊夫基安德魯手上所拿的珍珠，遠比過去她所見過，或從父親口中所聽過的任何珍珠要美麗多了。其形狀漂亮，顆粒大而純白，重量約有二百克拉左右，這一定是非常驚人的高貴珍珠。葛芝艾蕾驚奇地將珍珠與擁有這顆珍珠的瀟灑青年加以比較；這位青年的體格雖然很好，但服裝卻不怎麼華麗，不像是有錢人家的子弟；爲何想將如此高貴的珍珠送給一個素不相識的少女呢？

「請收下來。」

伊夫基安德魯又重覆說著。

葛芝艾蕾搖著頭說：

「不，這麼貴重的禮物，我不能接受。」

「並不是什麼特別貴重的禮物嘛！像這種東西，海裡面多得很呢！」

葛芝艾蕾微微笑著；而伊夫基安德魯則面紅耳赤。

「拜託拜託，請收下來。」

「我不能接受的。」

伊夫基安德魯這時顯得不太愉快地說：

「妳如果不要，就送給歐爾歇恩吧！我想他一定很想要。」

葛芝艾蕾生氣地說：

「並不是歐爾歇恩自己要的啊！你什麼也不知道。」

「那麼，妳是不收了。」

「嗯！」

這時候，伊夫基安德魯用盡力氣將珍珠拋向海中，然後向葛芝艾蕾告辭便掉頭而去。

葛芝艾蕾大吃一驚，她從沒見過把那麼貴重的珍珠，像石頭般丟棄的人。

「請等一等！」

伊夫基安德魯仍然垂頭喪氣地繼續走著；葛芝艾蕾追上去望著伊夫基安德魯的臉，他的眼眶流著淚珠；對他來說，哭可說是有生以來第一次。

「對不起，讓你悲傷了。」

葛芝艾蕾握住伊夫基安德魯的手說著。

茲利達的焦躁

自從這件事情之後，每天一到黃昏時刻，伊夫基安德魯便游到距離城裡不遠的海岸，然後換上藏在岩石後面的西裝；等待葛芝艾蕾來，兩人才在海邊散步談心。伊夫基安德魯很聰明，知道許多葛芝艾蕾所不瞭解的事情；相反地，只要是城裡的人，連小孩都知道的事情，他卻完全不懂。葛芝艾蕾對於這件事情，覺得非常奇怪；而伊夫基安德魯也不想說出本身的秘密。葛芝艾蕾所了解的，只是伊夫基安德魯可能是哪裡的有錢醫生的兒子罷了。

有時候，他們兩人就坐在岸邊，默默地讓時間過去；腳底下洶湧著吵嘈的波濤，天上的星星閃閃發亮；伊夫基安德魯覺得非常快樂。

「我必須回去了。」

葛芝艾蕾說道。

伊夫基安德魯勉強地站起來，將葛芝艾蕾送到城附近，然後返回岸邊，脫下西裝，跳進海裡游回自己的家。

如此，每天過著幸福的日子；伊夫基安德魯覺得葛芝艾蕾住在那骯髒嘈雜的城鎮裡，實在非常可惜；倘若她也能在安祥美麗的海底生活，將是多麼美好啊！遺憾的是葛芝艾蕾無法在海裡生活，而伊夫基安德魯也不能完全在陸地上生存；只要他待在陸上的時間一長，他的側腹便會疼痛起來。

伊夫基安德魯很想了解葛芝艾蕾與歐爾歇恩之間的關係，卻總是說不出口。

有一天晚上，葛芝艾蕾向伊夫基安德魯表示明天不能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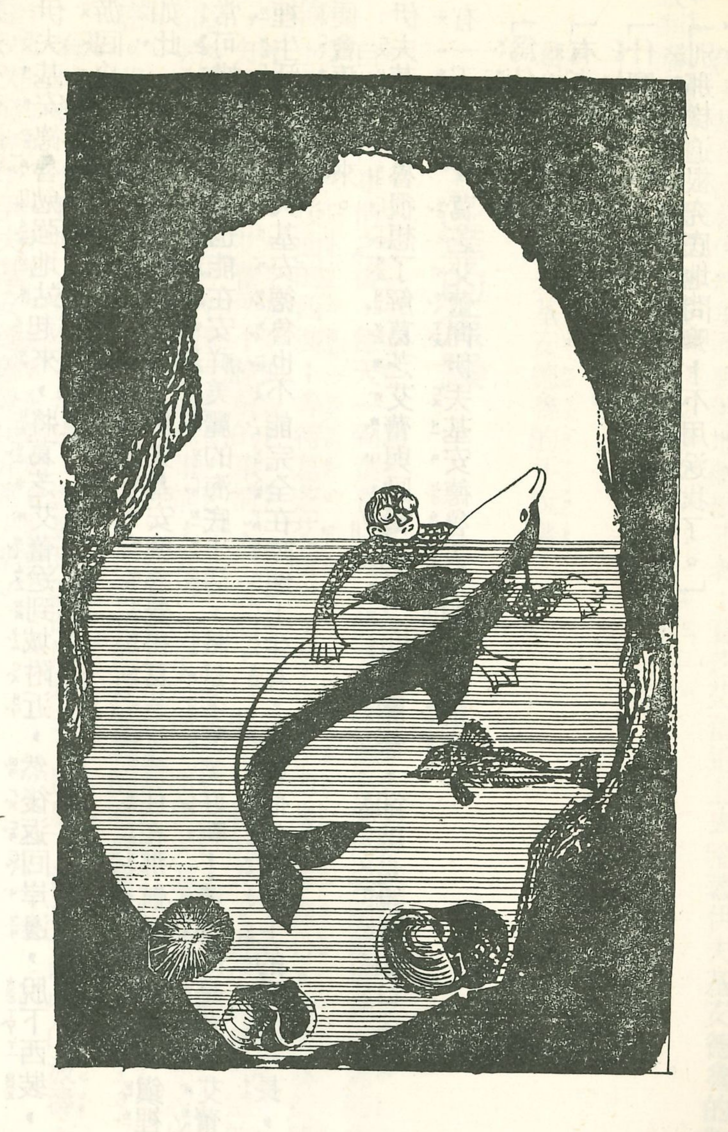
「爲什麼？」

「有事情。」

「什麼事？」

「別那樣追根究底地問嘛！不用送我了。」

葛芝艾蕾邊說邊笑著，獨自走回去。



伊夫基安德魯返回海中，坐在海底長有青苔的石塊上渡過一晚；他的心情非常難過。整個晚上一直恍恍惚惚，等到天亮時，伊夫基安德魯才朝著自己的家游回去。

在海灣附近，漁夫們正在船上射殺海豚。有一條很大的海豚被子彈射中，高高地躍出水面，然後又沈重地落入水中。

「是上等貨啊！」

伊夫基安德魯大爲震驚。

有一個漁夫跳進海裡要追逐受傷的海豚；海豚痛苦地一面喘息著，一面再次浮游起來。

漁夫們飛快地游到海豚身邊，伊夫基安德魯立刻前往救助。

伊夫基安德魯潛進水裡，當他趕上漁夫時，就用牙齒咬住漁夫的脚；漁夫以爲遭到鯊魚襲擊，便一面掙扎，一面胡亂地揮動短刀。短刀正好觸及伊夫基安德魯的脖子，他只好鬆開漁夫的脚，而漁夫也慌忙地回到船上去了。

伊夫基安德魯帶著受傷的海豚，潛進海灣對面的水底洞穴。洞穴裡面只有一半的水，空氣可以從上面的岩石裂縫進來，伊夫基安德魯檢查海豚的傷勢，子彈是穿過皮膚，停留在脂肪層中；伊夫基安德魯於是將子彈挖了出來。

「嗯，這樣好了，傷勢恢復之前你就待在這兒吧！」
伊夫基安德魯輕輕地拍著海豚的背部說道。
現在則必須注意自己的傷勢了；伊夫基安德魯通過地下隧道，回到自己的住處。
庫利斯特看到伊夫基安德魯的脖子正流著血，非常地驚訝。
「怎麼回事呢？」
「想救海豚時，被漁夫殺傷的。」
庫利斯特不相信。
「你又獨自到城裡去吧？」
庫利斯特邊包紮傷口邊問道。
「打開魚鱗衣讓我看一下。」
庫利斯特說罷，就將伊夫基安德魯肩上的魚鱗衣捲起來看看。
他的肩膀上，有紅色的斑點。
「被抓傷的嗎？」
庫利斯特用手撫摸著問道。皮膚並沒有發腫，好像是天生的痣似的。

「不是。」
伊夫基安德魯回答，然後走回自己的房間。
庫利斯特坐下來沈思了一會兒，不久突然起身離開房間。
庫利斯特匆忙地朝城裡去，跑進巴魯塔薩爾的珍珠店鋪。
葛芝艾蕾正坐在店裡。
「令尊呢？」
葛芝艾蕾指著隔壁的房間；庫利斯特便進入巴魯塔薩爾的工作房。
巴魯塔薩爾一看到庫利斯特便開始發牢騷道：
「好煩呀！茲利達一昧地怒吼說，為什麼沒將（海中魔鬼）帶來；偏偏葛芝艾蕾又不呆在家裡，而瞎在外頭溜達，每看到茲利達立刻跑掉。茲利達等得不耐煩就吼叫著說：『我再也不要等了！你自己去把葛芝艾蕾找回來吧！』瞧他這種人，真不知道還能搞出什麼名堂來。」
庫利斯特聽了弟弟的話，說道：
「沒將伊夫基安德魯帶來，就是因為他和葛芝艾蕾一樣經常沒呆在家裡！」再說伊夫基安

德魯那傢伙並不願和我一起到城裡來；最近，他已完全不聽從我的話……。」

此時，房門粗暴地被啓開，茲利達走了進來。

「兄弟倆都在這裡啊！你們打算繼續將我隱瞞到什麼時候呢？」

庫利斯特站起來，親切地笑著說：

「我們會盡力而爲，凡事必須忍耐呀！（海中魔鬼）是個腦筋聰明的人呢！我曾經帶他來過這裡一次，那時候你剛好不在；現在（海中魔鬼）已非常討厭城裡，再也不想來了。」

「如不願來就算了，我已等不及了；本星期內，我決定完成兩項工作；薩魯巴特博士還沒回來嗎？」

「再過幾天就要回來了。」

「如果這樣就非得更加緊不可；我將雇用一些力氣大的伙伴闖進去；庫利斯特，你只負責打開門，以後的事我自會處理；一旦準備完畢立刻通知巴魯塔薩爾。」

茲利達說完，又向巴魯塔薩爾說：

「明天我再跟你談。這是最後一次機會了！」

茲利達走出房間。

在店裡，茲利達不知對葛芝艾蕾說些什麼。只聽到她大聲叫道：

「不要嘛！」

庫利斯特和巴魯塔薩爾互望了一眼，苦笑著。

不愉快的見面

伊夫基安德魯情緒非常惡劣；脖子受了傷，不能在水裡而覺得很難受。

第二天，爲了和葛芝艾蕾見面又來到海邊。葛芝艾蕾約在中午時分也來了。

天氣非常炎熱。酷熱的空氣，使得伊夫基安德魯感到呼吸愈來愈困難。

「今天家父有事出去了，我必須照顧店面。」

「那麼，我送你到你家附近吧！」

兩人正在通往城內那滿是灰塵的道路上走著。

此時，歐爾歇恩正從對面走來；一看到他，葛芝艾蕾便說：

「我有話要跟他說，請你等一會吧！」

然後跑到歐爾歇恩身邊。

兩人低聲地不知說些什麼；葛芝艾蕾好像在拜託他什麼似的。

「我知道了。那麼，今天晚上十二點過後吧！」

伊夫基安德魯聽到歐爾歇恩如此說著。

歐爾歇恩握了葛芝艾蕾的手，飛快地離去。

當葛芝艾蕾回來時，伊夫基安德魯已經漲紅著臉，渾身發熱了。伊夫基安德魯此刻極想詢問有關歐爾歇恩的事情，然而卻找不出話題。

「我很想知道…你和歐爾歇恩的關係。妳對我有所隱瞞吧！今晚十二點以後，你們要約會吧？妳，愛他嗎？」

葛芝艾蕾握住伊夫基安德魯的手，溫柔地微笑道：

「你信任我嗎？」

「當然信任；我喜歡妳，而且愛妳，所以…我感到很痛苦。」

伊夫基安德魯覺得側腹有如針刺般疼痛，還直痛苦地喘息著；臉頰上的紅暈消失，變得滿臉鐵青。

葛芝艾蕾担心地注視著他的臉。

「你好像生病了，請不要介意；本來我打算隱瞞起來，而今你卻如此在意，我就告訴你吧！請聽我說。」

這時候，有個騎馬的男子正奔馳而來，這個男人一看到葛芝艾蕾，又立刻調轉馬頭，走近兩人身邊。

伊夫基安德魯覺得這個人似乎在哪兒見過；皮膚略呈黑色，滿臉留著鬍子；對了，葛芝艾蕾沈溺海中時，在海邊所遇見的那個男人。

那男子突然拉住葛芝艾蕾的手怒吼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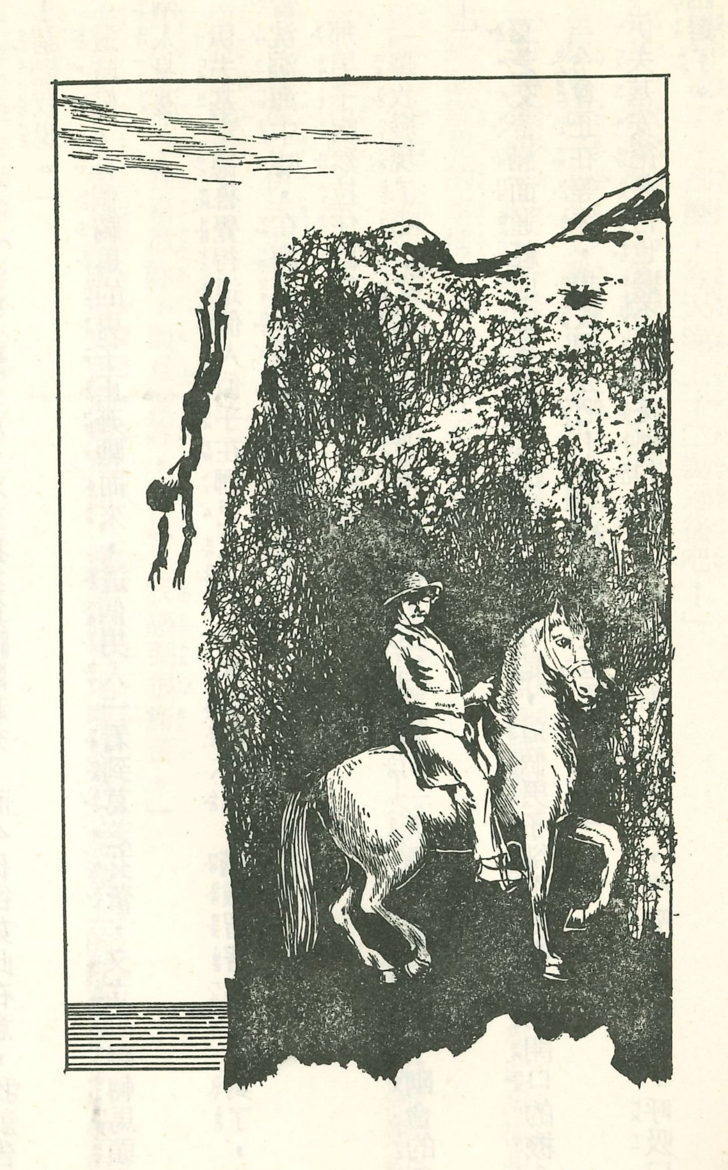
「讓我發現了吧！我倒從沒見過像你這樣，在結婚的前一天還跟別的小伙子幽會的新娘啊！」

葛芝艾蕾滿面通紅地生氣著雖然她想反駁，可是，這個男子卻不給她任何開口的機會。

「令尊正在等妳，趕快回去吧！我一個小時後也要走的。」

伊夫基安德魯再也聽不清最後那句話了，他的眼前一片昏暗，喉嚨已被哽住，呼吸已變得困難了。

「妳……到底……還是欺騙了我……。」



說完這話，伊夫基安德魯突然奔向高聳的懸崖，然後跳進海底。

葛芝艾蕾哀叫一聲，轉向茲利達叫喊道：

「快…快！趕快救那個人！」

茲利達卻連動也不動。

「我可是主張不妨礙別人自殺的人啊！」

茲利達說。

葛芝艾蕾傷心的也想跳進海裡，於是掉頭直往海邊奔去；茲利達一看，立刻快馬加鞭；當他追上葛芝艾蕾時，便抓住她的肩膀強拉上馬，然後抱住葛芝艾蕾奔馳在通往城裡的道路上。「對於想自殺的人，還是別管他；不過，葛芝艾蕾，妳可不能學他那愚蠢的行為呀！」

葛芝艾蕾什麼也沒回答。

到達店舖前，茲利達問道：

「那個年輕男子是誰？」

葛芝艾蕾憎恨地注視著茲利達，說：

「請放開我吧！」

茲利達顯得非常不愉快。

「喂—！巴魯塔薩爾！」

聽到茲利達的吼聲，巴魯塔薩爾趕緊跑出來。

「喂，把你的女兒領回去吧！她想跟一個年輕男子一樣跳進海裡，我才將她救回來的；我救你女兒的性命已是第二次了，她竟一點也不想報答，眞是倔強的傢伙。不過，事情已快結束了，我在一小時後再來；別忘了我們的約定啊！」

茲利達大笑著，又騎著馬飛馳而去。

巴魯塔薩爾和葛芝艾蕾走進店裡；葛芝艾蕾癱軟地坐在椅子上，兩手掩著面孔。

巴魯塔薩爾關上店門，自言自語的在葛芝艾蕾身邊打轉，葛芝艾蕾對於他的話一點也沒聽進耳裡；她只是想起伊夫基安德魯的臉龐，而躭心他的危險。

「他跳進海底一定會沒命的，好可憐！碰到了歐爾歇恩，又遇上茲利達，才會誤會得那麼深。何況茲利達還口口聲聲叫我新娘！唉，一切都完了…。」

葛芝艾蕾不停哭泣著，非常惦念伊夫基安德魯的生命；他雖然有點害羞，可是再也沒有人像他那麼好了。

（以後我該怎麼辦呢？難道要像伊夫基安德魯那樣跳海自殺嗎？）

在旁邊的巴魯塔薩爾仍一直自言自語地說：

「葛芝艾蕾，事到如今，這間店鋪已經破產了，這裡面的所有東西，都是茲利達的；這些珍珠也是拜託茲利達讓我們賣的。如果妳拒絕同他結婚，他必會把店裡的東西全部收回，如此一來，我們要怎麼生活呢？至少，妳也該考慮一下做父親的立場呀！」

「那麼，您是要我嫁給茲利達了？我不要！」

葛芝艾蕾斷然回答道。

「混蛋！妳再那麼倔強，茲利達是會極力拐走你的！」

巴魯塔薩爾暴躁地關上門，走進工作房裡去。

新友人

過了一個星期。

歐爾歇恩在漁船上眺望著大海，剛剛升出水面的太陽，照過海灣清澈的水底；那片純白的砂粒上，有幾個印第安人到處爬動著。這些人爲了呼吸，時而浮出水面，然後再潛進海底

。

眼看著他們浮上、潛下，歐爾歇恩不覺亦想潛入水中，於是脫掉衣服跳進海裡。海水清涼，歐爾歇恩覺得非常舒服。

當第三度潛入水中時，歐爾歇恩看到那些一直在海底爬行的印第安人，好像遭到鯊魚襲擊似的，慌慌張張地往水面浮上來；他轉頭一看，有隻彷彿人與青蛙交配而成的怪物，正飛快地靠近來。這是一隻身體披著銀色魚鱗，眼睛突出的奇異怪物。

歐爾歇恩正想浮出水面，殊不知一會兒工夫，那隻怪物竟伸出青蛙一般的手抓住歐爾歇恩，並對著歐爾歇恩不知說些什麼；由於在水裡面，所以歐爾歇恩什麼也沒聽到，只見到怪物的嘴唇蠕動著而已。

歐爾歇恩急忙浮出水面，掙開怪物的手攀上漁船。看到這種情形，原已回到船上的印第安人，又慌忙跳進水裡向岸邊游去。

那怪物抓住船緣，以西班牙語說道：

「請聽我說，歐爾歇恩；我想向你打聽葛芝艾蕾的事情。」

歐爾歇恩是個勇敢的青年，當他聽到這些話，已不比在水中頭次見到怪物那麼驚奇了。

覺得對方既然知道歐爾歇恩和葛芝艾蕾的名字，那麼他決非怪物，而應該是個人。

「好的。」

歐爾歇恩回答。

伊夫基安德魯登上漁船，就在船頭坐下來。

（一定是眼鏡。）—歐爾歇恩瞪視對方那圓突突的眼睛，心裡想著。

「我的名字叫做伊夫基安德魯；不久之前，曾經替你從海底檢起珍珠項鍊。」

「那時候你不是有著與人類相同的手與眼睛嗎？」

伊夫基安德魯微笑著，擺動青蛙似的手說：

「這可以取下來的。」

「我也這麼想。」

印第安人爬上岸邊的岩石，眺望著他們兩人。當然，他們兩人的談話，印第安人是無法聽見的。

「你喜歡葛芝艾蕾嗎？」

短暫的沈默之後，伊夫基安德魯開口問道。

「嗯，喜歡呀！」
歐爾歇恩率直地回答。
伊夫基安德魯嘆息道：
「她也喜歡你嗎？」
「是啊！」
「可是，她也喜歡我呢！」
「那是她的自由嘛！」
歐爾歇恩聳著肩說道。
「她的自由？她不是妳的未婚妻嗎？」
歐爾歇恩顯出驚訝的臉色，然後沈著地回答說：
「不，她不是我的未婚妻。」
「騙人！那個騎著馬皮膚微黑的男人說，她是新娘呀！」
「我的？」
伊夫基安德魯慌神了。不用說，那個留鬍子的男人並未提及葛芝艾蕾就是歐爾歇恩的新

娘；但是，像葛芝艾蕾這樣年輕貌美的少女，有可能成為那個既黑老又令人討厭的人的新娘嗎？那個男人一定是她的親戚吧！伊夫基安德魯決定改變話題發問。
「你在此做什麼呢？找尋珍珠嗎？」
「你幹嘛如此追根究底地問呢？要不是我曾聽葛芝艾蕾說你是個好人的話，早就把你推到海裡去了。一點也沒錯，我正在找尋珍珠。」
「找尋那顆我所丟棄的大珍珠？葛芝艾蕾告訴你的吧？」
歐爾歇恩點點頭。
伊夫基安德魯顯得有點兒得意。
「你喜歡珍珠嗎？」
「我不是女人，不會喜歡什麼珍珠。」
「可是，珍珠…如果賣了…可以賺很多錢吧？」
歐爾歇恩又點點頭。
「這麼說，你是喜歡錢了？」
「到底你找我有什麼事？」

歐爾歇恩急躁地問道。

「我想知道葛芝艾蕾何以把珍珠給你的原因；難道是你即將和她結婚嗎？」

「不，我沒那個意思；再說，縱使有意思的話，也已經太遲了；她已和另外的男人結婚了。」

伊夫基安德魯鐵青著臉，抓住歐爾歇恩的手。

「和那個黑鬼男子？」

「是的。她和茲利達結婚了。」

「她…她是愛我的呀！」

伊夫基安德魯幾乎無聲息地說道。

歐爾歇恩同情似地望著伊夫基安德魯。

「我也覺得她確實很愛你，可是你不是在她面前跳進海裡，而葬身海底了嗎？葛芝艾蕾一直是這麼認為的。」

伊夫基安德魯感到很驚訝地望著歐爾歇恩—因為他並未將他在水中亦能生存的事告訴過葛芝艾蕾。伊夫基安德魯作夢也沒想到，他從高聳的懸崖跳進海裡，會被認為是自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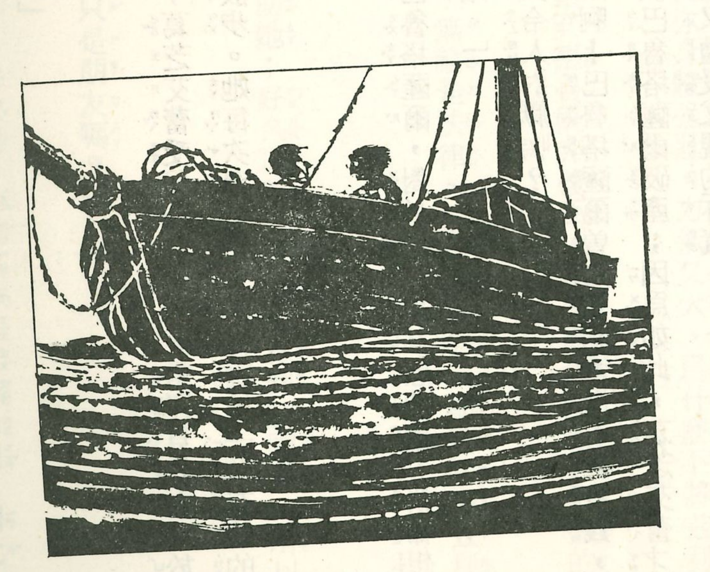
歐爾歇恩又繼續說：

「昨天晚上，我遇見了葛芝艾蕾；她對於你的自殺感到非常悲傷，還說：『伊夫基安德魯會死，都是我害的。』！」

「她為什麼要那麼快就和別人結婚呢？何況，她的性命還是我救的呢！起先，我發現葛芝艾蕾沉溺在海中，便將她抱上岸邊，然後躲在岩石後面；誰知後來那個叫茲利達的人一來，卻對葛芝艾蕾說是他自己救起她的。」

「如此說來，葛芝艾蕾也不知道是誰救她了；你為什麼不當面告訴她，你就是她的救命恩人呢？」

「這種事情由自己來說，不是怪難為情嗎？可是雖然如此，她也用不着為此就和那個人



結婚呀！」

「這件事情我也不太了解。」

「你只須將所知道的告訴我就可以了。」

伊夫基安德魯請求道。

「我是在鈕釦工廠担任貝殼的採購工作；葛芝艾蕾受父親之託，經常運貝殼來；於是，我們由認識而交往，並且經常在港口或海邊散步。她每次遇見我，總會說被一個有錢的西班牙人追得十分困擾。」

「那就是茲利達吧？」

「是的，正是茲利達；葛芝艾蕾的父親巴魯塔薩爾，對於這件事甚感興趣，拚命想說服葛芝艾蕾，並說不該拒絕與那麼卓越的人結婚。」

「怎會是個卓越的人呢？他不是又老，又令人討厭嗎？」

「不，對巴魯塔薩爾來說，他是個好女婿啊！巴魯塔薩爾曾向茲利達借了許多錢，如果葛芝艾蕾拒絕與茲利達結婚，茲利達也許會使巴魯塔薩爾破產；因為如此，葛芝艾蕾才會非常苦惱呀！她一面受到茲利達的糾纏，另方面又遭受父親的斥責…。」

「為什麼葛芝艾蕾不趕走茲利達呢？何況你身體強壯，力氣又大，為什麼不將茲利達修理一頓呢？」

歐爾歇恩大為吃驚。他實在想不通伊夫基安德魯既非傻瓜，為什麼會問這些愚蠢的問題。

「這些事情並不如你想像中那麼簡單啊！無論是法律、警察或法院，都是站在茲利達和巴魯塔薩爾這邊呀！」

「她只要離家出走不就可以了嗎？」

「她是考慮過這個問題的，我也答應幫助她；好久以前我就曾打算到美國去，所以便勸她一起去。」

「你打算和她結婚，是吧？」

「別胡說八道！剛才我不是說過我和她只是朋友嗎？」

「那麼，為什麼你們又沒逃離此地呢？」

「沒有足夠的旅費，由於從布耶諾斯愛雷斯到美國，必須花費相當多的錢；因此，葛芝艾蕾乃決定賣掉自己的珍珠項鍊，並且着手準備…。」

「等等，這麼說，她可是打算遺棄我囉？」

「這些事情全部都是在你和她認識之前發生的，和你認識之後，她曾打算將這些事情告訴你。」

「然而，她想離家出走的事情，並非與我商量，而是你呀！」

「唉！我畢竟是她一年多以前的朋友，你則只是……。」

「哎呀！算了！繼續說下去吧！」

歐爾歐恩繼續著說：

「好不容易一切已經準備就緒；想不到你卻在她面前跳進海中。翌日清晨，我在上班之前繞到她家；由於買好船票之故，我要告訴葛芝艾蕾必須在晚上十點以前準備好。到了她家，巴魯塔薩爾走出來悲傷地說：『葛芝艾蕾已不在了』。後來巴魯塔薩爾才說：那天大約在我到達她家的一個半鐘頭前，茲利達坐了一輛閃閃耀眼的新車停在店前，巴魯塔薩爾和葛芝艾蕾感到奇怪的從房子裡跑出來看。這時候，茲利達打開車門，堅稱要送葛芝艾蕾到市場去；茲利達知道葛芝艾蕾每天早上都要上市場買東西。但是，葛芝艾蕾拒絕了。茲利達便說：『不必客氣吧！那麼，就算我幫妳的忙吧！』說罷抓住葛芝艾蕾，硬將她推進車子，然後就

這樣把她載走了。

巴魯塔薩爾敍說這話時，臉上還露出喜悅的樣子；我非常生氣，便向巴魯塔薩爾說：

『你女兒在你面前被人搶走，爲何你還那麼自在呢？』

巴魯塔薩爾微笑著說：

『沒有什麼好擔心呀！這事要是發生在別人身上的話或須如此，而茲利達可靠的。他迷戀葛芝艾蕾，所以載她去結婚了。葛芝艾蕾那倔强的脾氣是要不得的，有錢人家可不多見；何況和有錢人結婚，可以一輩子過著奢華的生活呢！茲利達在巴拿馬附近有一棟大房子，他的母親就住在那邊；我想茲利達一定將葛芝艾蕾帶到那裏去了。』」

伊夫基安德魯問道：

「你不想把巴魯塔薩爾痛打一頓嗎？」

「聽你這麼說，好像我除了打架之外已無計可施呢！雖然我很想將巴魯塔薩爾痛打一頓，可是，如果這麼做的話，那一切都完了。我想其他應該尚有挽救的辦法，我是想去見葛芝艾蕾一面。」

「到茲利達家？」

「是的。」
「你想殺死茲利達，然後救出葛芝艾蕾嗎？」
「怎麼又這麼說呢！難道你喜歡打架呀？」
「不是的；實在是他太不講理了！」
伊夫基安德魯悲憤的流出眼淚說道。
歐爾歇恩也同情起伊夫基安德魯來了。
「這也難怪，他們那夥人是應該好好修理一頓的；可是，這個社會並不容許我們那樣做呀！再說，葛芝艾蕾也說過不想離開茲利達了。」
「眞的嗎？」
「確實如此。」
「爲什麼？」
「最主要的乃是她認爲你已自殺身亡了。她似乎由衷愛著你，她曾經這麼說過：『我就像個死去的人一般，什麼也不要，什麼也不想；我已被迫完成結婚儀式，神父將結婚戒指套在我的手指上說：『世上的一切，完全是神的旨意；神明所湊合的婚姻，人類是不能違反的

。』我和茲利達在一起雖無半點幸福可言，但我也不想觸怒神明，我決定不再和茲利達分離了』。」
「怎麼那麼笨呢！我父親說，神明乃是拿來恐嚇小孩罷了！歐爾歇恩，你無法說服葛芝艾蕾嗎？」
「很遺憾，我無能爲力；葛芝艾蕾信心非常堅定，而且也沒多少時間讓我與她長談。茲利達在結婚典禮剛結束之後，立即大聲地笑著說：『現在，我完成一件工作；我已抓住可愛的小鳥，並放進籠子裡了。剩下要做的是捕捉魚兒的工作了。』。於是，茲利達便向葛芝艾蕾說，他要到布耶諾斯愛雷斯去捕捉（海中魔鬼）。所謂的（海中魔鬼），是不是指你呢？你能夠永遠潛在水中，而且還嚇唬漁夫們，眞是意想不到。」
伊夫基安德魯本想向歐爾歇恩表明自己的秘密，但又抑住了口的問道：
「茲利達爲什麼想捉（海中魔鬼）呢？」
「爲了幫他潛進海底撈取珍珠啊！如果你就是（海中魔鬼），最好當心一點吧！」
「謝謝你的忠告。」
伊夫基安德魯並不知道他的惡作劇已出了名，而被刊登在新聞或雜誌上面。

突然，伊夫基安德魯問說：

「我忍受不了了，不管怎樣也要見葛芝艾蕾一面，即使只見一面也好。你是說巴拿馬鎮吧？那我知道，就在巴拿馬河的上流。從巴拿馬城到茲利達家，要如何走呢？」

歐爾歇恩便詳細的加以說明。

伊夫基安德魯緊握著歐爾歇恩的手。

「對不起。過去我總把你當成敵手，現在我已知道你是我的好朋友了。再見！我這就去找葛芝艾蕾。」

「現在就去？」

「一分一秒也不能再等了。」

說著，伊夫基安德魯跳進水中，朝著海裡游去。

歐爾歇恩驚訝地搖著頭。

旅行

伊夫基安德魯很快地便準備就緒了。他把藏在岸邊的西裝和皮鞋包成圓形，並以配掛短

刀的皮帶包紮起來，然後綁在背上，接著又戴上水中眼鏡、手鰭及足鰭跳進海裡。

巴拿馬河口的海灣上，停泊著許多輪船和漁船；由水底往上看，這些船隻就像在水面上浮游著的獨角仙一般。船錨的鐵鏈和繩索，彷彿水中的森林似的。海底到處堆積著鐵片、玻璃破片、垃圾等等，實在髒亂不堪。

愈接近河口，就非得逆著強流游去不可；伊夫基安德魯速度逐漸緩慢下來，而且也開始急躁起來。

恰在這個時候，有一團黑色物滑過他的頭上，原來是巴拿馬河上逆流而行的輪船。好極了！伊夫基安德魯緊緊地抓住輪船底部的突出部分。

輪船通過三角洲地帶，駛進巴拿馬河。由於從上流帶來很多的泥巴，因此河水渾濁不堪，伊夫基安德魯逐漸感到呼吸困難；但依然忍耐著，緊緊地抓住船底。

伊夫基安德魯的手已麻木，肚子也餓了；今天從早晨到現在，什麼也沒吃，再不稍微休息是不行了。伊夫基安德魯趕緊鬆開船隻，沈進海底。

太陽已西沈了。伊夫基安德魯環視著充滿泥土的河底，裡面既無比目魚之類的魚，亦無牡蠣等東西。偶而游過來一些河魚，伊夫基安德魯只得以此充飢；雖然河魚堅硬帶有泥沙，



，可是對飢餓的伊夫基安德魯而言，卻是美味可口的。

為了不讓河水沖走，伊夫基安德魯便枕著河底的大石頭睡覺。

不一會兒工夫又醒過來了；伊夫基安德魯等待著逆河而上的輪船，然後抓住船底繼續前進。

如此，終於來到巴拿馬城。總算完成旅程的前半段，只是後半段卻還有更為堅苦的陸上旅程呢！

一大清早，伊夫基安德魯從嘈雜的港口游到沒有人到的岸邊，舉目環顧四周然後爬上岸，摘下眼鏡，脫掉手鰭、足鰭，並將這些埋在岸邊的沙土裡；之後再穿上讓太陽晒乾的衣服

。伊夫基安德魯穿上皺巴巴的衣服，看起來就像個流浪漢；可是對於這點，他卻毫不在乎。

伊夫基安德魯按照歐爾歇恩的指示，沿著河川右邊一直走。

經過一個小時、兩個小時，天氣逐漸悶熱起來；伊夫基安德魯口乾舌燥，頭慢慢暈眩起來。

為了恢復精神，伊夫基安德魯不斷地喝水。

好不容易，約在下午四時左右，才遇見一個老農夫；老農夫聽了伊夫基安德魯所問的話，便親切地告訴他說：

「從這條路一直走，過了旱田地有個大水池，水池上築有橋樑，走過橋樑再爬到山坡上，那兒便可看到茲利達的房子了。」

「離這兒還遠嗎？」

老農夫看看太陽，回答道。

「黃昏以前可以到達吧！」

伊夫基安德魯向老人致謝之後，快步地從小麥田之間的道路上趕去。這條路一直綿延不絕，

伊夫基安德魯感到側腹已開始疼痛，喉嚨也乾了；四周竟一點水也沒有。（要是能趕快到達池邊就好了！）伊夫基安德魯心裡想著。他的肚子又餓了；他看到結滿橘子的樹枝懸在石牆裡面；可是陸上和海裡畢竟不同，一切東西都有主人，是不能隨便摘取的。

這時，有一個身穿金鈕釦的白色衣服，戴著白色帽子，腰間佩帶手槍的胖男子，從對面走過來。

「請問茲利達先生的房子距離這裡還有多遠呢？」

伊夫基安德魯問道。

肥胖男子滿臉狐疑地注視著，說：

「有什麼事嗎？你從哪裡來的？」

「從布耶諾斯愛雷斯來……。」

肥胖男子緊張了。

「我想找一個人……。」

伊夫基安德魯又加上一句。

「把雙手伸出來！」

肥胖男子說道。

伊夫基安德魯感到很奇怪，但仍把雙手伸到前面。肥胖男子迅速從口袋拿出手銬，將伊夫夫基安德魯的雙手套住。

「讓我抓到了。喂，走吧！我帶你到茲利達家去！」

「為什麼把這種東西套在我手上呢？」

伊夫基安德魯舉起雙手，一面注視著手銬，一面瞪著白眼問道。

「別說廢話，走吧！」

肥胖男子嚴厲地命令著說。

伊夫基安德魯無可奈何地跟着走在後面，他完全不知道何以被扣住。伊夫基安德魯更不知道昨晚這附近發生強盜殺人案件，警察正在找尋人犯；另方面他也沒察覺自己髒亂的衣服已招致警察懷疑；加上他對肥胖男子模稜兩可的回答，使他難脫罪嫌。

警方打算將伊夫基安德魯送往巴拿馬市監獄，於是先送他到附近的村莊。

而伊夫基安德魯則只知本身被奪去自由，而無法到達茲利達的住處；因此，暗自在他心中盤算著，無論怎樣也得回復自由身。

大水池逐漸看到了，池上架了一座窄橋。伊夫基安德魯不由得加快腳步。

警察叫喊道：

「不要走得那麼快！」

兩人走上窄橋，當走到橋中央時，伊夫基安德魯突然跨過欄杆，跳進水池裡面。

警察沒有想到被戴上手銬的人，會做出這種事來。

伊夫基安德魯也沒想到，那肥胖的警察會跟在自己後面跳進池裡。就警察來說，他是爲了不讓這個好不容易抓到的犯人淹死。

警察跳進水裡立卽跟在背面追趕，同時抓住伊夫基安德魯的頭髮。池子很深；伊夫基安德魯決心讓頭髮脫落，便這樣把警察拉進水中。一會兒，警察鬆開手；伊夫基安德魯再向前游了數公尺，然後把頭伸出水面。警察雖然不斷舞動手腳，但是，一看到伊夫基安德魯的頭又叫喊道：

「混蛋傢伙！你會淹死的啊！游到這裡來呀！」

這一瞬間，伊夫基安德魯想出了一個好辦法。

「救命啊！我快沈下去了！」

伊夫基安德魯如此喊道，並且潛進水中；他在水中注視著警察的行動。警察到處游動了好一陣子，尋找伊夫基安德魯，不久又好像不想找似地爬上岸來。

（大概要走了吧！）伊夫基安德魯心裡這樣想著。其實，警察是不會離去的，他打算找人幫忙，以將溺斃的犯人從池中撈上來。

這時候，剛好有一個農夫從橋上經過；警察叫住農夫交給他一張字條，要他到附近的警察局去。

如此一來就糟了。有警察看守著，伊夫基安德魯根本無法浮上來。加上池裏又有水蛭吸著在手腳上。伊夫基安德魯爲了不讓警察得知他的藏身地點，所以極力不使水面發出波紋，靜靜地剝下水蛭。

大約三十分鐘後，三個警察帶來了救生艇及消防鉤；警察們乘坐在救生艇上，開始以消防鉤捅著池底，找尋溺斃的屍體。伊夫基安德魯一點也不怕，他只要時時變換地點便可以了。警察們找遍池底，結果還是沒有發現屍體。

警察們感到困惑地互望著，伊夫基安德魯高興不已。可是過了一會兒，他漸漸感到難受起來；由於警察們在水底到處攪拌，因此池水渾濁不清，伊夫基安德魯開始感到無法以鰓呼

吸，怎麼辦呢？如果浮到水面，就會被警察抓去；目前又沒有其他辦法可行。伊夫基安德魯搖搖幌幌地游向淺處，將頭伸出了水面。

一個警察大聲叫著馬上跳進水中，朝岸邊游去。

「上帝！請救救我啊！……。」

留在救生艇的警察，則開始跪下來祈禱。

伊夫基安德魯完全預料不出這種情形，突然地，他立刻想起西班牙人是個非常迷信的民族。

警察們一定認爲亡靈是從另外一個世界來的。伊夫基安德魯已經滿身沾滿汙泥。

唯一的辦法就是恐嚇他們，伊夫基安德魯便露出牙齒，張開大眼，一面以恐怖的聲音叫



喊，一面朝著岸邊的路上走去，並且故意慢慢地走著。

警察們只是顫抖地跪在地上，再也沒有人想去追趕伊夫基安德魯了。

就是（海中魔鬼）

茲利達的母親德露蕾絲，長得肥胖還有一副鷹鉤鼻，是個心地險惡的老太婆。

茲利達帶回年輕的新娘，老太婆便從頭到腳環視一遍；打從第一眼起，她就不滿意葛芝艾蕾的美麗。

「你娶了這樣的女人可要麻煩了。」

老太婆每當和茲利達獨處時，總是如此搖頭說道。

「放心吧！她很有教養的，不會有問題。」

茲利達不在意的只專心埋頭於帳簿的處理。

老太婆爲了不打擾兒子工作，便走到庭院裡乘涼。老太婆平常喜歡眺望著月亮，沈湎於幻想。

今晚，德露蕾絲老太婆仍舊坐在院子裡的長凳上，一面揮手驅打著蚊子，一面幻想購買

新土地擴大房子的事情。

月光被黑雲遮蔽，整個庭院陰沈昏暗。

突然，在低矮的石牆上出現一顆人頭；又出現兩隻帶著手銬的手。不知何人竟小心翼翼地跳進庭院裡來了。

（犯人逃進來了！）老太婆心想。她害怕得想叫喊，卻發不出聲音；想站起來逃進屋子裡，腳卻走不動。老太婆緊張得竟癱軟下來了。

被套上手銬的男子，躡手躡腳地從庭院走近屋子，然後在窗口窺探著。

「葛芝艾蕾！」

囚犯小聲叫道。

（原來如此啊！她竟和那種男人搞在一起！），德露蕾絲老太婆心想著。突然她對葛芝艾蕾產生了一股憎恨的心裡，接著精神全部都來了。

老太婆馬上站起來，跑進屋子裡。

「趕快啊！囚犯潛進庭院來，正在呼叫葛芝艾蕾！」

老太婆向茲利達說。

茲利達立即衝出房間，順手抓起放在門旁的鐵鍬，然後繞過房子。

只見窗口下站著一個全身滿是泥巴，帶著手銬的男人。

「畜生……。」

茲利達舉起鐵鍬，用力打在那男子的頭上。

囚犯一聲不響倒臥在地。

「如何處理這傢伙呢？」

茲利達向母親問道。

「把他丟進池裡好了，那個水池很深的。」

「會再浮上來呀！」

「綁上石頭不就成了。」

老太婆跑進屋子裡，拿來一條粗繩子。

「用繩子把石塊綁在手銬上就可以了。」

茲利達點點頭，把屍體拖到庭院角落的水池旁邊。

在水池邊，茲利達用繩索綁住一塊大石，並將它連接在屍體的雙手，再把大石與屍體一

起丟進池裡。

「池水不會因流血而變紅吧！」

老太婆問道。

「沒關係，池裡的水是流動的。」

茲利達抬頭注意觀察葛芝艾蕾的窗戶一會兒，然後走回自己的房間。

葛芝艾蕾被安置在茲利達家的二樓房間裡。那天晚上，葛芝艾蕾一直無法入睡，天氣既悶熱，蚊蟲又多；而且惱人的事一直浮現在腦海。對於伊夫基安德魯的事情，她始終難以忘懷，而對其丈夫茲利達和他的母親，更是不喜歡。一想到這些問題，便感到這樣下去實在憂心忡忡……。

突然，葛芝艾蕾覺得好像聽到伊夫基安德魯的叫聲；悄悄的聲音不斷從庭院傳過來。葛芝艾蕾愈加睡不著覺。

好不容易等到窗外明亮起來，葛芝艾蕾起身走到院子裡；這時，太陽尚未昇起，露珠沾在草地上。

葛芝艾蕾不由得停住腳：他看到地上的砂土沾著血跡，旁邊亦橫置一把沾血的鐵鍬。

（昨晚，此地一定發生了兇殺案。）葛芝艾蕾心想著，她依著血跡走去，血跡一點一點地一直連到水池旁邊。

「難道犯罪的證據藏在這座水池裏嗎？」，葛芝艾蕾這麼想著，而且戰戰兢兢地注視著稍呈綠色的池面。

伊夫基安德魯正從水中注視著葛芝艾蕾，他的臉似乎顯得很痛苦。

葛芝艾蕾這時也瞪大著眼，目不轉睛地注視著沈在水中的伊夫基安德魯。

（難道是我神經過敏嗎？）

葛芝艾蕾心裡想著。

葛芝艾蕾想要逃，可是他的眼睛卻無法避開伊夫基安德魯。

伊夫基安德魯的臉慢慢浮上來，不久水面泛起漣漪，他果然出現在水面上了，並且伸出被銬綁的雙手，露出軟弱無力的微笑，說道：

「葛芝艾蕾！終於見到妳了呀！我…。」

葛芝艾蕾雙手抱著頭哀叫一聲。

「不，請離去吧！我不想見到幽靈！你不是死了嗎？怎麼又出現在這個地方呢？」

「不，葛芝艾蕾，我沒有死，我還好好地活著；如果你覺得我說謊，請摸摸看這雙手吧！」

伊夫基安德魯伸出戴著手銬的手，葛芝艾蕾嚇得直往後退。

「請別害怕，我仍然好好地活著；我和其他人不同，能夠在水中生存；正因爲如此，所以跳進海裡也不會淹死。」

伊夫基安德魯很快地繼續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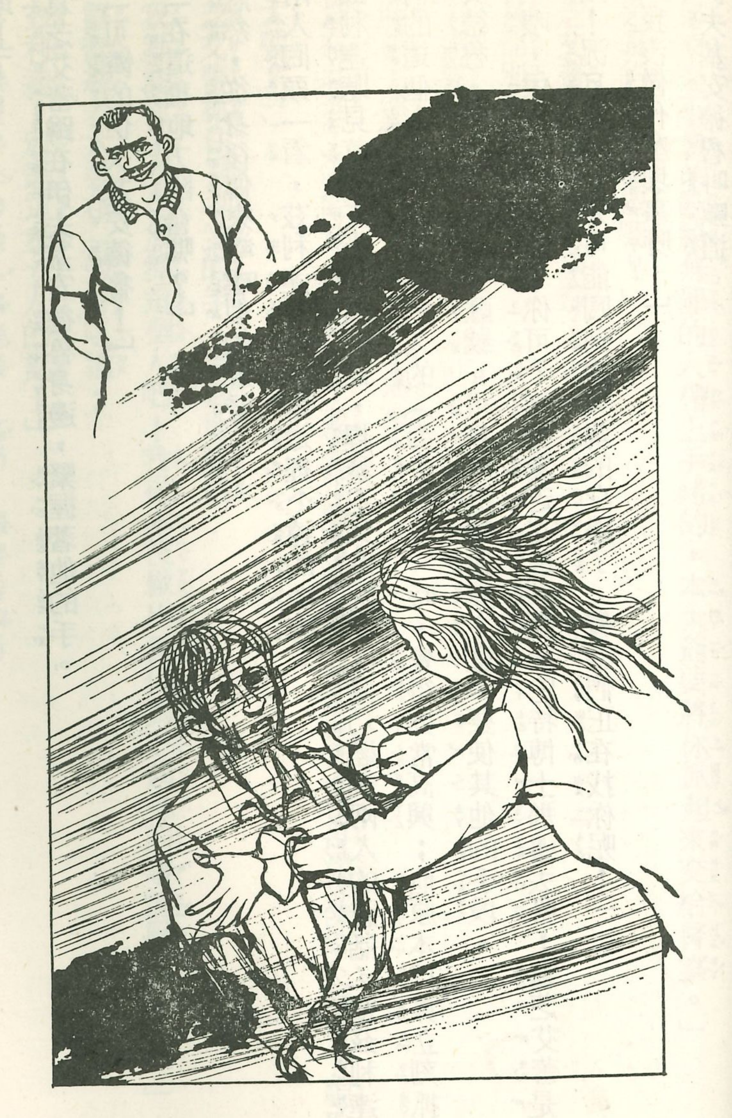
「葛芝艾蕾，我正在找妳；昨晚來到這裡時，茲利達偷襲我的頭，並將我拋進水池。我在水池裡甦醒過來，設法除去綁在一起的石塊；就祇有這東西，卻怎樣也無法打開來。」

伊夫基安德魯舉起手銬。

葛芝艾蕾已開始相信在眼前的並非幽靈，而是眞正的人了。

「你怎麼會被戴上手銬呢？」

「這以後再談吧…，葛芝艾蕾，和我一起逃吧！如果隱藏在我父親家中，是沒人會發覺的；…以後我們可以在一起生活。葛芝艾蕾，請摸摸我的手，雖然歐爾歇恩把我叫做（海中魔鬼），可是，我是人啊！葛芝艾蕾，妳爲什麼要怕我呢？」



伊夫基安德魯滿身泥巴地從水池裡爬出來；由於身體過於虛弱，整個人便搖搖幌幌地倒在草地上了。

葛芝艾蕾蹲在伊夫基安德魯身邊，緊握著他的手。

「可憐的伊夫基安德魯！」

「在這種地方幽會嗎？」

忽然，從身後傳來嘲噓似的聲音。

兩人回頭一看，茲利達正站在離這裡不遠的地方。

茲利達聽見葛芝艾蕾的哀叫聲，趕緊走到庭院來，碰巧聽到兩人的談話。當茲利達知道在眼前的這個人，正是找尋已久的（海中魔鬼）時，覺得非常高興；他原本打算立刻抓住伊夫基安德魯，將他帶往美多薩號。可是又臨時改變主意，要使其他的手段。

「喂，伊夫基安德魯！你可不能帶葛芝艾蕾到薩魯巴特博士那邊去呀！葛芝艾蕾是我的太太呢！況且你也不太可能回到你父親的身邊了，警察們正在找你呢！」

「我沒做什麼壞事呀！」

伊夫基安德魯叫喊道。

「警察是不會胡亂給無罪的人帶上手銬的，本大爺要將你抓起來交給警察。」

「你真的要那麼做嗎？」

葛芝艾蕾極力跟丈夫爭辯。

「其他別無他法了。」

茲利達聳聳肩。

這時候，德露蕾絲老太婆走了過來。

「豈有此理！怎能放走囚犯呢？要是那麼做的話，他不是又會再潛進別人家中，騙取他人的太太嗎？」

葛芝艾蕾抓住茲利達的手，溫婉地說道：

「我拜託你，請你放掉這個人吧！我根本沒做出任何對不起你的事情呀！……。」

德露蕾絲老太婆在一旁叫吼道：

「茲利達，別聽這種女人的話！」

「我實在經不起她的一再請求；好吧！就這麼辦吧！」

茲利達和藹地說著。

「你難道也怕太太嗎？」

老太婆騷嚷道。

「媽，請你不要說了。伊夫基安德魯，我用銼刀把你的手銬鋸斷，然後穿好衣服，乘上美多薩號；等到達你家附近的海灣時，你再跳進海裡，隨便你到哪裡都可以。不過，我有一個條件；那就是你必須忘掉葛芝艾蕾的一切。另外，葛芝艾蕾，我也要帶妳去；我想這樣比較安全。」

「你的為人比我想像的要好得多了。」

葛芝艾蕾滿懷感激地說。

茲利達滿意似地微笑著。

德露蕾絲老太太瞭解兒子的心裡，立刻領悟到茲利達正計劃著什麼陰謀，她毫不動聲色，故意露出惡劣的態度說：

「為甜言蜜語所惑，而輕易地就服從，這種人我最看不慣。」

全速追查

這件事情發生之後幾天，在布耶諾斯愛雷斯城郊外的巴魯塔薩爾店裡，哥哥庫利斯特正抓住弟弟巴魯塔薩爾，不斷地嘮叨道：

「薩魯巴特博士明天就要回來，我本想早點兒到這裡來，卻因發高燒而遲至現在。再說，巴魯塔薩爾，我們為茲利達已拼命盡力了。可是他比我們富有多了，還要我們捕捉（海中魔鬼），以賺取更多的錢；你不覺得我們這樣做非常愚蠢嗎？我是想到了這點，而始終沒有把（海中魔鬼）交給茲利達。還是讓我們把他抓來下海撈取珍珠，若他不願意的話也無所謂。海裡面沈沒著許多裝滿寶物的船隻，讓他從這些船隻中檢拾寶物就足夠了；何況，巴魯塔薩爾，你知道伊夫基安德魯愛上葛芝艾蕾嗎？」

巴魯塔薩爾似乎想說些什麼，庫利斯特卻用手按住說：

「哎，靜靜地聽我說，這不是謊言；伊夫基安德魯確實正熱戀著葛芝艾蕾，而且，葛芝艾蕾也似乎喜歡伊夫基安德魯呢！我的眼睛不會看錯的，他們兩人經常約會。怎麼樣，巴魯塔薩爾，若要當葛芝艾蕾的夫婿，你不覺得伊夫基安德魯比茲利達好嗎？」

巴魯塔薩爾只是嘆息著，什麼也沒說。

「現在，有一件事情我想事先坦白說出來；這已經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了，那一次你太太

回娘家時，由於路途遙遠，你便託我去接她回來；想不到你太太卻在途中的山裡難產去世，而剛剛生下來的嬰兒也死了；那時候，我本來該把這些話告訴你，可是為了不想讓你過份悲傷，才隱藏了這件事實。現在，我就把那件事的真像告訴你；你太太的確在途中去世沒錯，但嬰兒卻還活著，只是非常衰弱；碰巧那地方是印第安的村落，有一位老婦人告訴我說，在這附近住有一位叫做薩魯巴特博士，活像神明一般的人……。」

巴魯塔薩爾微微怔住了。

「那位老婦人告訴我說，只要把嬰兒帶到薩魯巴特博士那邊，嬰兒的性命便可得救；我按照老婦人所說，將嬰兒抱到博士那兒去求醫。博士抱過嬰兒說：『這可難了。』而我則一直等到黃昏時；黑人才來跟我說：『嬰兒死了。』，我才回來。」

庫利斯特又繼續說著：

「薩魯巴特博士是透過黑人來說嬰兒已經死去的；剛生下的孩子是個男嬰，他的肩膀上有顆痣，那顆痣的形狀，我記得非常清楚。最近我發現伊夫基安德魯的肩膀上，也有著同樣形狀的痣。」

巴魯塔薩爾瞪大眼睛注視著庫利斯特，同時以顫抖的聲音問道：

「那麼，你是說伊夫基安德魯是我的兒子囉？」

「我是這麼想，一定是薩魯巴特博士說謊。你的兒子並沒有死，薩魯巴特博士抓去你的嬰兒，而將他變成（海中魔鬼）」。

「好殘酷的傢伙！好，我要親手殺掉薩魯巴特！」

「慢著，慢著！薩魯巴特博士可比你強壯唷，再說這或許是我記錯也說不定，畢竟那已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即使說肩膀上的痣，其他的人也可能有；伊夫基安德魯或許是你的兒子，也或許不是，慌慌張張的這樣做可不成的。你可以到薩魯巴特博士那邊，說伊夫基安德魯是你的兒子，而我可做證人；你同博士說：『還我兒子，否則，我將到法院告你把我的兒子變成殘廢。』。對博士而言，這點或許最讓他感到困擾了。

假使博士不把伊夫基安德魯還給我們，可到法院去告他；若不成功的話，就讓伊夫基安德魯和葛芝艾蕾結婚。葛芝艾蕾也只是你的養女呀！當時你正為太太、兒子悲傷之際，我撿來給你的女孩啊！」

巴魯塔薩爾從椅子上站起來，然後走出房間。

「我的兒子！我的兒子！啊，這下子可糟啦！」

「爲什麼糟了呢？」

庫利斯特吃驚地問道。

「在您生病的這段期間，葛芝艾蕾已經嫁到茲利達家去了。」

這個消息使庫利斯特大爲震驚。

「連伊夫基安德魯也被茲利達抓去了。」

「眞有此事？」

「確是如此。今天早晨茲利達來這裡，大聲地笑著說：『我再也不須要你們幫忙了，我已獨自捉到（海中魔鬼），你們一分錢也分不到。』，然後便回去了。」

巴魯塔薩爾心情激動失去了剛才的沈著；庫利斯特則顯出困擾的臉色注視著弟弟。他想，現在非下一個決定不可了。

可是巴魯塔薩爾對這件事非但無助於事，反而似乎把事情搞砸了。其實說來，庫利斯特並不太敢斷定伊夫基安德魯就是巴魯塔薩爾的兒子，雖然在嬰兒的肩上確實有顆痣；可是，這點卻無法做爲確實的證據。庫利斯特只不過是看到伊夫基安德魯肩上的痣，而打算利用這一點，以大賺一筆罷了。殊不知道巴魯塔薩爾聽了庫利斯特的話，竟也動了心，這倒是庫利

斯特所預料不到的，而聽了巴魯塔薩爾所說的消息，也令庫利斯特驚訝不已。

「現在感到傷心也是無濟於事，明天清早，薩魯巴特博士就要回來了！請你在拂曉時分到防波堤邊等我，我們必須救出伊夫基安德魯才行。還有，你不能向薩魯巴特博士說出伊夫基安德魯就是你兒子的事情哦！對了，茲利達到哪裡去啦？」

「他沒說到哪裡去，我想是往北方去吧！茲利達過去一直是想到巴拿馬海岸去的。」

庫利斯特點點頭。

「那麼，明天早上在岸邊見面；即使我去遲了，你也必須等到我才行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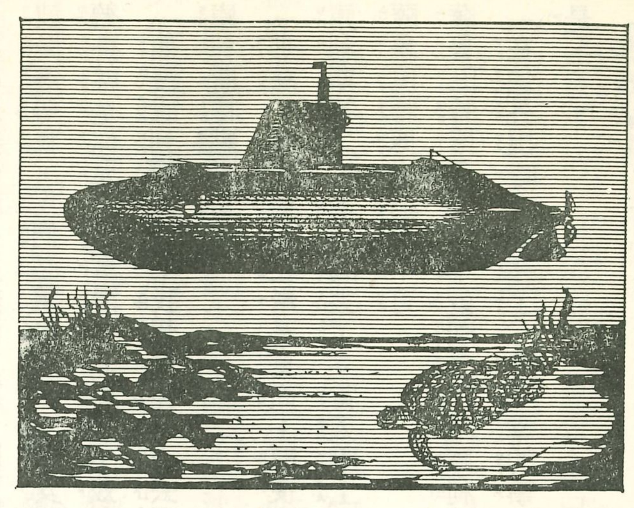
庫利斯特急忙地趕回去了。當天晚上，庫利斯特整夜不眠不休地計劃著；因爲他非得好好向薩魯巴特博士道歉不可。

薩魯巴特博士一大早就回來了。庫利斯特招呼過之後，露出悲傷的臉色說：

「在您外出時，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我吩咐伊夫基安德魯好幾次，叫他別到海灣去；可是……。」

「怎麼回事？」

「遭到捕捉，被人用船帶走了……我……。」



薩魯巴特博士抓住庫利斯特的肩膀，激動地瞪著大眼；庫利斯特不由得眼睛往下望。

「好，詳情待會兒再問你。」

薩魯巴特博士如此說著，放下擱在庫利斯特肩上的手，然後叫來黑人，命令了一些事，又轉向庫利斯特嚴厲地說道：

「跟我來！」

薩魯巴特博士仍舊穿著旅行裝，迅速走出房子朝庭院走去；庫利斯特不敢落後地緊跟其後。到達第三道圍牆時，有兩個黑人趕上來。

「我一直都注意著伊夫基安德魯呀！……」

庫利斯特一面走，一面不斷辨解。

此時，薩魯巴特博士已無心聽任何解釋，

他走向水池邊，踏著草叢裡的踏板。水池的水便流走了。

「跟我來！」

博士再次命令道，接著走下通往地下室的階梯。

在黑暗中，庫利斯特和兩名黑人緊緊跟在博士背後。

當走到地下的平台時，博士打開與上次不同方向的右邊門扉，然後走進黑漆漆的通道。

通道形成下斜的坡路，一直沿伸到遠處；這時不知從何處傳來了水聲不絕於耳。好不容易走完了通道，走在前頭的薩魯巴特博士按了開關，點上了燈。

這地方是個圓屋頂狀的大洞窟，水位高達石板上，水面停放一艘不太大的潛水艇。四個人走進裡面，薩魯巴特博士點上了燈，一個黑人關閉昇降口的蓋子，另一個黑人則發動引擎，潛水艇立刻發動前進了。

「拐跑伊夫基安德魯的那夥人，往那個方向去了？」

「沿著海岸向北而去；我想順便帶我弟弟一同前往，他現在已在岸邊等候著。」

「爲什麼？」

「拐跑伊夫基安德魯的人乃是珍珠業者茲利達。」

「你為什麼知道這些事情？」

薩魯巴特博士疑惑地問道。

「我一說出綁架伊夫基安德魯船隻形狀時，舍弟便指稱是茲利達的美多薩號。茲利達拐走伊夫基安德魯，一定是打算讓他去撈取珍珠；我弟弟非常了解產珍珠貝殼的地點，讓他和我們一起去，我想多少會有所助益。」

薩魯巴特沈思著。

「好吧！把你弟弟也一起帶去！」

巴魯塔薩爾正在防波堤上等待著庫利斯特，潛水艇轉向岸邊行駛；巴魯塔薩爾看到薩魯巴特博士，起先還緊繃著臉，隨後又立刻和藹親切地招呼了。

「全速前進！」

博士命令道。

博士登上甲板，注視著海面上。

被逮捕的人

茲利達鋸斷伊夫基安德魯的手銬，讓他穿上新衣服之後，又要伊夫基安德魯取回藏在海邊砂中的水中眼鏡、手鰭、足鰭；當伊夫基安德魯回到美多薩號的甲板時，船員們立刻依照茲利達的命令，將伊夫基安德魯予以逮捕，並將他關進船的倉庫裡面。

茲利達為補充糧食，僅在布耶諾斯愛雷斯稍做停留而已；他順道去巴魯塔薩爾家，向他誇耀捉到（海中魔鬼）的事情，然後立刻沿著海岸向北行駛。茲利達乃計劃繞過南美洲的東海岸，到加利布海撈取珍珠。

葛芝艾蕾被軟禁在船長室。茲利達騙葛芝艾蕾說在布耶諾斯愛雷斯附近的海灣，已經放了伊夫基安德魯；只是這個謊言很快便被揭穿了，因為每當夜裡，都可聽到從船底所傳出來的叫吼聲和呻吟聲。

葛芝艾蕾立即聽出是伊夫基安德魯的聲音。那時，茲利達在甲板上，葛芝艾蕾想走出船艙；卻發覺房門被反鎖住了。葛芝艾蕾用拳頭敲著門，可是沒有人理會她。

茲利達聽到伊夫基安德魯的叫吼聲，便帶領印第安船員走到船艙底下。倉庫裡面昏暗而悶熱。

「幹嘛吵吵嚷嚷呢？」

茲利達暴躁地問道。

「我…我呼吸困難；沒有水我就活不成了。這裡太過悶熱，如此下去我活不到明天……。」

伊夫基安德魯如果死去，那一切不是變成泡影？茲利達命令水手們把木桶搬進倉庫，並將水灌進桶裡。

伊夫基安德魯立即鑽進水桶中；水手們站在門邊，奇怪地注視著那種情景。他們還不知道這個囚犯就是（海中魔鬼）。

木桶非常窄小，既無法游泳也無法伸直身子，伊夫基安德魯只能蹲著而已。木桶雖有醃肉的臭味，但比起悶熱的房間可要好多了。

茲利達一直站在船頭上，直到破曉時分始返回船長室。葛芝艾蕾雖然覺得很睏，卻始終輾轉難眠；茲利達打開房門，葛芝艾蕾鐵青著臉，非常生氣地面向茲利達叫喊著。

「你欺騙我！」

茲利達爲了解除尷尬的局面，故意開朗地回答：

「是伊夫基安德魯說自己想留在船上，永遠在你身邊啊！」

「別說謊了！你是個眞正的討厭鬼！我恨你！」

葛芝艾蕾突然抓起掛在牆上的短刀，砍了過去。

「噢，好險！……。」

茲利達飛快地跳開，扭住葛芝艾蕾的手；短刀掉落在地面上。

「別太激動嘛！妳還是喝點水睡覺吧！」

茲利達拾起短刀走出船艙。

太陽已昇起來了，茲利達仍然在甲板上走來走去。

「哼！不久就要讓妳低頭的。」

茲利達邊想著葛芝艾蕾邊說道。

茲利達命令水手們放下帆；美多薩號抛下船錨停止前進。

「把鐵鏈拿來，並將倉庫裡的男子也帶來這兒！」

茲利達想盡快讓伊夫基安德魯潛進海裡幫他撈取珍珠。

伊夫基安德魯被兩個水手抬出來，臉上顯出疲憊的樣子。伊夫基安德魯環視四周，發覺距離船弦僅有數步距離；他突然揮掉水手的手跑向船邊。眼看只要再一步即到達船弦了，就

在這一瞬間，茲利達的大拳頭落在伊夫基安德魯的頭上。

伊夫基安德魯昏倒在甲板上。

「別慌！」

茲利達嚴厲地說。

水手們已抱來鐵鏈，這些鐵鏈細長而堅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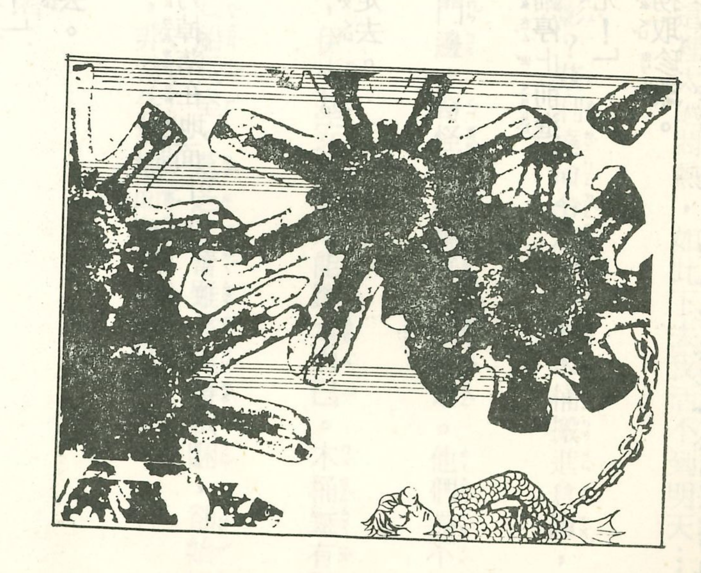
茲利達把鐵鏈的一端綁在伊夫基安德魯的腰部。

「拿水澆在這傢伙的頭上。」

伊夫基安德魯慢慢甦醒過來，然後感到奇怪地注視著被圍繞在自己身體上的鐵鏈。

「你再也逃不掉了，我要你潛進海裡撈取珍珠；如撿得多，就讓你多呆在海裡；否則就把你關進倉庫；懂嗎？」

伊夫基安德魯點點頭。現在他已認為只要能



進入水中，其他不管怎樣都可以了。

伊夫基安德魯連同鐵鏈潛進海裡。他想切斷鐵鏈，可是手空著實在沒辦法；伊夫基安德魯放棄念頭，開始找尋珍珠貝殼。海底和悶熱的倉庫畢竟不同，在海裡可舒服多了。

船上的水手們摒息地注視水面。時間經過一、兩分鐘，伊夫基安德魯仍舊未浮出水面；剛開始時水面尚浮現出水泡，一會兒之後，那些水泡也消失了；海水清澈見底，微微可見在海底到處游動的伊夫基安德魯之姿態。水手們至今尚未見過能潛入水中這麼長久的人。

正午時分，伊夫基安德魯從水底拉動鐵鏈，做出浮上的記號；水手們拉上船一看，伊夫基安德魯腰間所掛的袋子滿裝了珍珠貝殼。

通常，珍珠貝殼必須讓太陽曝晒數日，等貝殼腐爛再取出珍珠；然而這個時候，茲利達及水手們都已等不及，迫不及待地撬開貝殼。

驚訝的叫喊聲不斷地從水手們口中脫出；這次的收穫遠超出茲利達的預算，形狀整齊色澤美麗的大顆珍珠，約有二十個以上，光是這些已經是一筆驚人的財產。

茲利達發覺水手們正以貪婪的眼光望著珍珠，急忙將那些珍珠收進自己的帽子裡面，然後說：

「喂，各位，吃飯吧！伊夫基安德魯，你做得很好；船上還空著一個船艙，從今天開始就讓你住吧！比起倉庫，船艙可要涼爽多了，我也爲你訂購了金屬製的大水漕；或許你並不需要那種東西吧！其實往後你每天都要潛進海底的！當然，還是一樣要綁著鐵鏈唷。」

伊夫基安德魯非常不願與茲利達交談，他認爲對方既是個貪婪之徒，就用不着客氣了。

「比起腥臭的木桶，水漕當然好多了；如果你不希望我生病，請你每隔三十分鐘就替我換一次水。」

「別放肆啊！」

「並非我放肆；試想你將一條大魚放進水桶裡置之不理的話，牠定會立刻死掉！因爲魚兒是吸取水中的氧氣呀！而我就像一條大魚一般。」

「這或許如此；但如果雇用一個人經常以抽水機將水抽到你的水漕，則必須花費很多錢，這樣我會破產的。以你所撿取的珍珠折算也根本划不來。」

由於伊夫基安德魯不瞭解珍珠價值的高昂，以及茲利達付給水手們的薪金非常少，所以不得不相信茲利達的話。

「既然抓住我不划算，就請你放掉我吧！」

伊夫基安德魯注視著海面。

「這樣不行！……。」

茲利達大聲地笑著說。

「請放掉我吧！我會拿珍珠來報答你的。我以前曾蒐集了堆積如山的珍珠，如果放開我，我就把那些珍珠全部送給你。」

茲利達的眼睛變亮了。

「騙人！」

茲利達假裝平靜地說。

「我從來未說過謊話。」

「那麼，那些珍珠在哪兒？」

「在海底的洞窟裡，那地方只有我知道。」

（要是他所說的是事實的話，我將成爲全世界屈指可數的大富豪了。），茲利達如此想著。

茲利達並不是個輕易相信別人的話的人；他開始計劃著要怎樣奪取伊夫基安德魯的寶物

。（對了，只要抓住葛芝艾蕾就可以了；我騙說是她拜託的，那傢伙一定會把珍珠帶來。）

茲利達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說：

「這件事改天再考慮吧！現在還不能釋放你；不過，我會儘可能讓你心情愉快的。」

伊夫基安德魯又再次被帶進船底的倉庫，因為金屬製的水槽尚未做好。

茲利達一面暗自竊笑，一面打開船長室的房門，將滿裝珍珠的帽子遞給葛芝艾蕾看。

「我曾答應拿珍貴的珍珠送你做禮物，今天承蒙伊夫基安德魯的幫忙，始能達成我的願望。你看，一次就撿來這麼多的珍珠呀！」

葛芝艾蕾注視著閃閃發亮的珍珠，不自覺地幾乎要發出驚訝的聲音；終於還是忍耐下來。茲利達看她這樣子，愉快地笑著說：

「妳將成為阿根廷，不，是美洲大陸最富有的人，我將為妳建築宮殿，買給你你所喜歡的東西；為了證明此話不假，現在就將這些珍珠分一半給你。」

「我不要那些犯法得來的珍珠；我的事情，請別管吧！」

葛芝艾蕾嚴厲的回答道。

茲利達張惶失措地不知如何是好；他沒有想到葛芝艾蕾會對他這種態度。

「另外我還有一句話，難道妳不希望我釋放伊夫基安德魯嗎？」

葛芝艾蕾似乎想試探茲利達心中如何想法，滿臉狐疑地注視著茲利達。

「希望又怎樣？」

葛芝艾蕾冷冷地問道。

「伊夫基安德魯的命運就看你了；他在海底的某處藏有許多珍珠：只要你跟伊夫基安德魯說，叫他把那些珍珠搬到美多薩號來；這樣一來，立刻還給他自由。」

「請好好記住我的話吧！一旦你得到那些珍珠，你還是會把伊夫基安德魯綁在鐵鏈上的；我可不願意參與這種陰險的計謀。」

看來，再談下去還是沒有結果；茲利達走出房門，回到自己的船艙，把珍珠藏進皮箱，上了鎖，然後再登上甲板。對茲利達來說，他並不介意與妻子爭吵，他只幻想著成為大富豪之後，對他本身的事情罷了。

茲利達爬上船頭，點燃了香煙；平時眼神銳利的茲利達，此刻竟未覺查水手們正到處三兩成群的竊竊私語。

被丟棄的美多薩號

茲利達正站在船舷邊；駕駛員的手勢一指，五、六個船員齊向茲利達襲擊過來。他們都未帶任何武器，但是，想要以人數衆多制伏茲利達，倒也沒那麼簡單。茲利達使出渾身力氣，排開水手們的手，脫出他們的包圍，而跑向桅桿的地方。茲利達經常隨身攜帶手槍，由於事出突然，根本就沒有拔槍的機會。

茲利達緩緩地往後退，突然像猴子一般，飛快地爬上桅桿。一個水手抓住他的脚，茲利達以另一隻脚踢著水手的頭，然後往上爬高，從腰間拔出手槍。

「再爬上來的話，我就不客氣要將他的頭打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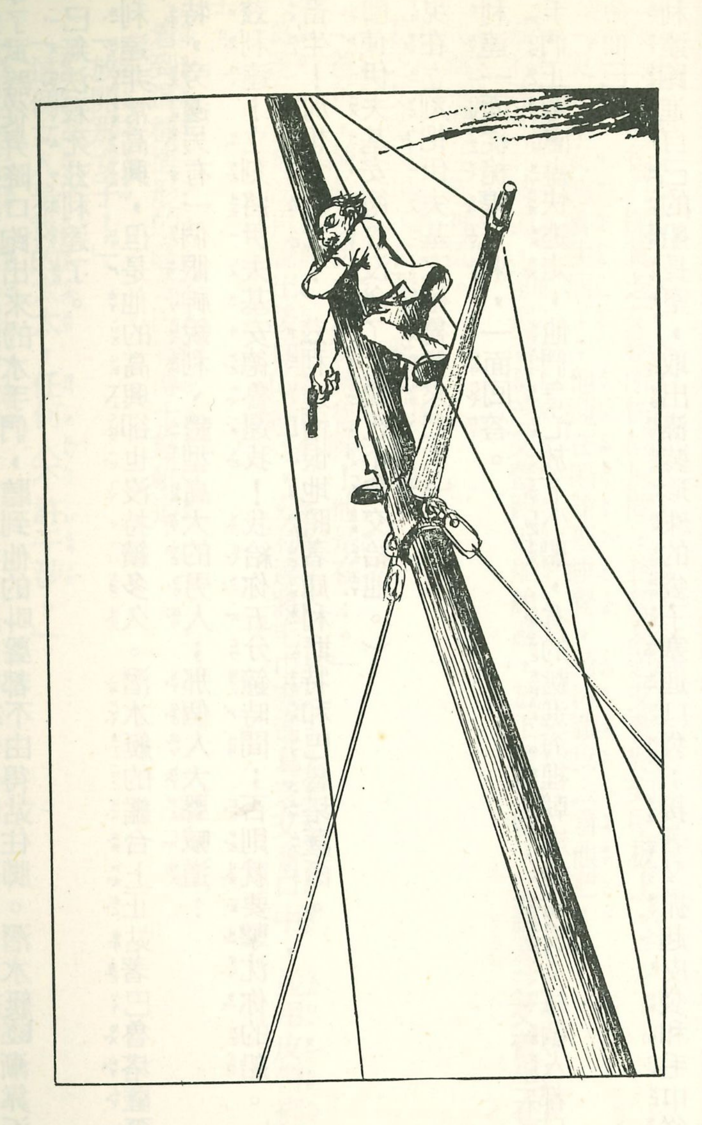
船員們躊躇不前。

「船長室有武器，我們敲破門進去拿吧！」

駕駛員叫喊著說。

幾個水手朝著昇降口跑去。

（完了。）茲利達心中想著，便往海面望去；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到潛水艇正向著美多薩號破浪而來，艇上還站著一個人。



「救命呀！趕快呀！我要被殺了！」

茲利達拼命地嘶叫着。

拿了武器從昇降口跑出來的水手們，聽到他的叫聲都不由得站住腳。潛水艇逐漸靠近來，此刻已無法殺死茲利達了。

茲利達非常高興，但是他的高興卻也沒持續多久。潛水艇的艦台上正站著巴魯塔薩爾和庫利斯特，旁邊另有一個眼神銳利、體型高大的男人；那個人大聲喊道：

「茲利達！立刻將伊夫基安德魯還我！我給你五分鐘時間；否則就要擊沈你的船。」

(畜生！別想背叛我！)茲利達憎恨地瞪著庫利斯特和巴魯塔薩爾。

(卽使伊夫基安德魯沒命了，我也不會交給他。)

「現在立刻把伊夫基安德魯帶來吧！」

茲利達一面從桅桿下來，一面回答。

水手們正考慮盡快逃走，他們急忙放下小船，有的跳進海裡朝岸邊游去；每個人都只顧自己逃命而已。

茲利達跑進自己的船長室，取出滿裝珍珠的袋子塞進口袋；接著又抓起皮袋和毛巾從走

廊上跑去，然後打開葛芝艾蕾所住的房間，抱起葛芝艾蕾跑到甲板上。

「伊夫基安德魯生病了；他還在船艙裡睡覺，請你跟我去看他吧！」

茲利達如此喊道，卻抱著葛芝艾蕾跑近船艙邊，放下救生艇，並讓葛芝艾蕾坐在上面，自己也跳進救生艇裡面。

葛芝艾蕾發現了在潛水艇上的父親。

「爸爸，請救救伊夫基安德魯呀！他是在…。」

葛芝艾蕾無法再說出後面的話了，茲利達將毛巾塞進葛芝艾蕾口中，並用皮帶綁住她的兩手。

看到這種情形的薩魯巴特博士怒吼道：

「放開那女子！」

「這個女人是我的太太，任何人不許干涉。」

茲利達回應道，同時划出小船。

「停下來，否則要開槍喲！」

茲利達仍然繼續划著；薩魯巴特博士開槍射擊，子彈打到小艇。

茲利達抱住葛芝艾蕾以防子彈射來。

「無賴！」

薩魯巴特博士嘟喃著放下手槍。

巴魯塔薩爾從潛水艇的甲板跳進海中，追趕著救生艇。這時茲利達已經到達岸邊，他一跳下岸，便抱著葛芝艾蕾消失在岩石後面。

巴魯塔薩爾知道再追也沒用了，只好朝著美多薩號游去，然後沿著船錨的鐵鏈爬上甲板。

巴魯塔薩爾在船裡到處找尋，裡面不見半個人影。

「伊夫基安德魯不在！」

巴魯塔薩爾向薩魯巴特博士大聲喊道。

「伊夫基安德魯一定在這附近一帶；要是茲利達那傢伙不塞住葛芝艾蕾的嘴巴，就知道他的藏身處了。」

庫利斯特憎恨地說道。

庫利斯特正在眺望海面之際，發現有類似桅桿的前端突出水中，好像是沈沒的船隻似的

；伊夫基安德魯難道會在這艘船裡面嗎？

「按道理說，茲利達不會讓伊夫基安德魯去找尋沈船的寶物呀！」

庫利斯特說。

巴魯塔薩爾在甲板上拾起了一條長鐵鏈。

「茲利達一定是以這條鐵鏈綁住伊夫基安德魯，而讓他潛入海裡的；否則，伊夫基安德魯就會逃掉啊！不，他決不會在沈沒的船隻裡面。」

「趕走了茲利達，卻找不到伊夫基安德魯。」

薩魯巴特博士沮喪地嘆息道。

沈沒的船

薩魯巴特博士和庫利斯特他們，並不知道當天早上美多薩號發生的事情。

水手們整個晚上偷偷地計劃著伺機殺害茲利達，並奪取伊夫基安德魯和美多薩號。

茲利達以望眼鏡眺望海面，發現水面突出船隻桅桿似的東西，旁邊還浮著救生用的浮袋；他放下小船過去看看，只見浮袋寫著『瑪發魯多號』等字樣。

（難道是瑪發魯多號沈沒了嗎？）茲利達心中想著。這是一艘美國的大型客輪，船上一定裝載有許多値錢的東西。（讓伊夫基安德魯去拿吧！但是恐鐵鏈不夠長，如果放開鐵鏈，伊夫基安德魯一定會逃掉的。）。既要錢，又不忍放開伊夫基安德魯；茲利達不知怎麼辦才好。

美多薩號開到突出的桅桿旁邊停住了。

瑪發魯多號一定來不及發出急救信號便沈沒了；也許是無綫電故障，否則，此刻應該從附近的港口開來許多救助的船隻呀！不能再磨磨蹭蹭了，就把伊夫基安德魯的鐵鏈去掉，讓它潛進去吧！反正其他已別無辦法。可是，爲了讓伊夫基安德魯能再回來！要怎麼辦才好呢？

茲利達微微笑著，他走進自己的房裡，在紙上寫了一些字，然後來到伊夫基安德魯的地方。

「伊夫基安德魯，你認識字吧！葛芝艾蕾要我把這東西交給你。」

伊夫基安德魯接過字條讀道：

『伊夫基安德魯！請答應我的拜託；美多薩號附近有船沈沒，請你潛進那艘船把金銀財寶收集起來；雖然茲利達會放開你身上的鐵鏈，但是，你必須再回到美多薩號來；爲了我，

請幫我這個忙，如此一來，你便能立刻恢復自由。葛芝艾蕾上。』

伊夫基安德魯從未接過葛芝艾蕾的信，不曉得她的親筆字體；他只覺得很高興收到葛芝艾蕾的信，然而他又立刻想到，這或是茲利達的奸計也說不定。

「爲什麼葛芝艾蕾不自己拿來呢？」

伊夫基安德魯指著字條問道。

「葛芝艾蕾身體不舒服，正躺在床上；不過，她說等你回來就要見你。」

「爲什麼葛芝艾蕾需要金銀財寶呢？」

伊夫基安德魯仍然不敢相信。

「難道你不了解女人都喜愛漂亮的衣裳和寶石嗎？因此，當然需要金子呀！客輪上裝載著許多金幣，既然沈入海中，便不再是屬於誰的東西了；你將那些寶物拿來送給葛芝艾蕾不是很好嗎？對了，死在船裡的乘客或許也戴著金飾和鑽戒…。」

聽到這裡，伊夫基安德魯忍不住生氣地說：

「我不會拿死人所有的東西，我不相信你的話；葛芝艾蕾並非是個强大慾望的人，她絕不會拜託我做那種事情的。」

（畜生！既不能順利說服你，乾脆把陰謀暴露出來吧！）茲利達想著。

於是，茲利達大聲地笑著說：

「我認輸了，想欺騙你實在不容易；也好，我就說出實情，想要瑪發魯多號裡面寶物的人，並非葛芝艾蕾，而是我；這樣你大概相信我的話吧？」

伊夫基安德魯不由得也笑著說：

「當然啦！」

「那太好了，總而言之我希望得到那些金幣和寶石；我只要你把瑪發魯多號裡面值錢的東西全部拿來給我，而那些東西又能和你藏匿的珍珠同等價值的話，我就可以將你釋放；現在問題是你不能信任我，我也不相信你；如果讓你不綁著鐵鏈潛進海裡，或許你再也不回來了；我就是擔心這點……。」

「我一定完全遵照約定。」

「光憑嘴說是不能相信的；你一向憎恨我，即使你不遵守約定，我也不會覺得奇怪；我知道你愛著葛芝艾蕾，她的話你一定相信，對吧！是我對葛芝艾蕾說出我的意思，而她當然希望你能得到自由，所以她才寫下那張字條；這樣你了解嗎？」

伊夫基安德魯覺得茲利達所說的話，好像全是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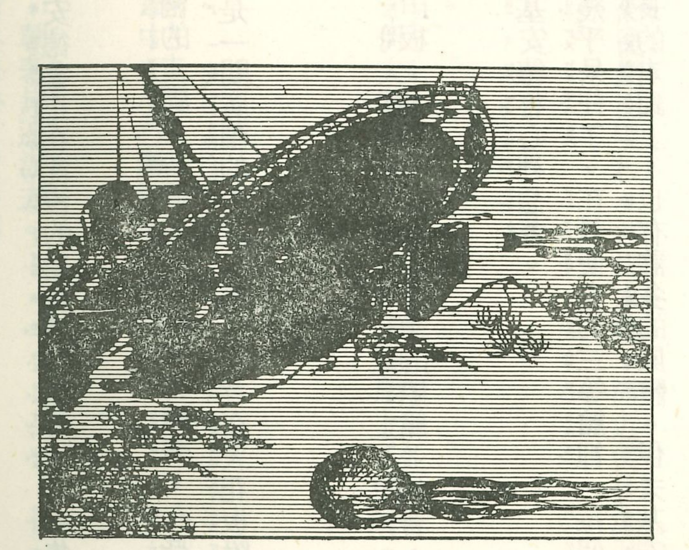
伊夫基安德魯點點頭。

茲利達暗自竊笑道：（為了比較瑪發多號的金幣，以及伊夫基安德魯所隱藏的珍珠山，這傢伙非把那些珍珠帶來不可。如此一來，兩樣東西都要變成我的了。）

伊夫基安德魯並不知道茲利達心中所打的如意算盤。

伊夫基安德魯走到甲板上，然後跳進海裡。

水手們一看伊夫基安德魯沒綁鐵鏈就跳進海裡，就知道茲利達想撈取瑪發多號的金幣；他們不願讓茲利達獨占所有財物，他們再也無



法忍受了，水手們乃紛紛向茲利達襲擊。

水手們在美多薩號追殺茲利達時，伊夫基安德魯正在沈沒的船隻裡到處尋找。船隻非常寬廣。

伊夫基安德魯潛入甲板的昇降口，走到寬濶的走廊，每個房間的門都打開著，有些地方被外面的光微微照進來。他鑽進其中一間，那是一間廣濶的沙龍；桌、椅浮在天花板附近，房間的角落有一座打開蓋子的鋼琴。

裡邊並沒有什麼較爲值錢的東西。

伊夫基安德魯又走到走廊上，潛進下一層甲板；裡面有好幾間豪華的船艙並列著，到處都見不到屍體。

(大家一定都坐救生艇逃走了。)，伊夫基安德魯心裡想著。

再潛進更下一層的甲板時，伊夫基安德魯幾乎呆住了。在最便宜的三等艙裡，每個房間都有男男女女及小孩子的屍體漂浮在水中；深長的走廊上，也有許多的屍體。伊夫基安德魯毛骨悚然，慌慌張張地逃了出來。

(葛芝艾蕾知道在沈沒的船隻裡找尋東西，是什麼滋味嗎？難道她眞要我在死人的口袋

裡找尋金幣嗎？)，伊夫基安德魯想著。或許又被茲利達所騙了。(好，到甲板上叫出葛芝艾蕾，直接聽她說說看。)

伊夫基安德魯像魚一般地，游過船的通路，然後鑽出甲板，浮出水面；游近美多薩號。

「茲利達！葛芝艾蕾！」

伊夫基安德魯用力叫喊道。

沒有回音；美多薩號上看不見任何人影。

(到哪兒去呢？茲利達又在使什麼陰謀嗎？)伊夫基安德魯抓住救生艇爬上了甲板。

「葛芝艾蕾！」

「這裡呀！」

從船的那邊傳來茲利達的聲音。

伊夫基安德魯回頭一看，茲利達從岸邊的草叢中，小心翼翼地探出頭來。

「葛芝艾蕾生病了！你趕快游來這裡呀！」

葛芝艾蕾生病！伊夫基安德魯立刻跳進海裡，朝著岸邊游去。

當他從水中爬上岸的瞬間，葛芝艾蕾發出有如被哽住的聲音說：

「茲利達所說的是謊言呀！請趕快逃走吧！伊夫基安德魯！」

伊夫基安德魯飛快地掉轉方向，潛進水中游去了。在距離岸邊的海中，伊夫基安德魯回頭，看見岸上有一個白色物體蠕動著。

也許是葛芝艾蕾與我揮別，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她呢？

伊夫基安德魯往大海方向游去；在遠方，可以看到一艘緩慢行駛的小船。

（最好盡可能遠離人類。），伊夫基安德魯如此一想，便潛入了海底。

突來的父親

從潛水艇返回的巴魯塔薩爾非常頹喪；既沒找到伊夫基安德魯，茲利達又帶著葛芝艾蕾不知消失在何處。

巴魯塔薩爾坐在自己的店裡悶悶不樂。

「午安！喂，天大的好消息！伊夫基安德魯找到了。」

庫利斯特說著。

「什麼？」巴魯塔薩爾慌急地站起來。

「伊夫基安德魯找到了，正如我所說的，伊夫基安德魯那時候正在沈沒的船隻裡面，我們回來之後，他獨自游回來了。」

「那麼，現在在哪裡呢？」

「在博士那兒。」

「我現在就去博士那兒，要他把兒子還我。」

「他不會還你的。」

「不還的話，我就打死他；現在就走！」

庫利斯特吃驚地搖著手。

「那樣做沒有用；博士的猜疑心很重，不會讓人接近他；至少也得等到明天。」

「好，那麼明天到薩魯巴特博士家；我現在就想到海灣去，也許能夠看到我的兒子呢！」

巴魯塔薩爾整晚坐在海灣的岩石上眺望著海面；海濤洶湧，月光照射著白色浪花；縱然凝神注視，亦未見任何蹤影。

天色漸漸亮了。

突然，巴魯塔薩爾抖動一下身子；他看到遙遠的海上有一團黑色的東西，是人！會是伊夫基安德魯嗎？

巴魯塔薩爾的眼睛並沒有看錯，那個人的確是伊夫基安德魯。

「喂，伊夫基安德魯！」

巴魯塔薩爾揮著手跳進海裡；然而，黑色的人影卻慢慢的消失了。

巴魯塔薩爾渾身濕淋淋的爬上岩石，又望著外海嘆息著。（難道是眼睛的錯覺嗎？）巴魯塔薩爾想著。

衣服被太陽及海風烘乾之後，巴魯塔薩爾走到薩魯巴特博士的邸宅，敲著鐵門。

「什麼事？」

黑人從門上的小窗問道。

「有急事要見博士。」

「博士不見任何人。」

黑人如此回答便關上小窗子。

巴魯塔薩爾又敲著鐵門，繼續叫喊著；圍牆對面只有狗的咆哮聲而已。

（畜生，現在先回去看看！）

在法院附近，有一間名叫『舒洛』的小酒館；這裡是人們出入法院的休息所，等待審判的人們經常在此打發時間；還有一些法院的律師或代書們，也經常到這家小酒館來。巴魯塔薩爾知道來這裡，一定有人會替他寫告狀。

「拉拉先生在吧！」巴魯塔薩爾在入口處向服務生問道。

「拉拉先生在裡面。」

被稱爲拉拉先生的男人，是個只要有錢任何事都幹得出來的惡律師，也是巴魯塔薩爾的知己。

肥肥胖胖而又禿頭的拉拉先生，在屋裡喝著葡萄酒，一看到巴魯塔薩爾便點頭招呼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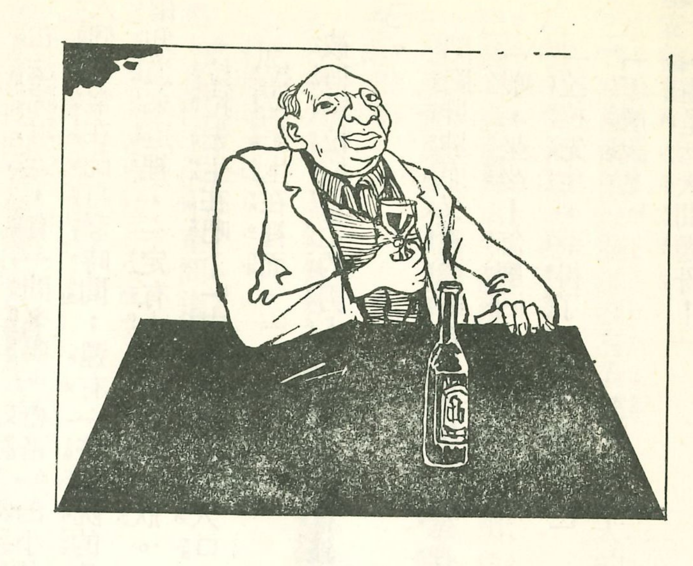
「喂，坐坐！怎麼回事？」

「拉拉先生，不得了，大問題呢！」

「怎麼說？」

「這是個大問題呀！」

「快點說嘛！」



「你知道（海中魔鬼）嗎？」

「我聽過好多關於他的傳聞。」

「那個被稱爲（海中魔鬼）的人，就是我的兒子伊夫基安德魯。」

「胡說八道！你喝過頭啦？」

「請別猜疑，我從昨天開始就什麼東西也沒吃了。」

「那不是更糟糕了。」

「你是說我發瘋啦？不——我的腦筋很清醒。哎，請聽我說嘛！」

巴魯塔薩爾道出一切經過，拉拉先生起先默默地聽著，後來忍不住的用拳頭敲著桌子。

「那傢伙太便宜他了！只可惜你成爲伊夫基安德魯父親的證據不太充分啊！」

「你是在懷疑嗎？」

巴魯塔薩爾紅著臉瞪視拉拉先生。

「哎呀，別那麼生氣吧！我只不過以一個律師的立場來說罷了；那種事情處理的方法是很多；總之，卻被這傢伙暗中佔了便宜。」

「我要兒子，我不要錢。」

「金錢對任何人來說都需要；即使是你，如果兒子增多的話，不是更須花錢嗎？對於薩魯巴特博士的問題，最主要乃是得查出他到底是做什麼實驗或手術；只要針對這點就可以了。」

「我希望能要回兒子，拉拉先生，請你幫我寫一張告狀吧！」

「不成，如果一開始就這樣做，事情會鬧僵的；這個辦法最好是留到最後。」

「那麼，該怎麼做才好呢？」

「首先你要寫一封委婉的信給博士，就說我們已知道他所做的違法手術及實驗；如果他不想讓警方知道這件事情，請拿出十萬美元。」

拉拉望著巴魯塔薩爾的臉說道。

巴魯塔薩爾沈默不語，顯得不太高興的樣子。

「第二，當我們收到了這些錢，再給博士寄第二封信；信的內容如下：『伊夫基安德魯的眞實父親找到了，我們掌握有確切的證據；他的父親爲了想要回伊夫基安德魯，有意要到法院控訴你，揭發你將伊夫基安德魯變成殘廢的事實。倘使你不想到法院爭辯，而希望伊夫基安德魯留在身邊的話，請你帶一百萬美元到我們所指定的地方來。』」

巴魯塔薩爾並未注意聽他的話，只握著拳頭，露出可怕的臉孔瞪視拉拉先生；拉拉先生從未見過巴魯塔薩爾那樣生氣過。

「別那麼生氣嘛！巴魯塔薩爾；請聽我把話說完。」

「請講吧！」

「薩魯巴特博士一定會付出一百萬美元，你可以把它收下，然後再給伊夫基安德魯，當然，我幫了你的忙，你也要分我一份才行；薩魯巴特博士若給你一百萬美元……。」

「立刻到法院告狀。」

「不，再稍等一會；接下來是把博士所擔憂的罪行經過，高價賣給雜誌社呀！如此一來，你就可以向法院控訴，向他要回兒子了。」

拉拉說罷，一口氣喝光了葡萄酒。

「怎麼樣？」

「我整晚不眠地想著伊夫基安德魯的事情，你怎麼一直想拖延訴訟？」

「這是爲了百萬美元呀！一百萬美元正要到手了，知道嗎？沒有伊夫基安德魯你不也過了二十年嗎？」

「此一時彼一時呀！請你幫我寫寫告狀吧！」

「喂，鎮靜一點，巴魯塔薩爾；你即將成爲大富翁了，無論汽車或船，你都能夠買到喲。」

「不管怎麼說，你就幫我寫寫告狀吧！否則，我要拜託別的律師了。」

巴魯塔薩爾堅決地說。

拉拉覺得再談下去也白費心機了，只好搖頭嘆息的從皮包中拿出紙，開始寫告狀。

控告薩魯巴特博士任意搶奪巴魯塔薩爾的兒子，並使他變成殘廢的告狀完成了。

「你不再重新考慮嗎？巴魯塔薩爾？」

拉拉說。

巴魯塔薩爾搖搖頭。

「既然如此，就把這個拿到檢查官那邊。」

拉拉冷淡地說。

走出檢查官房間，巴魯塔薩爾無意碰到了茲利達。

「你怎麼也到這裡來？不會是控告我吧？」

茲利達疑惑地注視著巴魯塔薩爾。

「我是想控告你們每一個人，你把我女兒藏到那裡去了？」

「你總是不聽我的話啊！如果你不是我太太的父親，我早就把你打倒了。」

茲利達推開巴魯塔薩爾，走進檢查官的房間。

麻煩的事件

在布耶諾斯愛雷斯的檢查官房裡，來了一位珍貴的客人，他就是這個城裡最大教會的卡爾西蘭神父。

身材不高，長得肥胖而又留著鬍子的檢查官，急忙站起來，恭恭敬敬地迎接神父，並請

他入坐。

卡爾西蘭神父長得高瘦、鼻子微尖；由於在此地教會甚有勢力，因此大家都非常敬畏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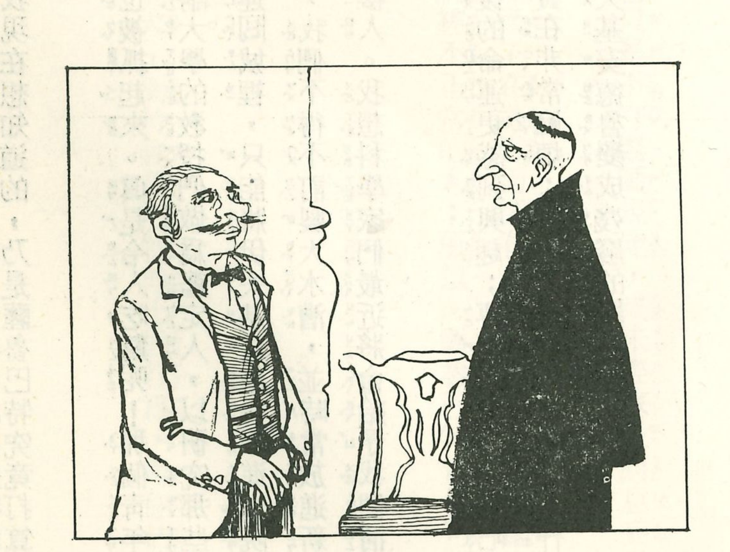
神父回完禮，立即說出來的目的：

「我想打聽一下有關薩魯巴特博士案件的結果如何。」

「啊！你對那案件也有興趣嗎？」

檢查官立刻翻開資料，同時親切地說：

「在接獲茲利達的密告後，我們搜索了薩魯巴特博士的房子。聽茲利達說，薩魯巴特博士正從事可疑的實驗，而正如其所言，博士的研究所就像製造殘廢動物的工廠一般，實在令人驚訝；博士所做成的怪物好多呀！……」



「搜索房子的事情，我已在報紙上看過，我現在想知道的，乃是薩魯巴特究竟打算做什麼。薩魯巴特已逮捕了吧？」

「當然逮捕了；做爲博士犯罪證據的青年也被抓起來。眞是令人吃驚呢！那個青年竟是騷擾我們的（海中魔鬼）啊！我們現在正打算請大學的教授們做爲鑑定人，以研究那些在博士院子裡的怪物。那兒的動物爲數過多，無法運回城裡，只能將伊夫基安德魯關進法院的地下室。實在非常費事，那青年沒有水便活不成，我們不得不訂製大水漕，並時常放進新鮮的水；薩魯巴特博士一定是把那個青年變成了兩棲人。我想科學家們最近將會給予我們清楚的回答才對。」

「較之這些問題，我對於薩魯巴特博士今後的命運更感到興趣；博士會受到處罰吧！」

「從法律上來看，薩魯巴特博士的案件，實在非常麻煩；雖還不十分清楚會犯上什麼罪名，但至少會背上違反法律解剖動物，或使伊夫基安德魯變成殘廢的罪名。」

神父皺著眉頭。

「薩魯巴特博士的罪行，就只有這樣嗎？」

「還有。有一個叫做巴魯塔薩爾的印第安人，說伊夫基安德魯是他的兒子。證據雖不太

明確，但如果鑑定人能證明巴魯塔薩爾和伊夫基安德魯之間有血緣關係的話，我們便能用巴魯塔薩爾出來做證人了。」

「這麼一來，薩魯巴特博士的罪名，頂多也只是不守醫師規定，或未經家長同意妄動手術而已吧？」

「另外還能加上使小孩變成殘廢的罪名；然而，在這方面卻有困擾的難題存在。鑑定人當中，有人主張對動物施予那種手術者，必是神經不正常的人；所以，薩魯巴特依理可能會被當成神經失常者。」

「我並非想問你這種問題。」

「那麼，你…？」

檢查官大吃一驚，注視著卡爾西蘭神父的臉。

「教會的判決就是神的判決；我們侍奉神的人，對於薩魯巴特博士的行爲，與你們的看法不同。這些我將會告訴你。」

「敬請賜教。」

檢查官慌忙低下頭。

神父大聲說：

「聖經上曾記載神模仿神的樣子造成人類；換句話說，人即是神所創造出來的，而薩魯巴特博士則認為神所創造的這個人不完全，乃使他變成殘廢或兩棲人似的怪物；此種行為如同輕蔑神明，犯了神明的大忌。

不僅是人，連動物也全是神創造出來的；任意換裝動物的頭或變換其身體，難道能被允許嗎？這也是玷辱神明的行為呀！我認為薩魯巴特博士非得接受嚴厲的處置不可。」

一提到神，檢查官再也不敢違背了；看到這種情形的神父，更加得意地繼續說道：

「像薩魯巴特博士這件事，我最掛慮的就是伊夫基安德魯了。伊夫基安德魯的名字是希臘語，亦即〃魚人〃的意思，這並非基督教的名字，我不喜歡。再說，伊夫基安德魯無論從那個方面說來，都是薩魯巴特博士的犧牲者；有這種人類存在，對我們而言畢竟是不應該的，因為那是違背神而被造成的。這種人一旦存在，就有人想模仿成為兩棲人的不法念頭；我覺得薩魯巴特博士及伊夫基安德魯，都必須遭受嚴厲懲罰，使他們消失於這個世界。這是尊敬神的人所應負的任務。」

神父說完，檢查官深深作揖，說道：

「我明白了；承蒙解說，薩魯巴特博士的罪狀我已全盤瞭解，我當會給予他們重罰。」

天才的瘋子

薩魯巴特博士在監獄裡異常沈着，無論對檢查官或鑑定人，都好像把對方看成小孩似地藐視著。

博士的性情是無法閒下來的；他在獄中撰寫論文，到監獄醫院替病人動手術；接受手術的人當中，也有獄裡官吏的妻子；那個婦人患了癌症，其他的醫生都束手無措，唯有薩魯巴特博士優越的手術挽回她的生命。

判決的日子終於來臨了。

寬廣的法庭，擠滿了觀看的人潮，法院前的走廊及廣場擠得水洩不通；也有爬上廣場的樹上，或在法院窗口窺伺的。

薩魯巴特博士挺著胸膛舒適地坐在被告席上，他的態度十分從容，看起來不像被告，而好像檢查官一般。

每個人都注視著薩魯巴特博士，如果伊夫基安德魯來的話，或許也同樣成為衆人注意的

目標，伊夫基安德魯並未到法院；而是心裡難受得一直浸在水漕裡。

伊夫基安德魯的罪行，決定繼博士之後才實行判決。

做爲鑑定人的三個科學家，開始報告鑑定的結果。

鑑定的負責人薛因教授站了起來。

「由於法院的請求，所以，我們到薩魯巴特博士的研究所，去調查博士的動物和伊夫基安德魯。薩魯巴特博士不僅擁有設備非常完善的實驗室、手術房、最新的電動手術刀和紫外綫等，同時更使用我們尚不知道的工具；那些東西一定是薩魯巴特博士自己發明的。所以，我們不願對博士的動物實驗詳加說明，只能簡單地說，這些實驗是移植動物的器官組織，或是將兩種動物結合爲一，或是將雄性變成雌性等等實驗；由此看來，我們可知薩魯巴特博士是大胆假設的科學家，同時也是個優越的外科醫師。在博士的庭院裡，有許多出生四、五個月至十四歲左右的小孩子，他們全是印第安的小孩。」

檢查官問道。

「孩子們的狀態怎麼樣呢？」

「每個人都身體健康、精神飽滿地在庭院裡到處玩耍，其中大部分都是博士將他們從死

亡邊緣救活過來。印第安人非常信賴博士，他們從美洲大陸的各角落，把罹患重病的孩子帶到博士那邊；他們知道「到博士那兒，疾病就會痊癒的。」

旁聽席上有人正在嘆息。

檢察官逐漸擔心起來了。自從他和卡爾西蘭神父交談之後，心中便打算儘量在博士身上冠予重罪，以至他無法平靜地聽取鑑定人褒獎博士的言語，於是問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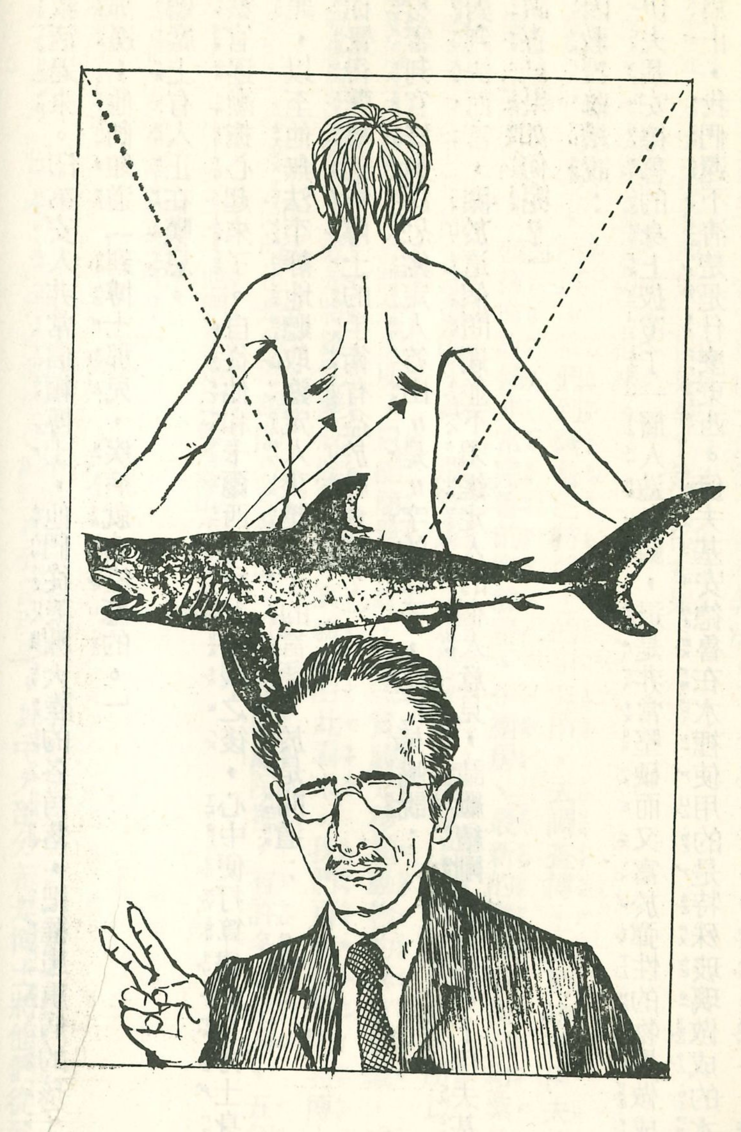
「你覺得薩魯巴特博士的手術有益於社會嗎？」

白髮審判官好似深恐鑑定人答出〃是〃字的樣子，急忙插嘴說：

「對判決而言，關於這個問題並不須鑑定人的個人意見，請繼續剛才的話吧！伊夫基安德魯的調查結果如何呢？」

薛因教授繼續說：

「伊夫基安德魯的身上披覆了一層人造魚鱗，這是非常堅硬而又富於彈性的物質做成，到目前爲止，我們還不清楚是什麼東西。伊夫基安德魯在水裡使用的是特殊玻璃做成的水中眼鏡，帶上這個眼鏡，便能清楚地看見水中的東西。而且，脫掉伊夫基安德魯的鱗衣，發現在身體兩邊的肩甲骨下方，各有一個直徑約十公分左右的圓洞，那圓洞就像鯊魚的鰓孔一般



旁聽席上響起一片驚訝聲。

「的確，這實在令人驚訝，伊夫基安德魯擁有人類的肺及鯊魚的鰓孔，所以他在陸上或水裡都能生存。」

「這麼說就是兩棲人了？」

檢察官有點挖苦地問道。

「因爲他在陸上和水裡都能呼吸，所以也可以這麼說。」

「爲什麼要給伊夫基安德魯裝上鯊魚的鰓呢？」

審判官問道。

「這是個謎；或許薩魯巴特博士本身可以說明這個理由吧！不過，我覺得地球上的一切生物，乃是經過長時間從低等生物進化成高等動物；而每種生物並不知道在其成長過程中，所經過的進化階段；相信我們人類的祖先，也一定曾經帶著鰓孔在水中生活。」

檢察官站立起來，審判官立即以手勢將其制止。

「胎兒生產後第二十天時，擁有四個鰓褶；爾後，隨著時間的成長，其鰓褶逐漸演變成耳穴和下巴。我們並不以爲薩魯巴特博士是在胎兒時期改變伊夫基安德魯的。當然在長大的

成人之中，也會出現在下巴下方長著像鰓孔似的東西；不用說那種像鰓孔似的痕跡，是無法在水中呼吸的。

對人類胎兒的成長而言，只有鰓孔繼續發展，或鰓孔消失作用兩條路，如果鰓孔繼續發展，將演變成沒有耳穴或下巴的殘廢人；而伊夫基安德魯則完全是個正常人，他擁有與普通人相同的耳朵、下巴和肺，並擁有完整的鰓孔。這個鰓孔與肺有什麼關係？水是從口經過肺部而到鰓孔？或是從其他地方到達鰓孔呢？這些我們都不太了解；如要知道這個問題，非得解剖伊夫基安德魯不可。前面我已說過，這個問題只有博士才能夠揭開謎底；希望薩魯巴特博士能為我們說明一下，如何做出像豹一般的狗？如何做出能在水中生存的猴子？」

「做為鑑定人的你，結論是如何呢？」

審判官問道。

薛因教授也是有名的外科醫生，他清楚地回答道：

「老實說，我完全不知道薩魯巴特博士為什麼要施行這一類的手術；我只能說博士的所做所為是個天才而已。薩魯巴特博士也許是想磨練一下自己身當外科醫生的本領，任意更換動物和人類的身體；雖然最後順利地完成了，但是，博士的想法實在與瘋子沒什麼兩樣。」

薩魯巴特博士聽完這些話，露出輕蔑似的笑容。

薛因教授乃是想減輕薩魯巴特博士的罪行，而故意說出瘋子的，與其在監獄，不如以精神病患之名在醫院生活要來得輕鬆。然而，薩魯巴特博士似乎未查覺薛因教授的同情。

薛因教授看到博士笑了，又添加說：

「我並不是說博士發瘋了，我們的意見只是希望讓博士進入精神療養所，讓他長期接受精神病的診察。」

審判官插口道：

「這個問題另外再行審議；薩魯巴特博士，請你說明一下有關鑑定人及檢察官所提出的問題。」

薩魯巴特博士回答說：

「我將會有所說明的。不過，我也希望能讓我說出自己對於這些問題的想法。」

被告之發言

薩魯巴特博士慢慢站起來，好像在找尋什麼人似地環視著法院四周。旁聽席上有巴魯塔

薩爾、庫利斯特及茲利達；卡爾西蘭神父則坐在最前面的一列。薩魯巴特博士望著神父微微一笑，然後再巡視整個法庭，開始找尋著某些人。

「這兒似乎沒有被害者。」

薩魯巴特博士說。

「我就是被害者。」

巴魯塔薩爾突然站起來叫喊道。

庫利斯特慌忙拉住巴魯塔薩爾的衣襟，讓他坐下來。

審判官問道：

「什麼被害者呢？你所手術過的動物，數量過多無法帶到此地來；只有兩棲人伊夫基安德魯，關在這棟大樓的地下室裡。」

「我所說的乃指『神』而言。」

薩魯巴特博士沈着又嚴肅地回答。

審判官大吃一驚，將身子重新坐正。

（這個人難道瘋了？或者爲了不想坐牢而假裝發瘋呢？）

「這是什麼意思？」

審判官問道。

「這無需做特別說明。在我的案件中最大的被害人，而且是唯一的被害人是誰呢？那就是神了。檢察官指控我損害神的威嚴；也就是說神創造這個世界的所有生物，並對這些生物感到滿足，然而有一個醫生卻說『神創造的生物不好，必須重新改造。』，於是，他就自己任意改造了神所創造的東西……。」

「這些話是褻瀆神明的！我要求把這些話完全記錄下來。」

檢察官露出被辱似的臉色叫喊道。

薩魯巴特博士聳聳肩說：

「我只是簡單地說出起訴狀的內容罷了。使我遭受判決的理由，最主要的不正是這件事嗎？我曾經看過起訴狀，開始時，僅控告我做生物解剖而創造出畸形的動物和人，後來竟又加上冒瀆神明的罪名；這是什麼原因呢？難道是教會出面干與這件案子嗎？」

說罷，薩魯巴特博士望著卡爾西蘭神父。

「依你的想法，這件訴訟案的原告是被害的神，而被告則是我和達爾文（倡導進化論的

英國學者）了！因此，我不得不在此再次清楚地說出，我之所以認爲動物和人類的身體不完全，而必須重新加改造的理由。關於這個問題我想坐在這裡的卡爾西蘭神父也會承認的。」

這些話一說完，旁聽席上整個騷擾起來。

「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事情，我曾經替卡爾西蘭神父動過盲腸手術，稍加改造神父的身體，除去毫無用處的闌尾。那時候，躺在手術台上的卡爾西蘭神父，並不反對我用手術刀將神所創造的闌尾切除；對吧？」

薩魯巴特博士注視著卡爾西蘭神父問道。

神父仍舊坐在椅子上沈默不語。他的臉色逐漸發青，纖細的手指微微顫抖著。

「我在城裡開設醫院時，在此地的檢察官也曾到我那兒接受過棄老還童的手術……。」

檢察官聽了這句話，本想說些什麼，恐旁聽席的人取笑，就沈默下來。

「請別脫離正題。」

審判官冷冷地說。

「這句話請向檢察官說吧！提出神之事的並不是我，而是檢察官。」

「方才薛因教授提到人類及動物是由魚類進化而成的時候，在座的各位或許有人感覺驚

訝；其實，薛因教授大可不必提及人類胎兒。我不曾替胎兒加上手臂，我是個外科醫生，我的武器只有手術刀而已；我所手術過的衆多病患，往往是其體內的組織或器官非移植不可；爲了改善種種困擾，我才開始着手於移植動物組織的實驗。

器官移植之後，我便長期觀察研究過的動物，以便察知其器官的變化；觀察完畢，就把那隻動物放在庭院中，我的動物園就是這樣形成的。不過，我最感興趣的還是哺乳動物和魚類此種差別很遠的動物器官改換問題；在這方面，許多科學家所認爲不可能的問題，我都能夠加以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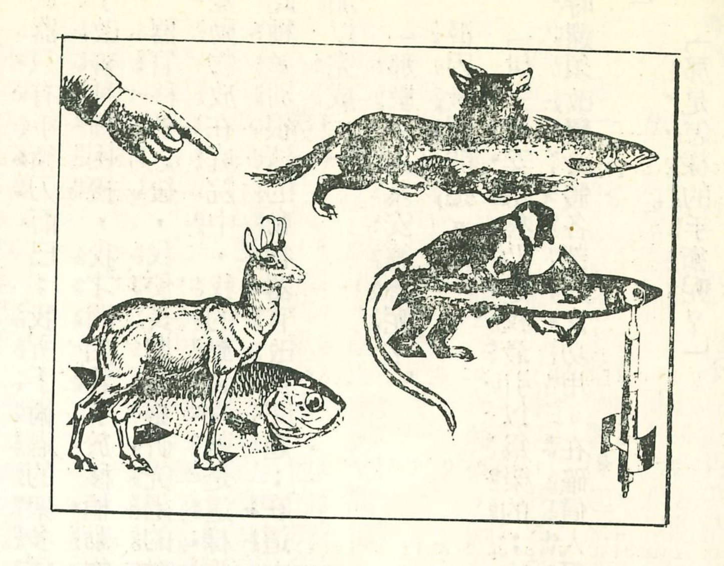
「那麼伊夫基安德魯呢？」

薛因教授問道。

「伊夫基安德魯乃是我最引以爲榮的；施行伊夫基安德魯的手術時，不僅是移植手術，同時還須改變身體各部分之功用。在確信人類亦能施行此種手術之前，我曾試驗過六隻猴子。」

「那是怎樣的手術呢？」

審判官問道。



「我將小鯊魚的鰓孔移植到伊夫基安德魯身上，他才能在陸上、水中呼吸自如。」

旁聽席上發出一片驚嘆聲。

「以後，我將能夠完成更大的成果。目前，我最新的手術兩棲猴子。在我的研究所水池中的那隻猴子，無論呆在水中，或陸上多長的時間都無所謂；而伊夫基安德魯則無法在沒水的地方超過三、四天之久。萬一在沒水的地方超過這個期限，肺部疲倦，鰓孔乾燥，伊夫基安德魯便會感到側腹疼痛；不幸的是在我外出期間，伊夫基安德魯在陸上呆得太久，身體覺得不舒服；現在每天大部分時間都須生活在水中才行。」

檢察官站起來對審判官說：

「請准許我訊問被告；薩魯巴特博士，你為了什麼目的而造出兩棲人呢？」

「此乃人體內組織不完全之故。人類是由低等生物進化而成，擁有許多低等生物所沒有的長處；然相對地，也同時失去許多低等生物所擁有的優越性質。

例如，人類若能在水中生存那該多好呢？難道我們不能夠收回在水中亦能生存的能力嗎？我們回顧一下動物進化的歷史看看，便知道所有住在陸上的動物，又回到海裡。海豚原屬魚類，爬到陸上成為哺乳類之後，又回到海裡，而與鯨魚同樣以哺乳動物之形態生存在海中。鯨魚和海豚使用肺呼吸；以海豚來說，若給予施行手術，應該能夠以肺和鰓孔同時呼吸才對。

我打算為一隻叫做利丁克的海豚施行這種手術，如此一來，利丁克便能和伊夫基安德魯一樣，永遠潛在水裡了。

假使其他人也能和伊夫基安德魯一樣在水中生存，人類的生活將會變得與現在完全兩樣吧！誠如各位所知，海水占地球表面十分之七以上的面積，而且海底更有取之不盡的食糧和資源；這些食糧和資源，至今被開發的只是非常少數。

在能量上也是如此的；海水能吸收相當於七百九十億馬力的太陽熱，假如海水一點也不

使這些熱蒸發於空氣中，也許海水老早就沸騰了；總而言之，海面上的能量未能被人類利用而浪費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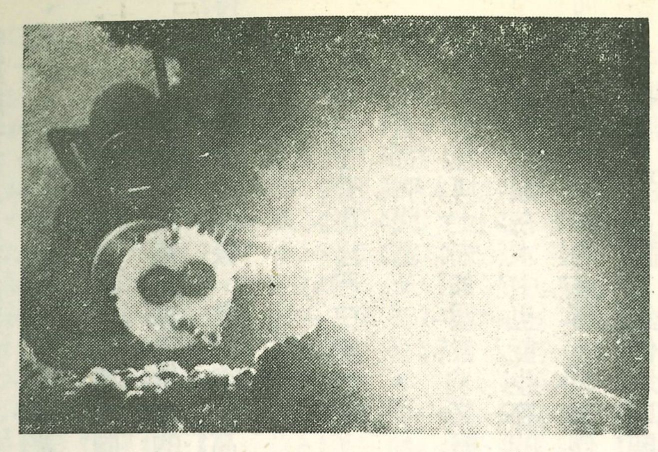
對海流來說，也是同樣。僅以墨西哥灣流和佛羅里達海流而言，一小時即能推動九百一十億噸的水，約等於大河水量的三千倍；僅僅一個地方的海流便擁有如此龐大的動力，這些已被人們利用了嗎？不，完全沒有。

波浪與海潮也擁有驚人的功能，可是這些功能幾乎未被人們所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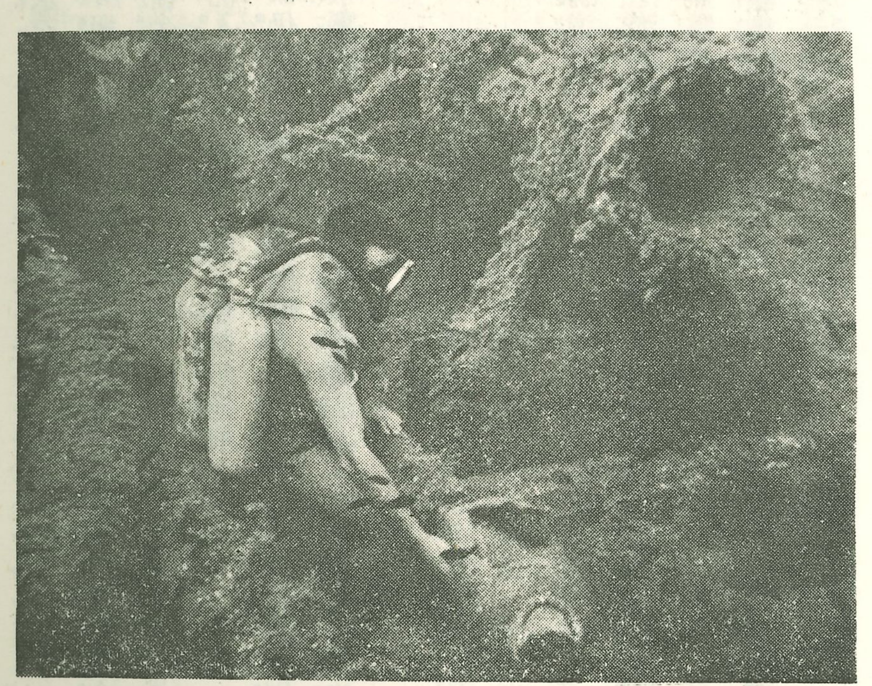
生物在陸上，既無法攀登稍高的地方，也無法深入地心；反之在海中，從赤道到南極或北極，只要距水面十公尺深的地方，幾乎到處都有生物存在。

海底確實擁有無窮盡的資源，我們應該如何加以利用呢？目前我們頂多只在淺海地帶捕取魚、海草或貝殼罷了，深海部分則完全未予利用。

我們在海中所從事的工作僅有少數而已，譬如建築橋樑、撈取沈沒船隻等；單是這些，對人類而言便是非常危險的工作，經常有人爲此喪生。其實這也難怪，住在陸上的人無法潛進水中兩分鐘；像這樣的人類，怎能在海中做大工作呢？



正在海底進行挖藏的棲人



潛入海底探險的棲人

另一方面，倘使人類能夠不穿潛水衣、不帶氧氣筒而潛進海裏，情形就完全改觀了。如此一來，人類絕對能在海中有所衆大的發現。伊夫基安德魯曾從海底撈獲貴重的金屬、礦物，由此可知海底應該佈滿著此種金屬和礦物。由於兩棲人的產生，與船隻同時沈入海底的貴重物品，也將能撈取上來了。當然，像伊夫基安德魯這樣的人，仍然無法潛入太深的地方；若想潛入深海底處，則非得造出像深海魚那樣，能耐得住高度水壓的人不可；而要改造這樣的人，並非絕對不可能。」

「你似乎覺得自己已變成神了。」

檢察官插嘴問道。

薩魯巴特博士未加理會，又繼續說道：

「要是人類在水中也能生存的話，海底的開發將會以驚人的速度發展；屆時，海對我們而言便不再是可怕的東西，而我們也無需擔心溺斃了。」

旁聽席上的人們，欽佩地聆聽著薩魯巴特博士的談話；審判官也被博士的這番話所吸引，問道：

「既然你有那麼偉大的計劃，為什麼不把自己的實驗成果公諸於世呢？」

「要是那麼做的話，我想可能會更快被判刑的。」

薩魯巴特博士邊笑邊回答。

「不僅如此，我的發明在現今的社會中，一定是害處多於益處；其證據就是發生在伊夫基安德魯身上的爭奪戰。向法院控訴我的是誰呢？他就是坐在此地最貪婪的茲利達。倘若茲利達奪得了伊夫基安德魯，而變成他所私有；則將會有一位比茲利達更有錢財、勞力的人，從茲利達手中奪走伊夫基安德魯，以利用他達到發財目的。在每個人只知唯利是圖的國度裡，我是不願發表我的發明的。我是覺得……。」

薩魯巴特博士突然閉口不言，然後裝出與前面不同的腔調繼續說：

「這件事就說到這裡為止，否則，我就會被看成瘋子了……。」

薩魯巴特博士朝薛因教授看了一下，微微笑道：

「如果說這就是天才型的瘋子，我也不希望自己變成瘋子；即使我是個瘋子，卻並非精神異常者，我祇不過做了我想做的事。我所研究的成果，各位都能親眼證實，如果各位覺得我的所作所為違反法律，盡可嚴厲懲罰我，我是不會要求各位減輕我的罪行的。」

監獄之中

調查伊夫基安德魯的鑑定人，不僅對伊夫基安德魯的身體，同時也對其智能感到興趣。

「現在是西元幾年？幾月？今天是幾號？星期幾？」

鑑定人問道。

伊夫基安德魯搖頭回答說：

「不知道。」

伊夫基安德魯無法答出任何孩子都能回答的那些簡單問題，其實，這並不表示他的智能比普通人差。伊夫基安德魯之所以不知道普通人所應了解的事情，乃因他祇生活在博士家裡與海中。於是，鑑定人便下了「伊夫基安德魯是無法負起法律責任的人。」的結論；而被判完全無罪。

法院結束對伊夫基安德魯的審判，並決定為伊夫基安德魯找個監護人。

有兩個人提出願意擔當監護人，那就是茲利達和巴魯塔薩爾。

控告薩魯巴特博士的乃是茲利達，他為了失去伊夫基安德魯而懷恨博士。實際上並不只

是為了這個原因，主要的是茲利達計畫使博士入罪後再乘機奪取伊夫基安德魯。因此，茲利達立刻申請做為監護人之後，他才使用高價的珍珠收買法官；如此一來，茲利達便成為最有力的後補者了。

巴魯塔薩爾則認為他本身是伊夫基安德魯的真正父親，自己當然應該成為監護人。可惜巴魯塔薩爾時運不濟；儘管拉拉先生盡力為他申訴，鑑定人仍然無法斷定伊夫基安德魯，與二十年前巴魯塔薩爾所生之子是同一個人；而證人只有一個庫利斯特也是不夠的，庫利斯特是巴魯塔薩爾的哥哥，兄弟的證言似乎無法讓鑑定人相信。

巴魯塔薩爾非常頹喪。

庫利斯特雖然搬進巴魯塔薩爾家中，但是，看到如此頹喪的弟弟，心中實在擔憂不已。巴魯塔薩爾有時候不食不眠地呆坐了好幾小時，而忽然又興奮地在店裡到處奔跑，不斷叫著「我的兒子，我的兒子呀！」。然後，滿嘴髒話地斥罵著西班牙人。

有一天，在此種病情發作之時，巴魯塔薩爾突然對庫利斯特說：

「庫利斯特哥哥，等一會兒我要去監獄；我打算以珍珠賄賂監獄看守，以讓我和伊夫基安德魯見面，並和他談談；如此，伊夫基安德魯應該會了解我是他的父親。兒子是不會不知

道自己的父親的，伊夫基安德魯身上正流著我的血液呢！」

無論庫利斯特怎樣勸阻都沒有用，巴魯塔薩爾一點也不改變心意。

巴魯塔薩爾到達監獄，一遇見看守便跪下雙足，流著眼淚拜託，並把珍珠交給看守。好不容易從入口進到獄中，找到了伊夫基安德魯的獄房。



伊夫基安德魯所住的小房間，窗子上鑲有鐵條，昏暗又悶熱，滿室洋溢著難聞的臭味。監獄的看守既未經常更換水槽的水，同時掉在地上的腐魚，也一直未加清理；魚就是伊夫基安德魯的食物。

與窗子相對的牆壁旁邊，有一座鐵製的水

漕。

巴魯塔薩爾走到水漕旁邊，望著汚漬的水裡。

「伊夫基安德魯！」

巴魯塔薩爾小聲地說。

「伊夫基安德魯……。」

他又叫了一次。

水面泛起波紋，伊夫基安德魯在水中仍未浮上來。

一會兒之後，巴魯塔薩爾悄悄地伸出顫抖的手，伸入微暖的水漕裡。手觸到了肩膀。

突然，伊夫基安德魯那濕淋淋的頭浮出水面；他將肩膀露到外面問道：

「誰呀？有什麼事嗎？」

巴魯塔薩爾跪下來，張開雙手很快地說：

「伊夫基安德魯！你的父親來了，我是你眞正的父親呀！薩魯巴特博士不是你的父親，他是壞人；是他把你弄成殘廢的。伊夫基安德魯！伊夫基安德魯！來吧！好好看著我；你不會連自己的父親都不知道吧！」

水由伊夫基安德魯的頭髮，沿著鐵青的臉流下來，然後形成水滴從下顎垂下來。伊夫基安德魯臉上呈現悲傷而又受駭的表情，注視著年老的巴魯塔薩爾。

伊夫基安德魯回答。

「我不認識你呀！」

「伊夫基安德魯，仔細看看我！」

巴魯塔薩爾說完，突然抓起伊夫基安德魯的頭，靠了過去，接著一面流淚，一面吻著伊夫基安德魯。

伊夫基安德魯為了逃避這突來的舉動，便揮舞著手腳，使得水漕裡的水飛濺出來。

忽然間，有人抓起巴魯塔薩爾的衣領，將他拉站起來，拋到房間的角落。巴魯塔薩爾的頭碰上石壁，忍不住痛得呻吟起來。

睜開一看，茲利達已站在旁邊；茲利達右手握著拳頭，左手拿著一張紙，好像戰勝似地揮動它。

「仔細看看！這就是我成為伊夫基安德魯監護人的證明書；你還是到別處去找一個有錢人的兒子吧！這年輕人，我明天就要帶走了，知道嗎？」

巴魯塔薩爾躺在地上大聲呻吟。

就在這一瞬間，巴魯塔薩爾飛快地跳起來，發出駭人的叫聲撲向茲利達。

就在兩人撲倒的同時，巴魯塔薩爾從茲利達手中奪回那張紙，很快的塞進口中吃掉了；並且還不斷地毆打茲利達。

兩人開始扭打在一起了。

手中握着鑰匙站立在入口處的看守者，並不幫忙任何一方；因為他兩方都接受了相當多的賄賂，只好佯裝中立。然而，當茲利達扼住巴魯塔薩爾的脖子時，看守者緊張起來了。

「請別勒死人呀！」

茲利達不加理會，用力扼住巴魯塔薩爾的脖子。要是再沒人阻止的話，巴魯塔薩爾或許就會被勒死也說不定。

「這可真有趣呀！你們是在拼命以決定誰為監護人嗎？」

這時薩魯巴特博士在旁說：

「你還發什麼楞呢？忘了自己的職責嗎？」

薩魯巴特博士以命令的口氣向看守者說道。

看守者一聽，趕忙拉開正扭打的兩個人。

聽到吵嚷聲，其他的看守者也跑了過來幫忙，一會兒工夫，茲利達和巴魯塔薩爾才被拉開。

茲利達雖是勝訴的一方，然敗訴的薩魯巴特博士仍舊是氣勢高昂。在監獄之中，薩魯巴特博士一直被大家所尊敬，被大家所畏懼的。

「把這兩個混蛋東西拉出去，我想與伊夫基安德魯單獨談談。」

薩魯巴特博士向看守者說。

看守們服從地把拚命反抗的茲利達和巴魯塔薩爾帶出監獄。然後獄房的房門關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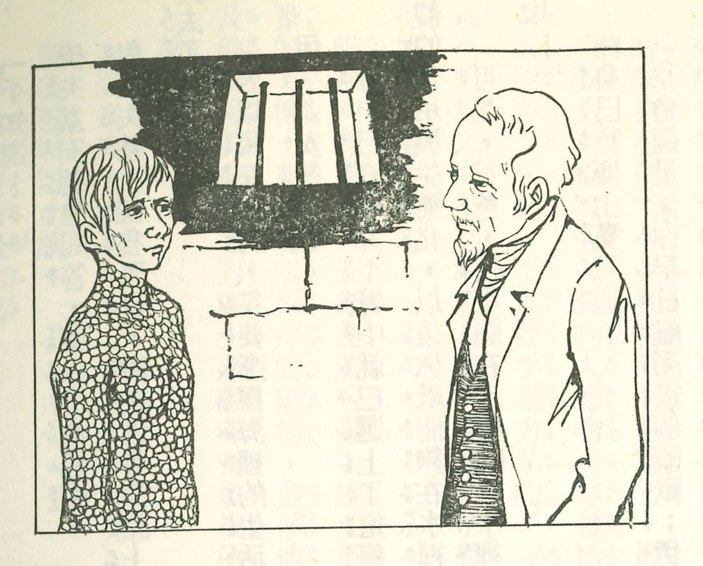
等到走廊上的嘈雜聲遠離之後，薩魯巴特博士走近水漕旁邊，對著頭部伸出水面的伊夫基安德魯說：

「站起來，伊夫基安德魯，走到房間的正中央，你不加以診斷是不行的。」

伊夫基安德魯走出水漕，站在房間正中央。

「對，對！再靠到有光綫的地方來。呼吸，用力吸一再用力；停止呼吸，好。」

薩魯巴特博士敲敲伊夫基安德魯的胸膛，檢查其呼吸的情形。



「呼吸時覺得難受吧？」

「是的，爸爸。」

伊夫基安德魯回答。

「這是你自己找來的呀！你不該呆在陸上太久了。」

伊夫基安德魯垂下頭默默不語；一會兒，他突然抬起頭正視著博士問道：

「爸爸，爲什麼我不能長久呆在陸上呢？別人都沒關係，爲什麼我不可以呢？」

對薩魯巴特博士而言，注視著充滿悲哀的伊夫基安德魯的眼睛，比在法院回答還痛苦。

「這是因爲你擁有其他人所沒有的能力一在水裡也能生存；伊夫基安德魯，如果要你選擇和普通人一樣，祇能在陸上生存，或祇在水

中生存時，你會選擇那一種呢？」

「不知道……。」

伊夫基安德魯回答，陷入了沈思中。

對伊夫基安德魯而言，海底世界與陸上的葛芝艾蕾同等重要；然而，葛芝艾蕾卻已永遠失去了。

「若以現在來說，我要選擇海裡的生活。」

伊夫基安德魯說。

「你自己在不知不覺中就已選上了這條路；你不聽我的勸告，離開水的時間過長，以致身體的作用發生變化，以後你祇能夠在水裡生活而已。」

「可是，爸爸，我不願在這麼髒的水裡面呀！在這種地方我會死掉的；我要到廣濶的海裡去！」

薩魯巴特博士嘆息道：

「我會儘量使你早日離開這個監獄；伊夫基安德魯，拿出精神來吧！」

薩魯巴特博士拍拍伊夫基安德魯的肩膀勉勵著，然後走出伊夫基安德魯的房間，回到自

己的獄房。

回到自己房中，坐在椅子上的博士，悶悶不樂地思考著。

只要是外科醫生，任何人都會有這種情形；薩魯巴特博士也有過好幾次失敗的經驗。不，與其說博士失敗，不如說手術方法的不完全，導致一些人死在博士的手術刀下；他告訴自己總不能爲這些人而耿耿於懷，雖然死了幾個人，但是，卻可由此救活好幾百個人的性命。這點博士覺得很欣慰。

唯獨對於伊夫基安德魯的命運，博士感到負著重大的責任。伊夫基安德魯是博士所引以爲豪的，博士對他有著深厚的感情，並將他看成自己的親生兒子一般疼愛；伊夫基安德魯生病及他以後的命運，對博士來說非常煩惱的。

敲門聲響了。

「請進來！」

薩魯巴特博士說。

「博士，沒打擾你吧！」

問話的人乃是監獄的獄官。

薩魯巴特博士看到獄官的進來，便站立起來問道：

「不，沒關係；令夫人及令郎都好嗎？」

「謝謝，他們都很好。我把家人都送到遙遠的安第斯山去了。」

「那太好了，山裡的氣候必有益於她的健康。」

博士說。

獄官回頭看看門外，然後靠近博士身邊，小聲說道：

「博士！承您幫忙，內人才得以活命，我由衷向你致謝……。」

「唉，不，不用道謝；那是我們做醫生的義務。」

「我很想報答博士的恩意，我雖然是沒有學問的人，但是看了報紙，我知道你是個非常卓越的博士。我覺得將你這麼優秀的學者，與流浪漢和盜賊們一同關在這裡，實在是不應該。」

「多蒙其他科學家們的辛勞，我可能要被移送到治療精神病的療養院去呢！」

薩魯巴特博士笑著說。

「監獄的療養院不就和監獄一樣嗎？有時候，或許還更糟呢！那兒完全是被瘋子圍繞著

生活的。」

獄官放低聲音繼續說道：

「我曾做種種考慮，我把家人遷到山裡，多少也是基於這些理由的緣故。我打算幫助博士脫逃，然後自己也躲藏起來；我的生活一向困苦，才會在此地工作，現在我已非常厭倦這份工作。我相信逃走是不會被發現的，只懇請博士脫逃這個神父商人橫行跋扈的國家。另外還有一件事，我想先告訴你。」

獄官稍稍猶豫之後，繼續說道：

「我想告知博士一項重大的秘密……。」

「你可以不必說的。」

薩魯巴特博士插嘴說。

「或許我是不該說的，可是：我實在無法忍受……。第一，這種命令對我來說狠毒而又難以實行。如果服從了這道命令，我的良心至死也會遭受譴責；要是洩露這個秘密，我的心裡反而覺得坦蕩舒適。博士曾幫助我許多忙，眞叫我感激流涕……。至於那些使我成爲犯罪幫手的官府伙伴們，我是不會感恩的。」

「犯罪？」

薩魯巴特博士短促地問道。

「是的；從表面上看來，伊夫基安德魯的監護人是茲利達沒錯；而實際上卻決定不給茲利達或巴魯塔薩爾。茲利達為了成為伊夫基安德魯的監護人，曾拿出許多錢財賄賂；儘管如此，他還是無法得到伊夫基安德魯。因為伊夫基安德魯將被秘密處死。」

薩魯巴特博士不由得抖動著身子。

「什麼？不，請繼續說下去！」

「是的，聽說要偷偷地殺掉伊夫基安德魯；極力主張這件事的正是卡爾西蘭神父，最絕的是他從不使用『殺』這個字眼！我已經接過了他們拿給我的毒藥，那大概是氰酸鉀吧！他們叫我在今晚把那些毒藥放入伊夫基安德魯的水漕裡。監獄的醫生已被收買，將檢查伊夫基安德魯屍體的結果偽斷說是因博士的手術而致死。

他們還威脅我如果不遵守這道命令，將受到嚴厲處置，其實，縱使我遵守了這項命令，他們也一定會殺我滅口；因為殺掉我，對他們來說便不會留下犯罪的證據了。現在我決定逃走，而且已準備好脫逃的計劃。雖然我不打算殺害伊夫基安德魯，可是，短暫的時間裡，我

也無法同時救出兩個人；若僅博士一人，倒有辦法救出。我曾經想過，這樣做的話，伊夫基安德魯未免太可憐了；可是比較起來博士的性命卻更重要呀！只要博士活著，或許還能製造另一個伊夫基安德魯；而想裝造另一個薩魯巴特博士，不是世界上的任何人所能做的。」

薩魯巴特博士走到獄官身邊，緊握住他的手說：

「你的好意我非常感謝，我希望你別為我做那種無謂的犧牲。如果那麼做，你將會被捉去判刑的。」

「這並不是犧牲！一切我都已仔細想過了。」

「不管怎麼說，我不願為自己而犧牲你。但是，若說能救出伊夫基安德魯，我將會比自己被救更感謝你。我的身體既健康又有力氣，到哪裡都能找到自己的同伴；而能夠成為我的同伴的人，他們必定都會幫助我恢復自由；如果現在不立刻救出伊夫基安德魯，他的生命將會受到威脅的。」

「知道了，我將會盡力而為。」

獄官說。

獄官走出去，薩魯巴特博士微微笑著，並且自言自語地說：

「一切似乎順利了，爭執的種子最好別交給任何人。」

薩魯巴特博士喃喃地說：「可憐的伊夫基安德魯」，同時走到桌子旁邊，在紙上不知寫些什麼，然後又走到入口處敲著門。

「拜託你向獄官說，請他到我這兒來。」

博士向看守人說。

獄官一來，博士便開口道：

「另外還有一件事麻煩你，請讓我再見一次伊夫基安德魯；與他相見，這是最後一次了。」

「那簡單；現在上司都不在，只要我下命令就可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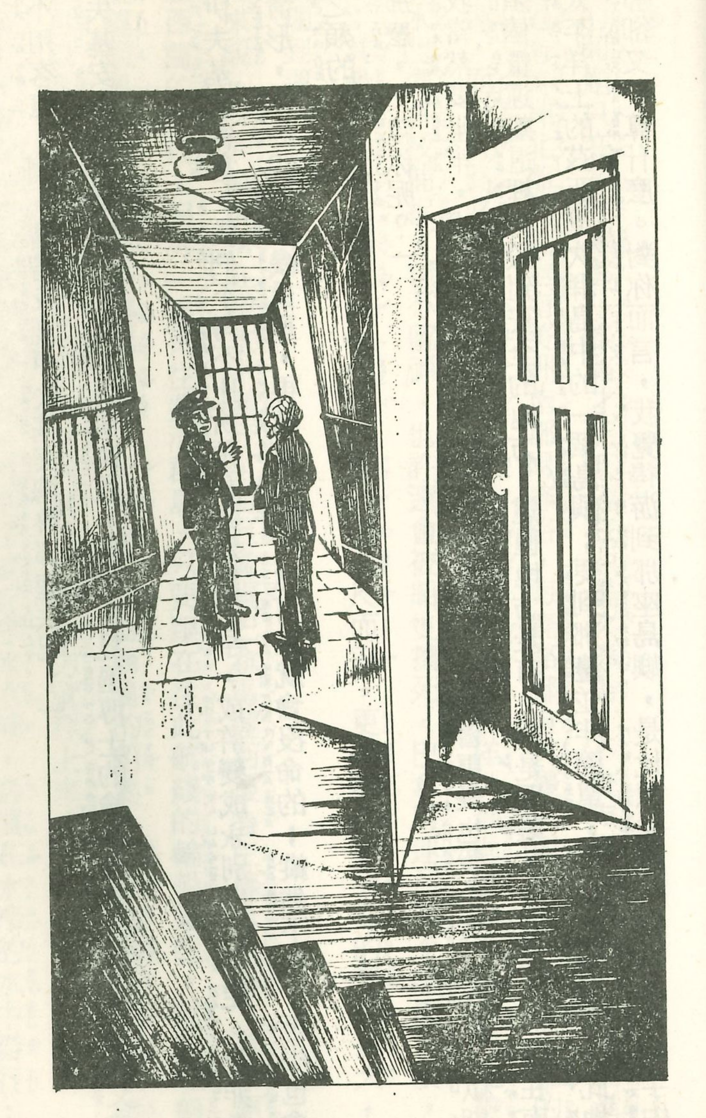
「那眞太感謝了，順便再麻煩你一件事。」

「請。」

「若能救出伊夫基安德魯，對我而言可說是最高興的事了。」

「蒙博士救活內人的生命，現在我這麼做也是應該的。」

「雖然我們已互不相欠，可是我還想幫助你的家人。這裡有一封信，上面只寫著住址及



我名字的第一個字母（S）；請找尋這個住址的人，他是足以信賴的。要是你非躲藏起來不可，或必須用錢時，這個人將會幫助你…。」

「可是…。」

「不用客氣；啊，請帶我到伊夫基安德魯那裡去吧！」

伊夫基安德魯看到博士進來感到很驚訝，他從未見過博士的臉色像現在這麼悲傷又慈祥。

「伊夫基安德魯，我們不得不比所預計要分離的早，或許變成永別也說不定。我非常擔心你的情形，你的四周危機重重，再留在這裡，你可能就會沒命的；縱然不死，至少也會被茲利達之類的人抓去。」

「那麼，父親你呢？」

「我當然要坐牢，或許必須在獄中生活兩年，看情形還會更長也說不定。在我入獄期間，你必須儘量遠離這裡而躲到安全的地方。這種地方是有，只是距離此地甚遠，那是在南美洲對面太平洋上的茲亞墨次群島中的一個島嶼；要到那邊並非簡單，可是比起你留在此地的危險，那卻又不算什麼。對你而言，我覺得游到那座島嶼，是比想從這些狠毒人們的手中逃

脫要輕鬆多了。

目前的問題只在於經過那一條路才能抵達茲亞墨次群島；不管怎樣必須由此向西前進，然後有繞過南美洲北部及繞過南美洲南部兩條路，每條路都有其優點與缺點。繞過北部的一條距離稍遠，而且此路必須北溯大西洋，經巴拿馬運河到太平洋；經過巴拿馬運河是危險的，或許在水門處將被捕捉，稍不留神，也許還會被船隻擠死。巴拿馬運河並不怎麼寬廣，河床也不深；其最寬的地方僅九十一公尺，深十二公尺而已，更糟糕的是現在的船隻巨大，船底幾乎接觸到運河底部。

反過來說，你能夠經常在暖水中游行，而且通過巴拿馬運河後有三條大航綫；其中兩條是通往紐西蘭的航綫，另外一條則往費治群島。只要跟在往此航綫的輪船後面，或抓住船隻，你便能輕而易舉地到達茲亞墨次群島了。尤其是駛往紐西蘭的船隻，正好通過茲亞墨次群島旁邊，你可以抓住那些船，一直到距離紐西蘭稍北的地方就浮上來。

環繞南美洲南端的路程雖然比較近，可是卻接近浮冰水域，必須在冰冷的水中游行；尤其在繞過非果島南方的好望角岬角時更甚。如果取道瑪則南海峽比較近，可是路程十分危險；此地經常有暴風雨，風力強勁，到處滿佈著岩石和小島嶼。

我覺得與其選擇瑪則南海峽，不如繞過好望角岬角；路程稍遠，卻較為安全。海水會逐漸變冷，卻不是突然急速變化的，我想你應該能夠適應才對。感冒生病或許不會吧！食物方面也不用擔心，你可以吃魚或貝類；所幸你從小就一直是飲用海水長大的。

從好望角岬角到達茲亞墨次群島，比經過巴拿馬運河稍為困難；從好望角岬角往北，並無大輪船航行的水路。不過，不用擔心；我會告訴你茲亞墨次群島的正確緯度和經度，另外再把測量位置的用具帶去。這可能會成為一種負擔而有點不方便……。」

「我帶利丁古一起去，讓牠背行李；反正我不在，牠也會覺得寂寞。」

「誰會寂寞倒還不一定呢！好吧，你就把利丁古也帶去吧！到達茲亞墨群島之後，你就找尋一座獨立的珊瑚島，那座島很快便能找到。島上立有一根高聳的柱子，上端綁著魚狀的風車，你只要以此為目標去找就可以了。若要找到那座島嶼或許須花費二、三個月，但是不用擔心；附近的海水是溫暖的，牡蠣也很多，食物絕對不成問題。」

伊夫基安德魯始終默默不語地聽著，聽到這裡，他再也忍耐不住了，於是問道：

「有魚形風車的那座島上，有人住嗎？」

「有我的朋友住在那邊，他是個富有同情心而又慈祥的人，他是我多年的老友、科學家

阿爾曼比爾布亞，法國人，是位有名的海洋學者。從前在歐洲時，我便與他相識結成好朋友。比爾布亞是個非常有趣的人，現在無暇向你細敘述；至於他為什麼放棄歐洲而搬到太平洋正中央的孤島，等你到那邊再親自問他好了。他並非獨自住在那兒，他的太太、女兒及兒子也都住在一起。太太是個溫和慈祥的好人；兒子二十五歲，女兒該是十七歲吧！

你的事情我已寫信通知他，我想他會熱烈歡迎你；同時，他也會像親生兒子般地對待你……。

你每天大部分的時間必須在海中生活；當然，你也可以每天抽出五、六個小時，爬到島上與他們一起相處。過幾天，等你的健康完全恢復，你就能同從前一樣更長久地生活在陸地上。

你可以認阿爾曼比爾布亞做新父親，並充當他的助手，幫助他完成海洋學的研究；相信有你這樣的人當他的助手，比爾布亞會覺得高興的。以目前來說，你比任何一位大學教授更了解海及生存在海裡的生物。」

薩魯巴特博士微笑著說：

「法院的那些鑑定人，他們的頭腦不知怎麼想，竟然問你今天是幾月幾日的問題；那些

問題你並不是不會回答，而是你完全不感興趣的緣故。假使真要問的話，應該針對海流、水溫，或是阿根廷沿海的鹽份等問題才對呀！如此一來他們將會瞭解你對於海，究竟擁有多麼高深的知識了。你若到那邊，將能加深這方面的知識，更且有益於人群。像比爾布亞這樣偉大的科學家，有你協力合作，不僅能使海洋學大大地進步，同時更能完成讓世界上人類驚訝的研究；對於這點，我是確信不疑的；比爾布亞也會很喜歡與你一起研究，不久以後，你的名字必能和比爾布亞並列，而為世界上的人們所共知；你既然有益於科學，也必能有益於人類的。

你留在此地，只不過被那些貪婪的人們所利用罷了。反之若能到那邊，讓美麗的海及比爾布亞家的溫暖氣氛圍繞著你，我想你一定能享受到真正的幸福。

還有，你大概今晚就可以進入海中，你跳進海裡之後，必須立刻先從海底隧道回家，現在家裡只有吉姆。到了家裡，立刻帶著游泳用具和短刀，返回海裡找尋利丁古。最好天亮以前出發，知道嗎？

別了，伊夫基安德魯！來日我們定會再見的。」

薩魯巴特博士緊緊抱住伊夫基安德魯，然後微笑著輕拍伊夫基安德魯的肩膀說：

「你是最優秀的，相信在途中絕對能克服任何困難！」

然後，快步地走出獄房。

脱逃

歐爾歇恩從鈕扣工廠回來，正準備吃飯；這時有人來敲門。

「那一位？」

歐爾歇恩疑惑地皺著眉頭，大聲吼道。

房門打開，走進屋內的竟是葛芝艾蕾。

「葛芝艾蕾！妳從那裡來的？」

歐爾歇恩吃驚之餘，同時高興地從餐桌前站立起來。

「你好，歐爾歇恩，請繼續用飯吧！」

葛芝艾蕾一面關門一面說。

「我無法再與茲利達及他母親一起生活下去，茲利達打了我，我是逃出來的；我決定不再回去了。」

歐爾歇恩聽了，不由得停止吃飯。

「那好！坐下來吧！看你這副頹喪的樣子，到底怎麼啦？妳不是說神賜予妳力量，絕對不會離開茲利達嗎？這句話應該取消了吧？這樣也好，我很高興。妳回過令尊家裡了嗎？」

「家父什麼也不知道。如果回到父親身邊，他一定會通知茲利達，我馬上又會被抓回去。目前我是先在朋友家準備逗留幾天。」

「那麼…今後打算怎麼辦？」

「想到工廠上班，所以才會冒昧來拜託你；歐爾歇恩，你能幫我在工廠裡找份工作嗎？任何事情都可以…。」

歐爾歇恩困擾地搖著頭。

「我可以試試看，只是現在比較困難喲！再說，你在工廠工作，茲利達怎麼想呢？」

「他不會想知道這種事的。」

「茲利達一定會想知道妳的住址吧！」

歐爾歇恩微笑道：

「別忘了妳現在是在阿根廷呀！茲利達一定會找到妳的。就如妳所說的，茲利達絕對不

會善罷甘休；法律與輿論就是茲利達的朋友呀！」

葛芝艾蕾沈思著說：

「不要緊，如果這樣，我就到加拿大或阿拉斯加去…。」

「乾脆到格陵蘭或北極好了！」

歐爾歇恩先是開玩笑說，立刻又回復嚴肅的臉孔。

「這件事情我必須仔細考慮，妳在阿根廷是危險的，以前我也想設法逃出這裡，此地神父的勢力強大。上一次沒逃出去實在可惜。當時妳被茲利達抓走，我們的船票和金錢都白白浪費掉了；現在我已身無半文，或許妳也一樣吧？不過，反過來仔細想想，其實也不必急著趕往歐洲，我們可以到鄰近的巴拉圭或巴西；對茲利達而言，這樣更難找我們。我們可以在巴西一面工作，一面準備轉赴歐洲；妳要去的話，當然我也會一起去，我總不能丟下妳而不顧…。

對了，你知道薩魯巴特博士和伊夫基安德魯被捕入獄嗎？」

「伊夫基安德魯？伊夫基安德魯找到了嗎？為什麼被捕入獄？我們能再見面嗎？」

葛芝艾蕾不斷地追問道。

「伊夫基安德魯被關在牢裡，看來似乎又要變成茲利達的奴隸了。都是那些愚蠢不堪的審判，給予博士及伊夫基安德魯加上不合情理的罪名。」

「好可怕啊！難道沒有辦法救出他們嗎？」

「我一直考慮著這件事情，卻怎麼也行不通；不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監獄的獄官竟然站在我們這邊。今晚，我們將計劃救出伊夫基安德魯；剛才，我正收到博士及獄官所寄來的信。」

「我想見伊夫基安德魯！我可以一起去嗎？」

葛芝艾蕾說。

歐爾歐恩沈思著。

「我覺得妳還是別跟伊夫基安德魯見面吧！」

「爲什麼？」

「伊夫基安德魯生病了；如果他做爲魚的話倒無所謂，但做爲人類卻是有病的。」

「這是怎麼回事？」

「伊夫基安德魯已經無法用肺呼吸空氣了，要是妳和伊夫基安德魯見面，妳想會怎樣呢

？無論對伊夫基安德魯或是妳來說，都只徒增痛苦罷了。伊夫基安德魯一定很想見妳，要是爲了見妳，不斷從水中爬到岸上，就會死亡的。」

葛芝艾蕾低下頭，想了一會兒之後說道：

「是的，或許會如你所說那樣……。」

「我們普通人和伊夫基安德魯之間，有一道無法越過的牆；那就是海。伊夫基安德魯在沒有海的地方無法生存；今後，唯有海才是伊夫基安德魯的生活場所。」

「他要怎麼過活呢？難道是在廣濶的海中，獨自和魚類或海中的怪獸混在一起生活嗎？」

「在未見到妳之前，伊夫基安德魯不是很



快樂地在海裡生活嗎？」

葛芝艾蕾赤紅著臉。

「當然，他現在已不像從前那樣快樂了。」

「別說了，歐爾歇恩。」

葛芝艾蕾悲傷地說。

「時間會治癒心靈創傷的；我想不需多久，伊夫基安德魯就會回復安祥的心理，和海中生物愉快的在一塊生活吧！只要不成爲鯊魚的餌食，他就會這樣繼續活下去，直到白髮蒼蒼。不過，死亡遲早要來，畢竟死是任何人都無法避免的呀⋯⋯。」

薄暮籠罩著大地，房間裡昏暗起來。

「我必須走了。」

歐爾歇恩站起來。

葛芝艾蕾也站起來。

「我從遠處偷看大概沒關係吧？」

葛芝艾蕾問道。

「當然沒關係，只要別讓伊夫基安德魯看到妳就可以了。」

「就這麼決定吧！」

歐爾歇恩換上運水工人的服裝，當馬車駛到監獄的庭院時，外面已一片漆黑了。

看守員叫住歐爾歇恩。

「到那裡去？」

「我給（海中魔鬼）送海水來。」

歐爾歇恩按照獄官所教的話回答。

所有的看守員都知道獄裡有一個叫做（海中魔鬼）的囚犯，經常使用一個裝滿海水的水漕；海水是裝在馬車的大木桶裡搬進來的。

歐爾歇恩繞過監獄建築物的大門，那兒有廚房，以及監獄勤務人員出入的門；獄官已經做好了一切準備。平常應該站在走廊或入口處的守衛，都在各種藉口之下到別處去了。伊夫基安德魯在獄官的隨侍下，毫無阻擾地走出監獄。

「喂，趕快鑽進木桶裡面。」

獄官說。

伊夫基安德魯立刻鑽進木桶裡。

「走！」

歐爾歇恩揮動馬鞭離開監獄的庭院，慢慢地走到大街上，經過了車站前面。距離馬車不遠的地方，有一個年輕女子正在來回的走著。

歐爾歇恩離開城裡時，夜已很深了；道路沿著海岸延伸，海風也逐漸變強；波浪湧上岸邊，打在岩石上面發出巨響，然後又流向海中去。

歐爾歇恩環視四周，大街上看不到任何人影；只有遠處仍亮著汽車的大燈。讓他先過去吧！歐爾歇恩想著。

汽車一面大聲咆哮，一面以眩目的燈光照射附近，歐爾歇恩往城裡的方向飛快奔馳而去。

「就是此刻了！」

歐爾歇恩回過頭，向葛芝艾蕾做出要她躲到岩石背後的信號。

然後，他敲敲木桶低聲說道：

「到了！出來吧！」

先把頭從木桶裡伸出來。

伊夫基安德魯環視著四周，飛快地爬出木桶，跳下地面。

「歐爾歇恩，非常感謝你！」

伊夫基安德魯伸出濕淋淋的手緊握住歐爾歇恩的手。

伊夫基安德魯痛苦地喘息著。

「自己保重，再見！小心呀！別太靠近岸邊；不要被惡徒們抓住呀！」

即使歐爾歇恩，也不知道伊夫基安德魯從博士那邊得到什麼指示。

伊夫基安德魯一面喘息，一面回答說：

「知道了。我打算到沒有船隻經過的遙遠海島去。歐爾歇恩，實在非常感謝你！」

伊夫基安德魯朝向海面跑過去。

到了岸邊，伊夫基安德魯突然回過頭叫喊道：

「歐爾歇恩，歐爾歇恩！什麼時候遇見葛芝艾蕾，請代我問好，並轉告她，我永遠不會忘記她！」

伊夫基安德魯跳進海中，同時喊道：

「別了！葛芝艾蕾！」

之後，便消失在水裡了。

「別了，伊夫基安德魯！……」

葛芝艾蕾在岩石背後小聲地回答。

海風逐漸增強，站在岸邊幾乎會被吹倒；海上狂風大吼，海水激起浪濤，岩石拍拍作響。

一隻手握住葛芝艾蕾的手。

「回去吧！葛芝艾蕾！」

歐爾歐恩溫柔地說。

歐爾歐恩與葛芝艾蕾一起回到大街上。

葛芝艾蕾再次回顧海面，然後倚靠著歐爾歐恩的手，走向城裡。

尾聲

薩魯巴特博士的刑期一結束，便回到自己的家再次着手於研究工作。博士似乎準備到遠

方旅行。

庫利斯特仍舊在博士家中工作。

茲利達買了新船，在加利福尼亞灣撈取珍珠。他雖然尚未成為美國第一富有的人，可是，每年不斷的財源滾滾而來使得他非常快活。

葛芝艾蕾和茲利達離婚，後來和歐爾歇恩結婚。他們兩人已移居歐洲，並在罐頭工廠工作。

在布耶諾斯愛雷斯的小漁村裡，現在再也沒有人想起（海中魔鬼）的事情了。

只有偶而在悶熱的夜晚，年老的漁夫們與年輕的漁夫，一面傾聽遠處傳來奇怪的聲音，一面開始說道：

「（海中魔鬼）就像那樣，吸著以貝殼做成的笛子呀！」

然後，又開始述說著關於（海中魔鬼）的傳說。

在布耶諾斯愛雷斯裡，只有一個人忘不了伊夫基安德魯；那就是年老而又發瘋的印第安乞丐。

鎮上的孩子都認識這個乞丐，在路上遇見時，孩子們經常會喊道：

「喂—，（海中魔鬼）的父親來了呀！」

然後，跟在他的背後到處鑽。

這個老頭對孩子們一點也不加理睬。

每當遇見了西班牙人，這個年老的乞丐定會回頭吐一口痰，並且莫名其妙地沿街叫罵。

警察對這位年老的巴魯塔薩爾並未加取締，雖說他是個瘋子，但卻很乖順，絕不會對任何人動粗。

只是，每當海面開始起暴風雨時，這個老人就無法安靜下來。

他會急忙跑到岸邊，挺身站在岩石上，不管是否會被海浪吞噬地不斷叫喊著；無論白天或夜晚，只要暴風雨不停，他都會在那兒繼續喊著：

「伊夫基安德魯！伊夫基安德魯！我的孩子啊！……」

然而，大海仍舊隱藏著無限的秘密。

（全書完）

解說

貝烈耶夫與人體改造的題材

在病魔搏鬥的生活中

貝烈耶夫是有名的SF作家（一八八四年—一九四二年），在他十五年作家生涯期間，曾撰寫過五十部以上的SF，其中包括以宇宙飛行、極地開發、海底生活爲題材的各種作品，由此可以得知貝烈耶夫對許多事物是持著多麼關心的態度。貝烈耶夫一生中所寫作品的主要題材，是有關腦部移植、人體改良等生物學或醫學上的問題。

貝烈耶夫以SF作家聞名的最初小說是『道埃路教授的頭』，這是描寫人類的頭移植到他人身體上的不可思議的故事。

貝烈耶夫於一九一五年末，突然罹患了脊椎骨疽症，從那時起至一九二一年大約五年間，身體裹附石膏，整天過著躺在病床而動彈不得的生活。



生病五年期間，貝烈耶夫無法起身或翻身，完全過著非人的生活。某日，一隻昆蟲從打開著的窗戶飛進來，停留在他的臉上，他竟連用手去驅趕昆蟲的能力都沒有，非得一直忍耐到有人來不可。貝烈耶夫在這種不自由的生活中，一面忍受痛苦與病魔相搏鬪，一面閱讀許多書籍，思考各種事情，他最初的SF『道埃路教授的頭』（一九二五年發表），就是在鬪病生涯中所產生出來的作品。

——肯倫教授雇用了一位叫羅蘭的年輕女醫生作爲助手。肯倫教授囑咐羅蘭，絕對不能將這裡所見到、所聽到的一切事情告訴他人。羅蘭進到肯倫教授的實驗室一看，驚愕之餘，幾乎昏倒，在那裡，有一顆活生生的人頭，正以悲悽的臉孔目不轉睛地凝視著羅蘭，人頭下面沒有軀身，這就是最近剛死去的有名外科醫生道埃路博士的頭。道埃路博士是肯倫教授的老師，平生致力於人類腦與臟器移植的研究，後來道埃路博士因氣喘病發作亡故，學生肯倫教授乃極力使道埃路博士的頭又復活起來，讓道埃路博士的頭繼續研究未完成的實驗，而將其所研究之成果據爲己有。肯倫教授是個心地險惡的科學家，他利用道埃路博士的頭腦，完成所謂人頭移植最困難的外科手術，而集世界

性盛名於一身。年輕女醫生羅蘭識破肯倫教授的奸計，會同道埃路博士之子及其朋友，冒著生命危險，與肯倫教授所統領之惡世界相對抗……。以上是『道埃路教授的頭』這本小說的主要情節綱要。

目前，在我們這個世界中，連心臟移植亦尚未完全成功，何況還有人對心臟移植問題提出相反的意見。如欲施行心臟移植手術，非得一位持有健康心臟的人死去不可，換句話說，被移植的心臟須盡可能新鮮的重大問題，也往往一併伴隨而來。

因為心臟移植還無法實現，所以，要移植人頭似乎仍嫌言之過早，但這並不是說絕對不可能實現。貝烈耶夫在生病期間，過著好像只有人頭沒有軀體似的生活，他幻想著自己的頭，如能移植到其他健康的身體上，該是何等美好的事，而相對地，假如能夠施行此種手術的話，又會發生什麼樣的事件呢？作者思及此，乃寫下『道埃路教授的頭』一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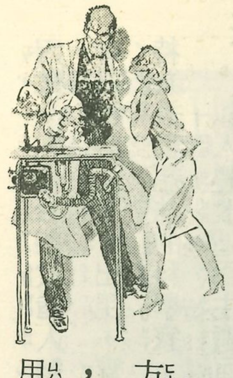
器官移植不是不可能的

貝烈耶夫以醫學問題和人體改造為主題，所寫的第二部作品是『兩棲人』（一九二八年發表）。

從生物學觀之，據說地球上的生物，是由像變形蟲那種單純的生物，經過長年歲月逐漸進化，而形成今日的人類高等動物。人類是進化中的最高產物，擁有其他生物所不及之優越頭腦，無怪乎人類自稱為〝萬物之靈〞。

人類在進化的歷史中，雖然持有其他動物所沒有的卓越頭腦，可是，人類已經喪失其他動物所持有的許多能力，這也是事實。人類不能像鳥一樣在空中飛翔，也不能像魚一樣在水中嬉游。

所幸，人類利用其聰慧頭腦，從好久以前就學會製作各種工具和機械，以用來彌補身體上的〝缺點〞其結果，人類為了要走路而製造汽車，為了要在空中飛行而製造飛機，為了要利用海而製造船或潛水艇，為了要看見遠物而製造望眼鏡等。也唯有人類，才能有這些文明產物的發明。



盡管如此，然而仔細想來，這些工具和機械看似便利，實際上不方便的地方也很多。人類固然能夠使用飛機，像鳥一般地在空中飛翔，可是本身並無翅膀，也無法任隨己意地自由飛行。人類固然能夠利用潛水艇或氧氣筒潛進水中，卻無法像魚兒那樣自如地在水中游蕩。

因此，「是否能改造人體，使其像鳥兒在空中任意遨翔，或像魚兒自如地在水中嬉游呢？」有這種想法的人出現，實在一點都不奇怪。『兩棲人』故事中所出現的薩魯巴特博士，便是持有這種想法的科學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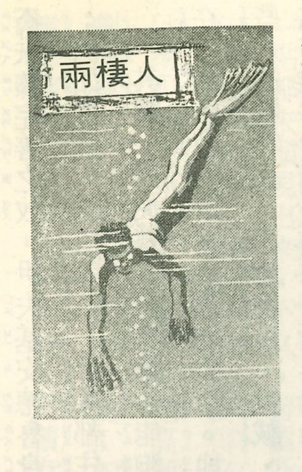
以人體改造爲主題而出現在SF的奇幻小說家，並沒有多長的時間；其第一點理由，或許是人體乃自然界中構造最複雜的東西，改造起來並不容易；若想隨便在人體上增添器官，恐怕會立刻招致死亡。第二，在人類社會中，自古以來即有「人類是神所創造」的信仰，所以似乎比較忌諱在人體上胡亂增減器官的傾向。說起來，貝烈耶夫是最早採取這種人體改造爲題材的作家之一。

雖說人類忌諱在自己的身體上增減其他器官，但事實上並非絕對如此。切除不健全的胃，這種現代化大規模外科手術，已爲當前各界人士所接納；正如薩魯巴特博士所說，拔掉蛀牙鑲上假牙，或罹患腸炎時切除闌尾等等，也在老早以前被實施過了。如此，應該就沒有〃人體不能改造〃的規定了。

薩魯巴特博士便是以此種信念爲基礎，把小鯊魚的鰓移植到印第安少年身上，而製造了一個擁有「魚一般的人」之含意，並取名爲伊夫基安德魯的人類。人類乃以肺呼吸空氣中的

氧氣來生存，而魚則以鰓孔呼吸水中的氧氣維生，如爲了想在陸上及水中都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就非得同時擁有肺及鰓孔不可。可是，這必需把鯊魚的鰓移植到人體上，薩魯巴特博士還是斷然加以實驗了。事實上，連人類與人類之間，把一個人的內臟移植到另一個人身上，都有種種困難，而無法順利地進行。何況人類和魚類的身體構造相差甚遠；一個是溫血動物，另一個則是冷血動物；像這像，兩種動物間的器官移植應該是無法實施的。

若有人問說這種移植將來絕對不可能嗎？其答案或許是否定的。地球上的生命，如果眞是從低等生物逐漸演變成高等動物的話，那麼，人類的祖先在很早以前應該也是魚類。而且人類的胎兒，在母親身體中形成人形之前，據說也經過生物進化的所有階段，如此一來，人類和魚類之間應有〃血〃的關連，換句話說，將魚鰓移植到人體上並非不可能。——此即薩魯巴特博士的信念。



總而言之，薩魯巴特造出了能夠在水中生存的兩棲人——伊夫基安德魯；伊夫基安德魯並未像如所期望那樣，在陸上或水中都能夠生存。只要離開水中在陸上生活幾天，伊夫基安德魯就會變得呼吸困難，此即薩魯巴特博士的手

術未臻完善之故。伊夫基安德魯身體上的那些性質，可以說與地球上多數的兩棲類非常相似；例如青蛙、鯇魚等等，平常都住在水源邊，而一旦在完全沒水的地方便無法生存了。

其實，伊夫基安德魯雖然能夠潛在水裡，擁有比普通人類更大的自由；可是，他卻無法在人類社會中過著幸福的生活。地面上有許多只想賺錢的人，伊夫基安德魯無形中便成爲這些人的犧牲品。心地善良、坦誠、勇敢而富於同情心的伊夫基安德魯，爲避免邪惡的人，最後不得不離開自己所喜愛的人，而孤獨地消失在南方大海中；其寂寞的心情，深深地打動讀者的心。只要這個世界上，有那些只爲本身利益，不擇手段的人存在，伊夫基安德魯是不會返回人類社會的；換句話說，他就是貪婪的人們的犧牲者。假如換個角度來看，伊夫基安德魯也可以說是薩魯巴特博士研究下的犧牲者；博士雖是個卓越而富於同情心的科學家，但在現代這種—社會中，接受兩棲人手術的人，畢竟不得不過著孤獨生活的。



以人體改造之題材結束

『兩棲人』完成的翌年，貝烈耶夫又完成一部『失掉臉孔的男人』的小說；在本篇中雖未提及外科手術，但這仍舊是以

人體改造爲題材的科學奇幻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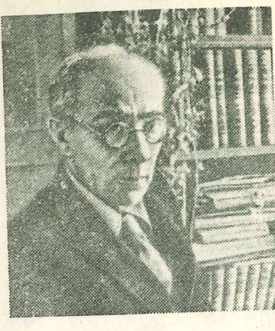
在人體之中，有許多產生賀爾蒙的內分泌腺器官。賀爾蒙是給予身體功能重大影響的重要因質；『失掉臉孔的男人』，乃是描寫由於發明了刺激內分泌腺，使臉型、身高及皮膚顏色都能隨意改變的藥物，因而發生的事件。

——喜劇明星普雷斯特，以天生一付醜面孔及滑稽的體型，成爲美國的喜劇大師，到處逗人發笑，過著多彩多姿的明星生活。不久以後，普雷斯特逐漸厭惡賣弄自己的醜陋，而希望變成一個美男子。普雷斯特相信只要變成美男子，他仍舊能夠愉快地勝任美男子的角色。有一天，普雷斯特聽人家說，有一個叫做所羅肯恩博士的醫生，能以特製的藥物來改變臉型；於是，他馬上去拜訪那位所羅肯恩博士，並接受藥物的治療。這種魔術般的藥物功效起先一點都未顯現出來，不久，普雷斯特的臉型開始顯著地變化了。扁扁塌塌的蒜頭鼻竟變成筆挺漂亮的鼻子，頭的形狀也變得好看，而且連身子也長高了；普雷斯特重新變成一位人人瞠目驚視的美男子，這實在使他高興不已。然而，他的高興並不長久，就因爲他是個難看的喜劇演員，所以才爲大衆所喜愛；如今失去那醜陋的面孔，卻再也沒人理會了。他既無法參加電影演出，在喜劇明星時代所積存的財產，也由於法律而全被沒收。普雷斯特遭受免職，心

中燃發報復心理；於是，他從所羅肯恩博士那邊偷得魔法般的藥物，讓那些苛待自己的人們服用，那些人一個一個地變成難看的模樣，而完成了他的報復目的。…以上就是這篇小說的大概。

貝烈耶夫的作品當中，以器官移植或人體改造為題材的小說，另外尚有許多。

貝烈耶夫於一九三〇年，完成了一部叫做『荷依基德依基』之奇怪書名的中篇小說。馬戲團裡偶而會出現一、兩隻懂算術的狗，但這篇卻是一隻會算術、會說話，還會寫字的象的故事。馬戲團裡出現會算術的狗，都是設有機關的；本篇的象非但什麼機關也沒有，並且確實會說話和寫字。這隻象叫做荷依基·德依基，在德國的馬戲團中頗負名氣；有一天，因故遭人毆打，一氣之下竟以掃帚柄在地上寫著「我不是象，我是人。」，然後逃離馬戲團的小



屋。

這隻象說「我是人。」，並不無道理；這隻象，乃是瓦古納博士在美國以人腦所移植的象。瓦古納爾博士從死去的人中取出腦子，將此移到象的頭部裡；這隻象在原始林中與博士一行人走失，而在大自然中備嘗了野獸生活的恐怖。

然而對象而言，更可怕卻是人類；人類不僅殺害野獸，就是人與人之間也互相殘殺。於是，擁有人類頭腦的這隻象，一面遭受人類逼害，一面繼續痛苦的旅行。轉呀轉地，終於來到文明的世界，開始過著馬戲團的紅明星生活；但在這裡仍無法發現和平的生活。這篇小說就是描寫動物眼中所看見的殘忍的人類。

除此之外，貝烈耶夫也完成了幾本以器官移植或人體改造為題材的作品，在此要為您介紹的，乃是他晚年的長篇小說『阿里耶魯』（一九四一年發表）。

『阿里耶魯』是與『兩棲人』極為相似的故事；本篇描寫一個既無任何裝置，亦無長出翅膀的少年，能像鳥一般在空中任意飛翔的故事。

——花粉落在水上，會產生奇異的變動；此乃由於無秩序到處轉動的水分子，撞到花粉之故；像這種液體或氣體分子的不規則運動，我們稱之為布勞汶運動。一位叫做哈特的科學家，發現利用電的力量，能使分子的不規則運動朝往一定方向的方法。如果某人體的分子運動能朝著一定方向，並利用腦波使其擁有一定的電荷，人的身體便會由於與大地之間的電性反彈力，能在空中飛行。

阿里耶魯這個少年，便是依據哈特的實驗，而能夠不長翅膀地在空中自由飛行；他的命

運也和伊夫基安德魯同樣，是決不會導致快樂的。

『阿里耶魯』是貝烈耶夫最後的長篇小說；做爲科學奇幻小說作家的貝烈耶夫，以人體改造之題材開始寫作SF，同時也以人體改造之題材結束其作家生涯；其作品幾乎都帶有悲劇性的色彩。由於人體改造而製造出擁有〃超〃能力的人，最後只有被社會上貪婪的人們所利用——這種貝烈耶夫思想，充分地在作品中流露出來。

相信作者貝烈耶夫也一定知道，人體的大規範改造，並不一定能給人類帶來幸福。

（完）



17

恐怖的販賣組織

羅伯・卻格萊著／簡文祥譯

想再死，可沒那麼簡單！

二十二世紀本應是科學昌盛、文明進化的時代，如今竟和遍地血腥的中古黑暗世紀一樣。一具二十世紀不詳的男性屍體，在二十二世紀又告復活的靈魂布萊，竟然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本故事發生於未來的世界，文筆生動，細膩地描繪人類的自私心和生死玄關。

本書是美國科學幻想大師卻格萊的精心傑作。

